

述引

吾師每爲小子輩言代言
之體華勿入豔質無入俚
駢必六朝散宜兩漢卽其
所自爲者可知已小子輩



凡求之兩年今夏始發示
如干篇又命小子輩選而
汰之小子輩惡乎敢無已
乃以師命請之湛持覺斯
兩先生兩先生曰有選必
有評有評必有標識吾師
聞而亟止之曰詎有

王言而可加評識其間者乎小
子輩又以謀之兩先生兩
先生曰無傷也今

天子學凌百代吐音灑翰悉成
六經是爲

天文斷非臣子所能摹竊萬一
者也今之爲代言者雖甚
工美不過成其爲人文者

止耳吾以人文求之評識
何不可且子欲傳師說以
示則也示之則矣而不爲
之句闡字抉以明之猶貿
貿也吾爲

綸綍慮尤深何惑焉小子輩唯
唯抑因是竊有感也吁咈
交咨尚矣文莫備於周彼
其告我后者不曰念祖則
云彌性勤勤匪解無語不
爲匡楨計故其代之言也
誥康以無康誠君陳以無
依勢無倚法詩曰穆如清
風風諷也讚而諷之相與
有成大矣今敷奏旣鮮弼

違而主譽臣尠實與頻吝
矣吾師之言其爲讚亦猶
之乎古之爲規也是則美
而可傳也已併以復吾師
吾師首肯於是授之梓

門人王邵敬述



代言選目錄

郵忠部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卿周順昌
并妻 祖父母 父母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卿魏大中

賜環

吏部左侍郎張鳳翔 并妻

戶部右侍郎錢春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姚希孟 并妻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簡討顧錫疇 并父

太常寺少卿沈維炳 并父母

太常寺少卿蔣允儀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

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房可壯

功叙部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周延儒

都察院左都御史陳于廷

都察院副都御史高弘圖

恩覃部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劉鴻訓

兵部右侍郎唐世濟

總督三邊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楊鶴祖

父母

翰林院侍講蔣德璟 并妻 父母

翰林院侍講王鐸

國子監司業陳盟 并父

南京國子監司業文安之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 并妻 父母

刑科給事中王繼廉

福建道監察御史馬如蛟

廣西道監察御史倪元琪

雲南道監察御史毛羽健

吏部文選司主事晉淑林

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閔心鏡 并父

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杜其初

行人司行人姜應甲 并父母

浙江烏程縣知縣胡開文

考績部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徐光啓 并父 曾祖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何吾騶

管理新餉戶部右侍郎周士樸 并妻

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副

都御史曹文衡 并妻

吏科給事中宋權 并父母

吏科給事中曹履泰 并父

戶科給事中馮元颺 并妻 父母

巡視兩關河南道監察御史傅永淳

福建道監察御史祁彪佳 并妻 父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于儀

廣東道監察御史吳振纓

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王肇坤 并妻 父母

四川遵義府知府黃立言 并妻 父母

浙江寧波府推官李清

江西臨江府推官田蘇兆

直隸潁州知州沈延祉 并父

直隸宣城縣知縣陳泰來 并妻 父母

浙江崇德縣知縣龔立本

浙江金華縣知縣項人龍 并妻 父母

湖廣江夏縣知縣劉勳 并妻 父母

湖廣石首縣知縣譚尙炯 并妻 父母

廣東陽江縣知縣侯偉時 并父

廣東博羅縣知縣劉守誠 并父

陝西蒲城縣知縣錢一寵

補遺

卹忠部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追贈太子太保曹于汴

考績部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解學龍

直隸徽州府績溪縣知縣熊維典 并妻 父母

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周瑞旭

河南彰德府臨彰縣知縣張爾忠

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知縣鞏焞

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知縣梁州杰



代言選卷之一

明上虞倪元璐玉汝父承撰

長洲文震孟文起父

選評

孟津王鐸覺斯父

門人清江楊廷麟 萃亭吳楨

山陰吳之芳 慈谿沈延嘉

保德王邵 全較授梓

子壻山陰王貽棧 重梓

郵忠部

王鐸曰性憊愚者於國家之故則沈之矣世故
驚震當魏璫時炫如雷電駭如風雨恣默者西
岸上復西岸耳恐一言則觸虎口是以瀝誠披
血有強大之旤有刀鋸走死之慘其識不就憊
愚容容者何哉忠也欲與我誅者袒右急于扶
危培弱以心貫之惡其示人以苟祿也歎諫憑
弔愍而闡其丹心墓草雖宿其骨不朽其氣星
辰矣作卹忠第一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卿周順昌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
生彌永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於懷沙萇弘殞身
遂飛華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具官某希
聖得清擇節取苦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
融修罵亦彌衡之氣當其出爲從事入典銓衡並
以晶心章其茂節會當龍亢馴致蠱拊時則指鹿
之惡浮於望夷出彘之威極於北寺來周羅吉篋
網四張喬固膺滂枯鉄相結焚原盪岳不可邇親
固有懼禍之夫閉門而拒岑暉知幾之士築室以

天評
綱鑑盡張
眼光如電

文評
憤風驚浪

正評
周先生不
死呼之可

此

擬袁閔而爾獨持虎執優水湯席鑊班荆悲咽尊
酒豪摠俠亢左儒義依鄒浩恐捐愛息以狗累孥
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邱成分宅之德于是飛
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成城吳幾爲沼至於焚
香進食以禮御囚飛甍投竿而殺詔使魚驚獸亂
釜沸波譏詎止廣漢被收吏民守闕鮑宣下獄生
徒聚幡而已哉然而磯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
脫以罹于齒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雄雖復漢尉
听鬚唐臣嚼齒未有並其慷慨儷此從容者矣今

振軸旣旋袞鉞並設碑踏元祐大升公正之羣墓
顯湯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爲某官錫之誥
命國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于二
正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
明典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
睹忠臣之報彌媿奸回

妻

制曰益聞一往之心不謀妻子亦有百折之氣而牽
帷縈若夫彼則刑于此爲順正相期遂志並可流

王評
五辭邪系
固教百指

又評
一志一壯

聲○其○死○也○榮○未○亡○何○憾○爾○累○封○宜○人○吳○氏○乃○具○官
某○之○妻○當○其○始○盛○多○所○中○襄○激○庭○謁○小○生○之○羞○而
抗○趙○映○具○塘○視○人○倫○之○鑒○以○佐○山○濤○至○於○鈎○黨○獄
典○清○流○禍○作○而○爾○夫○以○不○懼○虎○尾○遂○罹○維○難○劉○陶
北○寺○之○凶○楊○震○西○亭○之○慘○將○恐○將○懼○惟○汝○惟○予○賈
妾○封○髮○已○無○開○沐○之○期○阮○婦○作○糜○水○絕○歸○還○之○望
當○斯○之○際○不○亦○悲○乎○今○忠○邪○既○辨○庶○幾○小○往○而○大
來○存○逝○何○殊○猶○夫○子○被○而○我○佩○是○川○封○爾○爲○淑○人
錫○之○誥○命○豈○必○相○從○已○爭○光○於○日○月○雖○垂○借○老○尚
表○度○於○山○河○

祖父

制○曰○天○象○之○主○魁○文○以○生○杓○而○毓○斗○先○王○之○制○川○祭
每○後○海○而○先○河○苟○美○繩○其○必○推○詒○厥○所○以○范○馨○留
硯○而○券○後○魏○暮○獻○笏○以○章○前○爾○原○任○平○湖○縣○儒○學
教○諭○周○冠○乃○其○官○某○之○祖○父○學○本○一○誠○經○窮○三○絕
才○名○足○別○彌○貴○陰○德○耳○鳴○自○聞○益○以○劉○黃○下○第○深
愧○李○邵○而○以○魯○男○閉○門○善○學○柳○下○澹○疑○之○致○於○斯
可○觀○迨○於○鱸○升○伯○起○之○堂○愈○堅○士○節○麟○見○陳○羣○之

玉評
到公奇碑
云

角不墜家聲。凡茲爲臣盡命之忠。誰非率祖攸行之德。是用贈爾某官。界之誥命。至三世而莫京。自天申錫。若九原之可作。微子誰歸。

祖母

制曰夫翼子者。貽孫忠貞。所以不墜。過祖而遇妣。蒸昇之曰孔偕。豈必桎梏而死。舉非正命之徒。若推爪。聽所繇。抑有初生之配。爾韓氏乃具官某之祖母。名閔毓秀。碩士。媿休著孝。衣衾簞席之間。得意簣。翻房。放之外。是使漸陵椎髻。伯鸞有耕織之儔。

又評
闕登霜
峯橫海

蒙山棄薪萊子。無功名之患。而于焉播穫。受菑俞之澤。緯績成黼黻之華。粵有文孫。章其義問。發地下三年之血。疏民初百世之榮。川贈爾爲淑人。錫之誥命。取忠義以報劉。何如今伯攬寔枚。而頌魯時維姜嫄。

父

制曰蓋聞萬年教誥。不能回觸屏之聽。郁情竭忠。不能弭發篋之慚。原彼貞邪。垂於父子。若乃鄭慶敦倫。子滴著直。天燹內茂。高節外寒。雖袞褥塗殊。而

文評
義層折而
可求味漸
遂而自出

又評
執管便韻
不饒自彫

考○箕○道○合○爾○贈○某○官○周○可○賢○乃○其○官○某○之○父○維○孝
友○于○因○心○慶○篤○硯○耕○力○稷○資○爲○三○釜○之○歡○原○歎○永
懷○發○彼○雙○荆○之○潤○曾○操○甘○以○娛○志○薛○推○肥○而○解○猶
義○報○其○天○有○足○多○矣○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夫
輪○或○師○迷○釣○可○通○御○取○爾○孝○義○教○彼○忠○貞○洞○酌○注
茲○豈○有○異○乎○用○特○贈○爾○某○官○錫○之○誥○命○揚○名○顯○親
之○道○無○如○死○忠○闡○幽○追○遠○之○文○所○以○教○孝○嗚○呼○爾
父○爾○子○國○靈○國○榮○

母

制○曰○朕○聞○鮪○胎○珠○於○身○而○其○鱗○卽○紫○虎○襲○氣○于○母○而
方○生○已○超○故○夫○毛○裏○相○資○亦○若○主○賓○交○酢○况○於○干
逢○俊○物○以○顯○臣○忠○詎○不○李○杜○齊○名○而○徵○母○訓○爾○累
贈○宜○人○張○氏○乃○其○官○某○之○母○斯○饑○以○明○季○女○正○位
之○曰○嚴○君○所○求○乎○子○可○得○而○識○也○夫○人○中○材○咸○資
鼓○勸○若○乃○道○德○所○蒸○章○其○氣○决○剛○大○之○塞○垂○爲○彛
常○誠○孚○魚○豚○聲○震○天○地○如○斯○之○義○豈○易○爲○功○原○夫
生○卽○天○生○知○其○教○必○胎○教○非○徒○九○熊○畫○荻○勗○以○微
名○詎○若○却○鮓○麾○金○繇○於○驟○激○以○是○奇○爾○贈○爾○淑○人

王評
王烈青泥
理輝如銅

錫之誥命君子人與狗國艱貞之節母氏天只倚
問忠孝之心融洩黃泉光輝彤管

文文起曰凜凜正氣貫日飛虹人物文章俱屬
第一足相輝映

王覺斯曰通夢交魂推衾送抱以鱗鬣雲物之
勢寫鶴鴿風雨之情大之維九鼎扶三光小之
鎮瘡止兒啼又曰斬新獨造又能力追古初文
之大觀極則也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魏大中

制曰夫光岳凝翕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彌長艱
危之節故劉陶殞貞北寺楊震殉烈西亭並以禍
極一時聲流千載爾其官某其生有自視歿如歸
原其至清絕塵大剛制物可以貪繩蟬蚓肉視虎
狼故累百知一鴉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爰
自轡軒之使陟于鎖闕之班游歷清垣旋臻天棧
銳心平治極論典衰節足相宣夤毗坐剔時謂司
隸陽球之既陟此輩安容假使銅鞮伯華而無死

王評
野尚斷離
誠非尋常
可得描摹
天為彼賢
而生此片
王評
妙對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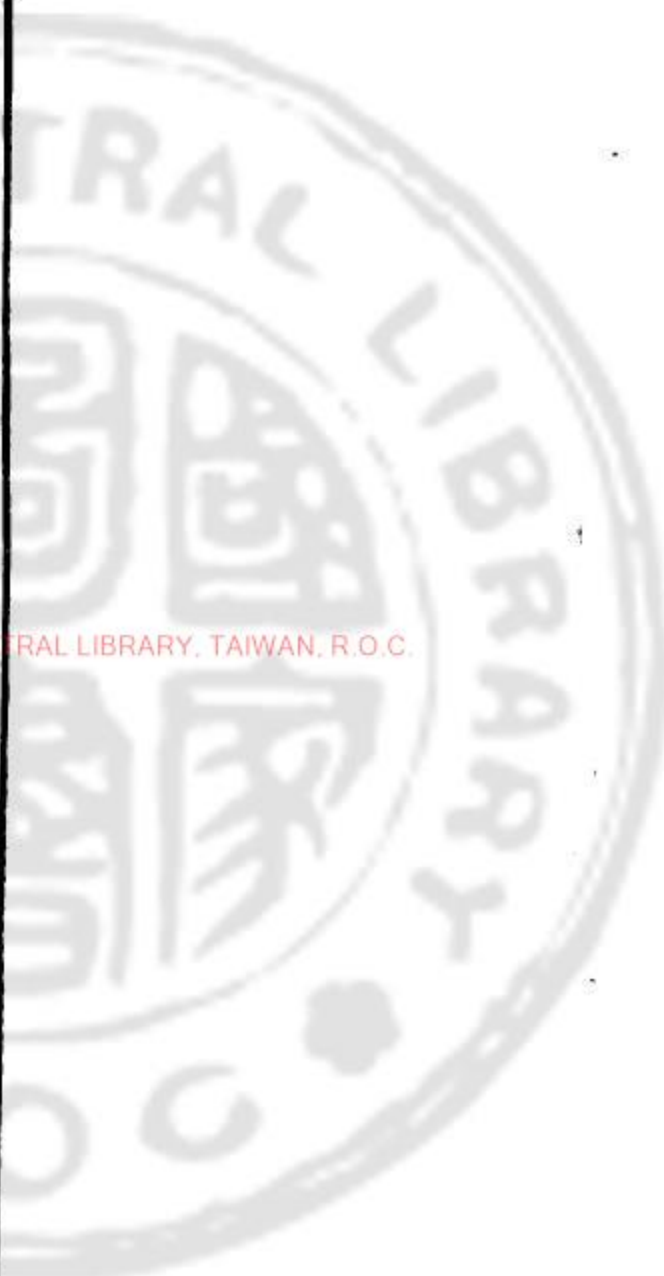
文評
破山之劍

又評
而下

有魏孝子
矣

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公○媼○當○蔡○京○童○貫○之○時○士
 充○君○宗○開○寶○武○陳○蕃○之○禍○惟○爾○壇○帷○逾○峻○尤○為○繪
 繳○所○先○貝○錦○一○成○雉○器○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文
 膺○湯○碎○首○於○黃○門○喬○暴○尸○於○城○非○三○光○黯○沒○海
 水○羣○飛○當○此○之○時○亦○一○極○矣○今○者○世○灰○大○滌○天○宇
 重○晶○朕○是○用○章○閣○幽○心○崇○敷○顯○秩○震○雷○一○夕○已○踏
 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八○表○比○干○之○墓○特○追○贈○爾○為
 太○常○寺○卿○錫○之○誥○命○以○爾○臣○忠○章○為○子○孝○伊○瀛○之
 義○生○死○同○揆○卞○壺○誠○付○王○哀○可○念○嗚○呼○位○於○箕○尾

識○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寶○入○地○萇○弘○之○血
 文○文○起○曰○感○憤○激○壯○擊○筑○燕○市○歌○而○和○之○相○泣
 也
 王○覺○斯○曰○矢○能○逆○風○故○繇○力○大○若○火○射○潮○穿○石
 則○亦○義○激○使○然



文評
松柏六語
吾獨愛之
人倫不喜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追贈太子太保曹子汴
 制曰夫道承危而章亢形至敝以得完所以松柏實
 寒淵冰幸盡茅焦當鑊則有愈奇之稱史鮪既尸
 始歸直哉之譽爾具官某尊其性命學為聖賢窮
 理存誠養氣得浩沈默寡語而揀舌撓靈和簡近
 人而嚴骨料虎君宗領士朋黨著碑貞十年而禮
 終朝來七日而凶八月會逢鼎運召入中臺之紀
 之綱以為燕媚不茹不吐而無畏侮惜用不究其
 人已遐斯歎三彭不遺一老朕以天下功效不立

又評
聖有怒者

治平無期。咸繇詩書。教衰廉耻。道喪朝無耆舊。人
昧典刑。是以漢師無功。則思法直。唐律旣否。乃歎
魏徵先見。興愴于曲江。奉公隕涕。于征虜。以今視
古。何獨不然。茲用追贈。爾爲太子太保。錫之誥命。
依其蔽芾。安興芟憇之恩。培彼葱籠。卽下樵蘇之
禁。

文文起曰。望而知爲名筆。人有譏之者。文章一
道。何易可言。或亦不繇文章。別存愠喜。昔荆公
極怒。子瞻然見其文。卽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

龍也。相度至荆公已隘。以今觀之。豈非一个臣
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代言選卷之二

賜環部

王鐸曰夫趨利避害人之心如孿子相似也有趨避之心必不能博直端辯上下爭持感與蟲內鬪非鬼非食亦可鄙矣不然而直之而爭之是昭其義守而不血蠱也不斥無傷斥亦無傷迨洗發其光芒而羽毛其鱗爪豈非

熙朝之懿舉乎頌之典所以淪臣滯也林藪庶幾不

鬱也作賜環第二

吏部左侍郎張鳳翔

制曰夫流波衆逐則知礪石之功烈焰膏焚乃表靈光之福故論先事定瓜必潰而何包身為國留果雖碩而不食谷爾其官某包國之元氣為德因人之精神制才昔者妖弄潢池亂成張角東連曹兗北震榮商雖滹沱恒岳接踵之間亦封豕修蛇飛肉之地爾時擁旄卧護啓乘聲援犄角為功掃犁悉定獻囚矯虎晉秩雕鳩於是龍亢膺湧鷄連京賈繫爾嶽嶽畢於信信夫有破柱之勇而怯者颺

王評
關口便是
有關係文
字

文評
少極文情

感歎百出

原記
明公為少
司馬逆虛
現忠賢偶
相過欲與
語公默然
忠賢大怒
曾賜大僚
酒饌獨不
及公命小
黃門傳語
臣測

辭而表間有請劍之忠而佞者呈身而入幕表間等之修墓入幕甚于望塵豈爾剛腸所能曳尾宋璟絕言而鐵石張象與歎于水山而鬼彈星飛獸機颺發大官頒饌無命食亞夫之心中使啣綸示行誅寇準之狀泊冥鴻已舉而數澤猶羅竟題元祐之碑幾入同文之獄今者天心悔禍逆首膺誅朕用是顯爾孤忠陟于小宰擬以鴻遵而歸渚悟啓風雷召公鳳翅而鳴岡諷存車馬願因舊德以集羣材用晉爾某階嗚呼今一陽乍復百效未臻

如琴瑟之盡解以張譬鳥獸之方革而翫冀爾知
人之善底績為期尚勵初心益堅晚節疆直已効
詎首陽拙而柱下工勵翼不迷庶天保內而采薇
外

妻

制曰蓋聞據勝五陰之上者士有得與取償七日之
間者婦無喪菲衣當筭發鐘亦宮間惟否往則喜
來故子祓而我佩爾其官某妻淑人丘氏主婦莫
莫形為室牖之儀君子陽陽偕有房敖之樂誠靜

之譽所從來矣泊爾夫翱翔中外鞶韞聲華可謂
曰能則知其助意必有窺狐趙之識謀戎蓋之忠
而况直道再違離憂獨賦艱難險阻惟爾共之今
夔屈方伸乃駕戢空福王仲卿既貴彌念牛衣辟
司徒之妻室疇不窶是用仍封爾淑人於戲義比
王臣亦有仔肩之弼時當有道無忘負戴之心

文文起曰手拔鯨牙瓢酌天漿

王覺斯曰每字有萬重雲峯

戶部右侍郎錢春

制曰大學以財用歸諸性命。周禮以會計明其純王。斯知阜民。儒者之能足國。上臣之務所以農父。若保極選名賢。若夫小徒建邦。彌難倖乘。其官某昔者霜。馳坐振白筆。不眊羽翼。吾徒紹明正學。陳瓘國是之論。取忌商英。范滂澄清之名。幾從元禮。而京房魏郡。汲黯淮陽。淹久蓬飛。旋當茅拔。方道光於卿月。詎禍極于閣氛。時則龍亢。君宗鷄連。京貫詔求鉤黨。獄署同文。忌爾嶙峋。不同蒙落。褫衣未

已懸鎖以須。所不淪胥。殆有天幸。朕既卽位。章顯忠貞命。龍汝作納言。抑繇可使治賦。維山甫喉舌之既効。知君牙邦國之所依。而爾左握五典。右操七筴。法參平準。道本流泉。蘇轍勵圖報于瘡痍。李絳絕微恩於進獻。俾茲版蕒。何報前賢。用授爾某階。錫之誥命。嗚呼。今國北空。儲議同木。哉。羽書蠶午。一井竭於五餅。籌箸盈庭。十羊紛其九牧。維爬梳之極慮。必出侵牟。而節省之深心。易流纖嗇。資爾正學。佐以精思。要使正德厚生。遠凌貫粟。朽紅之盛。庶幾阜財解愠。上賡卿景爛熳之誥。

王覺斯曰風霜作氣鏘縱發聲苞剛柔而成體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姚希孟

制曰國家甚親儒臣以爲繇其道則可以專氣而致
大是故天下之廣塗高載莫不與之矣今以爲其
居至靜可以柔持挺鎔其德必歸於亂國可容平
世亦無所自見是天下之大遁史鱗王嘉則不爲
也爾具官某學廣識尊奉而健全狐岸遠物莫能
緣者時值京員朋奸羣邪醜正求判爾腹則有百
端夫小人之心以爲致之不可得致舍之則將乘
時得與以大返其道憎主人而騎虎不得脫爾是

王師
泉密窈眇
宜獎弘碩

又評
續粉高瀨

用譴逐示端。網籍日出。當此之時。爾猶鹿也。走于山林。命懸庖厨。嗟乎。使爾得事朕。今日豈非天哉。朕既開昌世局。妙簡宮寮。維爾精能。風道彌揭。用晉爾階。奉直大夫。今天下如木顛初孽。未可嘻怡笑。譌求之也。朕甚寶百爾憂患之心。以其才智所出。可使世大治。則無如爾動忍。者。抑古人夷山而險堙。爾其口臣無忘堂阜。卽一日旁求。朕喜得爾矣。

妻

論入渺

制曰。今天下。狂然以求富貴。富貴之物。使天下自賊。而相讐。天下之好趨。非其所與。冒然而從之。非其所與。冒然而從之。則相逐而敗矣。故道之可守。莫如其貧賤之心。人之可交。而難忘。莫如其往風。夫婦亦然。資爾具官。某妻贈孺人馮氏。昔者禦冬。視夜。申傲陳規。使樂羊去而不歸。許升繇之坐進。斯已難矣。今杜羔既第。荀粲彌傷。雖富穀可備。而困藜早據。牧犢朝飛之怨。川魚中拆之嗟。循覽前人。竝同斯愴。益用加贈。爾爲室人。錫之誥命。百年之

歎有綵遺簪七日而還毋嗟喪第

繼妻

制曰朕觀漢臣王章妻呵章使不泣牛衣何其壯也
及章既貴顯欲書奏彈大將軍鳳而妻顧又情
語呢呢使章用其言者沒矣若爾具官某繼妻封
孺人某氏天或釐之是誠女士跡其食貧徂爾恐
懼惟予規切明星最成霄漢迨夫隳開北寺獄構
同文爾夫以士舉君宗禍同李杜雖風波湯火日
益侵尋而簧翫房敖相將自得斯於王章之妻抑
有進焉者乎茲用晉封爾爲宜人錫之諡命蕪當
子被我佩之時彌存士旦女鷄之意

王覺斯曰燕公許公那得此大手又曰序如書

銘如詩

不
言
道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簡討顧錫疇

文評
妙論不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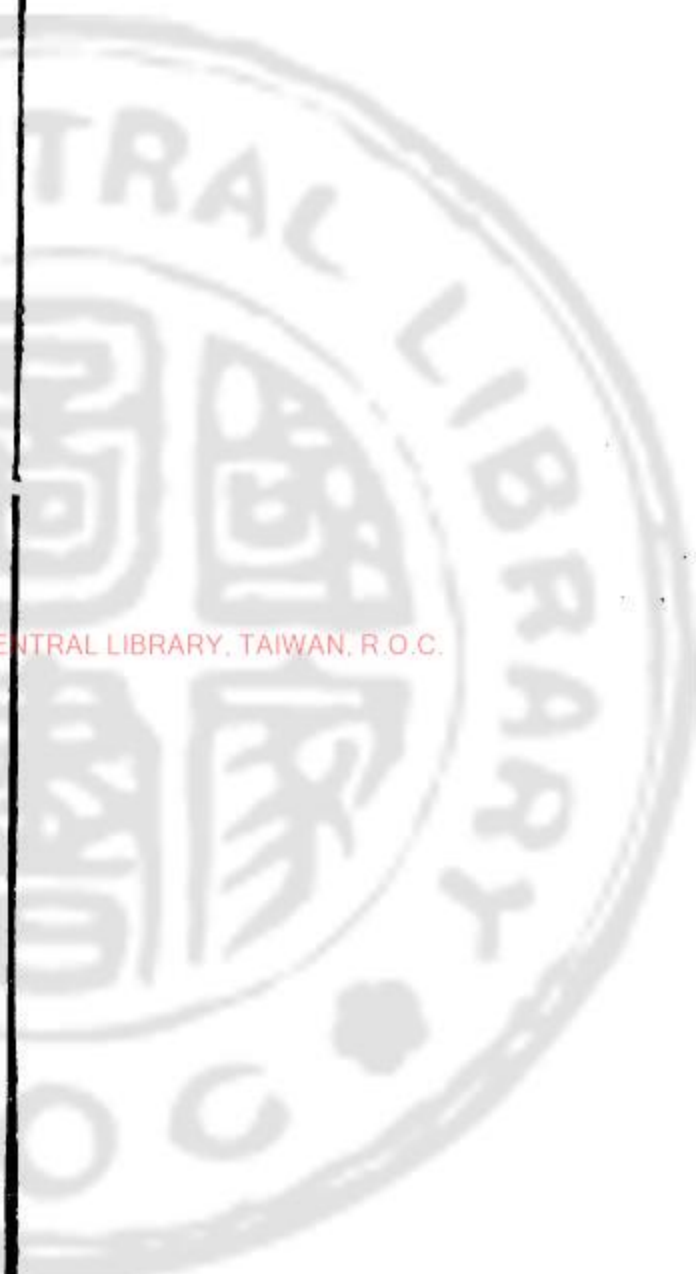
文評
撞郎妙時
戰七起下
擢殺上那
萬公燦

勅曰文學之臣不使言事而使之靜治其文章使之
 靜治其文章是使之無不言也天下之論議歸諸
 阜囊猶束海水歸諸壑耳文章之心則無所不入
 是故儒臣之盡忠也上規禹臯下循工瞽盛世繇
 其道而不知時危道傾則蓬勃而見爾具官某舍
 吐劉邢攀提史汲當闕氛火烈黨禍颺興棒起撞
 郎令行逐客入地滿萇弘之血美新盛楊雄之文
 愚夫首濡智者舌噤而爾獨義形於色情見乎辭

代
言
尾

賜
景

乙



發策詢時。譏切不避。搜才考議。蹇諤者良。美厥青
緇。居然白簡。而科第風漢。發士良之呵。燕麥玄都。
促連州之駕。禘衣不已。蕤鬲以須。當此之時。其危
至矣。今朕卽位。除克顯忠。擢爾官寮。以風百爾。而
爾益弘。斐迪彌著。聲華用循。單叙授爾階。儒林郎
錫之勅。命夫人氣立。則能見子大夫有其任矣。尚
益廣識沉幾。以通天下之故。朕望爾羹醴舟川。詎
矜矯自見。則已乎。

父

勅曰。人父之教。譬諸原泉。霏霏世流。雖旋折致。殊而
不匱。其德爾原任直隸大名府元城縣知縣。封翰
林院簡討徵仕郎顧允忠。乃具官某之父。剖竹百
里。飛花兩城。禁令所施。歸於氣道。樂只之意。蒸爲
神明。遂使瑞暴戢踪。盜首授首。銅塘之山。保其地
脈。崔倚之澤。化爲天都。又且抗豪藩於翼虎之時。
牯權貴於童牛之日。嬰鹵捍患。節鼎道光。以彼窮
威。視令猶蟻。斧肉承利。觸手能糜。烏知亦有挺脊
戴頭。仇然而出者乎。爾教在躬。固宜有子。用是加

爾如爾子官錫之勅命大書建奮父子之良。彌章
敬毅剛方之種。

文文起曰甲子之秋以閹牘被摘者四人而先
生其首也天高不敢不踏地厚不敢不跼至丁
卯而靡矣惟吾鴻寶凜然獨立謬謬不撓然則
官贊之制詞非鴻寶其誰能爲之

太常寺少卿沈維柄

子評
刻僞以真
反刻以機
真六經之
文

王評
他人中楚
意大成不
苟

制曰夫爲治不本禮樂猶燭幽不以火也今天下大
發其朝氣功利富強蔚然而欲見玉霸道雜與治
日遠朕誠欲建中和之極使夫幽明洞疏神人之
和若傳烽可召則至治已有能爲朕夷夔者乎爾
具官某昔以健令。舉壯楮垣。寒謬能言。彌直自遂。
而爨生於破柱。禍極於沉河。猿亡致延。方失忌得。
意存覆楚。勢欲乾池。爾亢資君宗。示難鵠的。繒
繳之及。固其宜矣。今者芑陸。既決碩果。僅存召首。

文評
何其高茂

豈垣。俾獎羣吏。而爾法辨。荃蕘道和。硝乳用使。繁
妖之氣。化爲明霞。玄黃之心。消於砥矢。朕嘉乃績。
擢貳容臺。昔堯顯寅清。漢遴忠孝。若其以爾精義。
出爲駿奔。達禋享之心。和民神之意。原本道德。旁
覽文章。將九叙坐。講三靈自順。禮樂典舉。詎須百
年。平會逢單。叙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嗚呼。
朕卽左操。天道右挈。祖功四召。鬼神之情。伐鼓而
號。于有位。不如使子奉璋。而求之也。俎豆之事。勿
曰常聞。往而學焉。苟通其故。大治日出。雖至於誠。
虜俘夷。朕能知所繇。來舉而功子已。

父

原記
沈翁時已
望九

制曰。朕觀古之帝王。甚貴老而尚德。故其詩曰。酌以
大斗。以祈黃耆。朕旣肇舉臨雍。乞言展禮。而憲老
無聞。朕心甚愧。若其有爲。構獲疏獎。室菑未綬。方
來道固。光於饋醕。已爾封文林郎。順天府香河縣
知縣沈岱。乃具官某之父。以朕所聞。非人能及。蓋
其不以酒肉明孝。闔閭言交。外務周施。內存守節。
飄攖風。以爲多事。棹役水。惡其機心。而貽燕得賢。

王評
神駿又疑

握固取壽穀有後而豐下耄不嗟而全誥弗祿爾
康莫斯若矣用封爾某官錫之誥命嗚呼夷作秩
宗洵聞詩禮壽如箕翼斯關治不幸勉加餐朕善
養老

母

制曰蓋聞趙深嚴服而陳訓崔效脫朝以導與並以
司常貴卿上承壽母殫醑暉草後盛簪紳若乃蒼
玉自華而魚銜已竭母兮鞠我誰不悲乎爾贈孺
人楊氏乃其官某之母其子也才知母之德母德

子評
撒子之精

猶之天氣變物而不知子才譬若土膏領和而自
動是故爾子昔抗封章繇其倚閭而憂國恤今虔
俎豆本諸徙舍以依學宮夫尊美玉者貴陽田攬
良材則思鷄麓雖畜不卒何日忘之用贈爾恭人
於戲泰璋汝宜以表峩操績何爲而干怒疏榮明
報尚祇承哉

王覺斯曰一爽一凝時奇時法不可方物

太僕寺少卿蔣允儀

文評
尊禮樂輕
富強是以
嚴僕臣而
不問馬議
璋識高

制曰朕觀古者命官問伯以奉屬車糾絕格心則盡責之豈緊我困且古之人主甚尊禮樂而輕富強是故禱差致吉攻同獻功吏自治而能其官其天子不以誠也朕師其道極選僕臣取諸履貞馬則不問爾其官某正學嚴節道充君宗凡其升沉動關理亂昔者

皇考膺圖悉徵舊德衣裳輪轂一夕四馳

熹皇初年綬綬相結時則正人大奮道昌而光既一



文評
情條揚而
氣沉鬱

又評
奇不詭正

文評
還說到馬
妙

二年陽亢陰苗。奸生于指鹿。燬開於履虎。一擊不
中。蟲鳥易形。于是節甫操繩。黼京握鋸。批割朝士。
如刳豕羊。悉以其餘。投徽抵谷。其時君子名尊。而
禍烈矣。迨朕卽位。除克獎忠。表血長弘。釋囚箕子。
蘭蕭既辨。繫帶知榮。雖藐德何加。而清明如滌。嗟
乎。凡六七年。滄桑三化。而爾蠖甲。生死其間。亦云
極矣。固以治隆與隆。道喪則喪。取凶亂國。受福明
時。爾所居身。不言可見。朕是以俾之大計。吏其既
効。則于是乎。有問命而馬斯臧。則又于是。昇爾階

中憲大夫嗚呼念之哉。伏莽升陵。道可畏也。見能
絕。過示不可乘。木握其堅。蟲亦不孽。夫謹變筴。則
無敗轅。有如不信。盍視諸馬。

文文起曰。通篇只說世道。其人關係愈大。鑄格
之妙。開千古生面。

王覺斯曰。天地間絕大有數文字。又曰。字字史
遷。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

勅曰朕除瑞禍則有以大見天下之才者三夫抵權則其力微燭微則其智効履險嬰患之心可與慮天下事此三者逐臣之能著於日火矣是故朕求廢如不及。今朝夕納誨之臣什七取之黨籍而朕信其言若信寒暑也。孔子曰信而後諫朕今日則又何疑焉。爾具官某朗照不疲。彊直自遂。公殺之。學哀舉南宮魯卓之能。表著東海。遂以其等。擢于留垣。中遭閔執。積久淹縲。洎膺內命。適與禍期。時

王諱
 發廢籍諸
 賢能事洞
 然鑿然洗
 剔幽光傳
 神妙筆



則京貫作朋。膺滂署黨。權尊定策。獄起同文。維爾
義鬚。擊擊諫舌。摩切竟逢。彼怒因致。汝遷仗馬。一
鳴京兆。五日雖冥。鴻之心適。還寥廓而山鹿之命。
尚懸庖厨。會朕膺圖。除克雪鯁。召仍舊職。冀來謹
言。而爾風節。彌嚴諫書。日上塗歸。駁正岸然。不阿
雖復玄素。回天兼謨。返詔孤忠。鯁固未有。踰斯者
矣。茲用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今虜闕兵驕。羽
書。纒午庭。剛交推。幾於無策。維爾職兵。豈忘斯疚。
尚亦投車。蒲胥鼓忠。出智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正
人之能斯不墜也。

王覺斯曰。只是胸中疏洞。眼界高腕力。又強曲
遂得如此。



文評
列譜
如燭斯照

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房可壯

制曰朕觀往代諸賢罹于黨禁者漢如逝波不返宋
 為螢光明晦迭出若乃大昕中天不疑斗沫莫如
 今日矣雖凋榮靡齊而歸論致疑比於樞建是故
 數十年公忠之士用之至今猶未有殫者則朕甚
 恃其人哉爾具官某孤清自命疆直不回當逆豎
 矯虔正人淪喪維爾剛腸嫉惡危論撓權遂鋼磨
 滂幾從逢此會朕御籙召還中臺錄其倔強如仞
 小復淹疎于外陪京水鏡南國羽儀不以浮沉形

其喜愠。朕則嘉爾正色于前。夷襟其後。若以斯致。方諸古人。庶幾永鑠。從容茅焦之輕生。死虎獲持。執中黃之制貧窮者矣。嗚呼。昔在爾父。逮事神皇。倍犒柄臣。間關遷客。其義不墮。爲教之成。如璫既晶。注水逾映。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項旣晉。爾璽丞。漸躋津顯。今海宇騷然。國靈未振。以爾正氣純忠。形爲能事。豈有難乎。朕不能舍骨挺不二心之臣。而外求矯虎。則已明矣。爾其厲須。且有後命。

文文起曰極正極大文字



代言選卷之三

功叙部

王鐸曰自林于職司有人而險仄之事艱難掣制之時四呼無將伯之助膽智者竟成于事又有爲之表薦者疏排其忌功嫉能忘其小疵錄其戮力斯亦

國家亨明之氣象也然而臣子之大材細勞可無揜抑之歎矣且以羞夫袖手坐嘯者作功叙第三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周延儒

制曰夫弼直斯休。命有歸。臣喜則叢脞。不作故殷武。以阿衡震其中葉。軒皇以風后配乎上台。國惟元臣。道綜萬有。苟或舉事。卽必歸功。況撫衣冠。弓劔之懷。詎忘圭瓚。川田之報。爾具官某。稽古多聞。救時弘負。當其大廷發策。史局翹薪。廣川舉首於天人。沂國抑心於溫飽。旣嘗嶒嶸。畜氣勃窣。鼓能然。猶以處囊之心。韜鋒華于不試。時亦有應弦之智。章尊俎之一班。所以物莫測其所存。朕獨明其有

用力排衆論。簡副民瞻。方當烽火之微。甘泉之急。而求子何如中國之相。司馬聞者。戒心而自爾升庸。暨茲崇極。咸弘棐迪。卒殫租茶。陰陽乖愆。凶吉所懼。邠國若否。山甫能明。至尊獨憂。以爲辜。四郊多壘。懷其耻。蓋朕聞之。任大則思深。居高而道廣。故先遠業而后小數者。侯霸寬大之心。無顧慕而有兼容者。溫國公忠之德。有相之道。舍爾誰言。若乃夙夜在公。宏纖不墜。勤身之至。近世所稀。夫燮理錢刑。豈相兼之業。斷謀文變。非一氏之才。詎有左

右○求○逢○方○圓○取○畫○如○爾○岸○舉○示○其○精○能○斯○誠○平○勃○
所○未○聞○雖○復○璟○崇○其○曷○貴○矣○屬○以

山○陵○告○竣○神○人○協○和○仰○橋○山○之○崇○丘○懷○甘○盤○之○舊○德○
用○晉○爾○某○官○錫○之○誥○命○於○戲○今○廟○算○日○勞○疆○氛○未○
靖○民○力○已○竭○上○氣○彌○曠○威○勝○法○窮○禮○疎○才○絀○惟○余○
隕○谷○崖○爾○納○溝○尚○冀○肇○敏○戎○功○克○紹○乃○倅○以○扶○植○
人○材○爲○本○計○以○斟酌○元○氣○爲○上○猷○砥○矢○可○以○化○荆○
榛○禮○樂○可○以○治○兵○革○苟○交○修○罔○棄○無○忘○鹽○梅○酒○醴○
之○心○庶○相○和○以○調○不○迷○卿○景○星○雲○之○旦○

文○文○起○曰○根○抵○晉○魏○映○以○宋○人○之○風○華

王○覺○斯○曰○勗○勉○之○詞○盛○於○揚○厲○大○有○體○文○章○體○
立○則○必○傳

王評
厚運爾
聖爾

左都御史陳于廷

制曰國家欲以法致治必求正人政事欲以察得情
必求舊德惟正人道足勝物惟舊德心不近名趙
堯以代周昌倪寬之屈褚大維斯之職萬寮所宗
苟得其人一夔而足具官某正學有源強骨獨舉
始繇循令入爲諫官汲黯居中必無曲說范滂治
外必無澆風游歷華卿旋臻小宰方資衡石忽罹
網羅時則勢在北司禍同東漢人逆我之爲惡蘭
當門而必鋤維爾祖謝同心以獎王室遂亦李杜

文評
怒入議論
遂採筆
其言高
不確

又評
不善奉行
使區分別
白之至意
流于纖苛
真可歎小
人乘間微
乎危乎

駢首而竄黨碑。褫逐見端刀鋸行及所幸天留碩
果。世轉玄芽。自朕纘服之初。遂下賜環之詔。始則
陪京重地。分南國以憇。召公終以先朝直聲。北宋
宗之還唐。介入臺未久。下令如馳。朕惟刑法者煩。
若天下之具。苟不端本。則物不從紀。綱者長養一
世之源。借以厲物。則功不立。繁爾道先克已。令取
和民。持法法行。震物物服。清霜所厲。元氣俱流。雖
景讓極威于泥樓。范諷矯苛于橫挺。寬嚴之則。詎
若爾宜者乎。茲以功叙晉爾。某階於戲。朕欲區分

邪正。別白廉貪。而所司奉行。或出苛細。小人乘間
以侵善良。斯非朕心。適為治蠹。冀爾正色。彌勵初
心。毋謹鷄而漏狼。務祛莠以保菽。必躋世正直。平
康之福。庶章爾大儒元老之功。

王覺斯曰調燮五緯之能具於斯論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弘圖

制曰夫汲黯升而悍藩起憚李劬列則衰庭收尊斯
 知正直者召功之符名賢者起世之藥所以眾鳥
 屈其累百隱豹威于在山爾其官某神懷明審風
 節道騫當其筮列臺司值正士權亢龍之悔及夫
 再叅法從際克闕形指鹿之奸而爾遇君子則道
 務相成琴瑟戒其專一待小人則義不山借柶鑿
 格于方圓喬松絕援清霜獨厲蔽洛不歸淄澠自
 分斯昭砥矢之觀足砥波茅之逐爾其櫻鱗抗論

文評
 極肖其人
 幾于頰上
 三毛

又評
能見氣流

尊妙識

疆項撓權幾于對簿同文僅乃掛冠神武是有天
幸殆爲朕留泊夫見睨曰消如茅斯拔爰懷舊德
召副中臺又能提振紀綱端肅內外蕭惠開之公
亮奉法不阿李景讓之清剛正色無避詩有之曰
价人惟藩斯言名德之蘊干城尊祖之制萬里是
故攬西陲之勝氣推元老之壯猷用晉爾某階錫
之誥命項復陟子司空俾佐邦事而爾營綜方始
倔強如初尹卿之抑懷貞宋璟之拒思勗皆朕所
尚咸爾之忠尚期畢竭爾能不回斯志能見則世
暨。

文文起曰精摯莊典別有凌雲之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代言選卷之四

恩覃部

王鐸曰王者愛臣子無恪卑恪服之意社而賦
事烝而獻功百官效績愆則有辟亦猶行古之
道也于是乎普錫恩賚大小臣工一命以上非
淫心舍力者皆得邀寵靈于生者死者焉非砥
其遠邇立均出度之善則歟卽甚不肖豈其自
樂于沉伏而散越之譬彼一井出穰禾秉芻金
米先王曰茲以爲足我



國家斯典有深意其俾吾民無害生以免于終朝之
禡哉作恩覃第四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劉鴻訓

制曰夫台文上耀則三階之象平鼎實中宣而百族
之膏聚故平成府事虞嘉永賴之功秬鬯明禋周
報孚先之績凡茲令主咸有隆施所以章勸崇勛
樹型列辟爾具官某男子生自魯國氣象如其泰
山立言有章奉使不辱洎醜徒讐正此輩之謂清
流直道違時彼譖以成貝錦登州一逐玉局爲空

于許
上時初即位

焚香禱

于考慎願卜

凡六人首

得劉公盛

典宜祀此

制詞卽爲

定錄

屬朕纘服更新用人求舊跋軒皇之六相懷秦誓
之介臣而爾夢應吹塵兆占畋卜首探枚而得何
上帝齊予之奇自射策以來知太公望子之久甫
叅密秘遂著嘉猷咎繇敬撫五辰以凝庶績少正
快誅七日而絕詖言朕喜肱良民謏距脫猶且蒲
宗孟不滿司馬豈有宋藝祖而信德驥斯明任功
之難聽言匪易爾益謙形電尾誓存鞠躬盡禮之
心知其非譖犯顏之義本厥無欺顧嘗靜居繹爾
良誨規遠執要者政蠹之芳芸久任寬征者時疴

又託
對天然

之切藥朕雖不敏能無憬然茲用覃恩授爾某階
錫之誥命嗚呼今世晦而明譬木顛方蘖而兵革
不息禮樂未興上無成謀下有伏莽灾祲日出哀
嗷四聞令示人可從而從者少法使民難犯而犯
愈多可曰已安益期匪懈若用汝舟楫霖雨罔不
同心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王覺斯曰有六朝之渾道而小變其鈐轄者以
近王言耳然唐宋人則必不能又曰亦有似陸
敬典處

兵部右侍郎唐世濟

制曰夫威先制人則齊俎操其勝氣智存應變則漢
箸薦其上謀所以圻父時呼丈人終吉惟坐籌者
貴所重司戎若比竹而吹彌難遶乘其官某出飛
慈雨入凜清霜隨所致功歸于濟國鄭僑有乘不
及扛梁馬隆能車動成圖陣章江巨鎮方叔壯猶
人賦新田碑傳峴首旋因衆望陟貳中樞坐席未
溫藪羅俄及時則司分南北謁者兒多血判玄黃
同文獄滿忌爾鮑宣疆直忽傳賜玦之詞亦為梅

原記
為榆蒲中
稱利涉又
上書條車
其悉

原記
之上乞休

禮○先○幾○適○愜○掛○冠○之○願○洎○朕○御○極○博○采○遺○忠○僉○曰○
汝○能○召○仍○舊○職○屬○者○首○驕○黑○水○虜○噪○雲○中○鷄○蟲○之○
孽○遠○擅○西○南○赤○白○之○丸○時○飛○內○地○維○爾○引○慚○多○壘○
樹○价○維○藩○竭○志○畢○忠○出○奇○制○勝○姚○崇○暗○記○王○庶○口○
陳○周○練○明○通○庶○幾○其○匹○矣○茲○用○單○叙○授○爾○某○階○錫○
之○誥○命○嗚○呼○却○馬○以○糞○斯○為○有○道○之○郊○隱○豹○能○威○
所○恃○在○山○之○勢○今○兵○驕○不○輯○將○懦○無○能○驅○戰○市○人○
呼○糧○置○橐○皆○為○敗○道○未○有○勝○形○冀○爾○竭○能○期○于○滅○
賊○倘○飲○御○諸○友○有○吉○甫○燕○喜○之○時○則○拜○命○岐○周○卽○

召○虎○對○揚○之○日○

王○覺○斯○曰○嚴○重○渾○安○

王評
得六朝學
粘之氣不
口真華

制曰。淵天之霖。蒸於膚寸。連雲之構。托於崇基。故夫
總督三邊兵部右侍郎兼右副御史楊鶴祖父
秉哲有興。則椒條賦其蕃實。前徽未墜。則瓜瓞追
其本初。未有孫謀。不繇祖烈。爾楊兆端。乃具官某
之祖父。字晶襟。靜道周德。全洗馬神清。少嬰羸疾。
夷吾體正。弱無弄心。若乃義報其天道。棲於貴鄉。
署高平之里。家題花萼之樓。雖使黃童扇誠於江。
夏伯淮。被義於天水。子騫孝已。連趾而趨庭。馬況
繆彤。聚廬而發鐸。方斯高懿。未或過之。至於宛彼。

鳩鳴月斯征而誨子振斯驚下歲有穀以詒孫軌
既以端澤亦逾遠今爾孫萬邦爲憲价人維藩召
虎之功興哦江漢溫國之望喧動華夷欽揚傳而
思伯起之賢拜陳羣則表太丘之德譬之嵩高仰
嶽瀆祭先河是用追贈爾爲某官錫之誥命亭舊
思賢望伊人其宛在陵新下馬識華表而歸來

祖母

制曰夫詩咏詒孫易占遇妣此言開宗之業下引而
彌長胥宇之功中襄而始大所以晉王母之曰福

蒸先祖而孔借爾劉氏乃其官菜之祖母于女則
師維士不櫛當其笄髦未字已貞匪石之心及夫
繁褻致虔獨竭和灰之孝郝鍾禮法秦石詩書遂
可封署宜文謚加誠敬而繇房之樂宜爾家人徙
舍之功施于孫子雖賦詩送朴能借鹿隱之高而
抗表報劉已發烏私之義矣是用追贈爾爲淑人
錫之誥命嗚呼壽六月之詩所期吉甫徵三世之
教宜旌泰瑛

王覺斯曰咸韶之絕奏雲霞之上華

文計
妙至此乎
真垂世之
文亦採時
之華

翰林院侍講蔣德璟

勅曰國家顧不以吏事辱儒吏其道則使之守氣湛
幾棲于至上而今則錄之以循牆姍步多畏而寡
持譬之導引然使之瞋目以求之而乃頽然而取
寐此可歎也爾其官某匹錦探懷今之江令逸珠
盈椀有如盧諶舉首宏詞俯瞰列宿中邁凶閔經
久淹疎當藹多抱槩之年則逆豎張羅之日維時
奔走之葦池鐵並飛功名之徒囊錐畢見而爾獨
不求署職悶然草玄洎朕膺圖始班禁近初以金

門爲避世之地。終焉天祿有燃藜之光。朗識不撓。孤標自拔。比于范滂抗節。梅福遺榮。雖苑枯不同。而風道何異。所繇知爾。則以是哉。茲循覃典。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嗚呼。以子爲豫章之木。七年已見其材矣。以子爲艾。後三年且用子。子益務矯勵。恢弘以需物色。卽帝告朕。不如朕自見子之明也。

妻

勅曰。朕讀洪範之書曰。使有好于而家。先王以爲使

交評
說易奇妙
以合于鏡
分經絕又
何其腹悲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此以其藜石比貞。耦德而岐。命也。耦德而岐。命聖人。以爲天。剗。削之矣。雖赤紱。在後。猶以爲甚。困嗟乎。伉儷之重。不其章歟。爾具官某妻張氏。在婦稱良。與夫齊德。當其蓄當冬。肯。鷄以宵鳴。使仲卿輟泣于牛衣。樂羊就功于蠶繭。斯已難矣。迨夫杜羔旣第。荀粲彌傷。雖富穀可借。而困藜早據。牧犢朝飛之歎。川魚中折之嗟。循覽前人。並同斯感。茲用覃恩。贈爾爲安人。錫之勅命。

詎釋笄梁之怨已醮被佩之盟。

繼妻

勅曰天下之智者必近取物也。造車輪者觀諸秋蓬。欲為人臣取諸人妻之道。今為妻之道曰相之而已。故取相業於妻猶為取影於臬。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遵豆有踐。此之謂也。爾某官某繼妻朱氏。聲聞于外。美在其中。曰孝曰勤。不亢不妬。凡此四者。可得言矣。然而張仲道存孝友。姬公勞著租荼。柔嘉令儀。山甫之德。有容無極。秦誓

取相業於妻意造語伊奇甚

所稱爾行雖微。可以鑄大。今爾夫鼎鉉之業。鑑帶以時。使其以爾為師。顧而相問。豈不賢於馬蟻。勝彼棘童哉。是用封爾為安人。錫之勅命。旣章美於副笄。尚加功於雜佩。

父

制曰國家張官如畫。方畔驅馳之吏。播其宏勞。文學之儒。持其靜理。參辰異居。不相顧問。然而父子至誠。精氣相取。鈞御通教。如蚨往來。爾原任廣東布政使司參議。蔣光彥乃其官。某之父居沉。取壯孤

文評 周語殷盤 方其古色

又評
是非訂實
錄

體絕俾昔令須江。健而靈見。縱囚休返。囚以期歸。
虞延曹攄。彌非俊物。威蓄霜斷。璫虎戢彪。使姑篾
之。金不入天府。僊霞之山。有其地脉。致命遂志。績
溥道光。東甌之功。又史所贊。時盜蜂拏。禍出肘趾。
顧張高筵。坐客言笑。而歛然縛昇。飲酒獻功。斯知
狄青宵飲。未是通靈。張綱單車。猶爲注險矣。洎於
藩叅百粵。威行九真。名酋坐俘。僞稱以禡。嗣功馬
援。題柱有赫。興鑒李廣。殺降無尤。申錯威惠。如錦
相宣。用兵之長。未有過者。嗟乎。朕今者安得其人。

而用之哉。循茲單典。晉爾某階。錫之誥命。爾教不
墜。下將機雲。以爾精氣。傳于爾子。乃爲棐迪。朕學
甘盤。爾德之舊。今猶食爾行相。王旦。酬爾堂槐。

母

制曰。朕觀詩書。繁稱以求士行。其於婦德。則不欲責
之甚詳。然責之已詳矣。樛木之詩曰。豈弟君子。易
曰。家人有嚴君焉。栢舟曰。母也。天只。此皆離其事。
以命之。欲使天下之笄。縱者盡廢。其所卑持。而以
大廣其道。是難能也。爾封恭人陳氏。乃具官某之

文評
千古疑城
真然

又評
新奇已至
而其氣凝
渾自然王
言

妻具官某之母自朕所聞靜婉之貞著于錡釜而
爾夫賴之以健正而能其官自爾相爾天以共武
定亂而教爾子使之湛然英華以有其黼黻文章
之事是則爾以柔命德以剛命才特將與夫持相
與子爾亦猶龍不可方物茲用覃恩加封爾爲太
恭人錫之誥命爵其已貴渙所未頒彌章學勞俎
豆之功遂極王畿板輿之樂

文文起曰文情極矣樸乎華乎吾無以命之

翰林院侍講王鐸

文評
說命相表
裏使人不
敢言秦漢

勅曰朕聞之楊子通天地人謂之儒儒若此則可以
爲大臣自朕卽位不遑暇食以旬三日視朝時則
召對大僚以下日以朝受古昔先王之言夕攬決
庶務然皆樂與儒臣共之朕以其所持沉閱浩遠
可以規大若乃縱藻揚葩朕則不貴爾具官某學
洞根宗才凌祖構竿翠逸珠積於尋椀春華秋實
兼有劉邢典冊高文知長卿之當用軋苗刺刷格
劉幾而不收斯於宏詞庶稱巨擘若其至者又可

得言夫侍講有真伊川主存誠之學執政不足安石垂遺鉅之才而子載其敦龐游於廣大既已追踪洛下邁跡臨川决子鼎鉉則猶菁莪茲用單叙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今國家相業并束而歸諸文學之吏此猶取火必於燧也朕既既覆子名發且有日子尚以其時益修體用之學副而鑄錐則豈有及

文文起曰玉潤內含澗清外表

又評
論妙

又評
明珠彈肉
今則更矣
教者之心
且復何如

原記
周公宗建
之在詔獄
雪難捐貨

勅曰以士測治亂譬以葭灰測氣也今學官之所屬

莫大於辟雍然其道固不可得行矣夫本典士行而遷其術於理財明珠彈肉其得不復今既不可驟更而教者之心夷然日逝是故朕欲得韓愈陽城而用之爾具官某存誠之學能致其才玩物之功不喪其志氣義激烈風體孤騫當逆寺矯命雄行致諸賢駢首就戮爾雖外存澹遠陰竭周旋足使甯武歸愚朱家讓俠寧履虎尾幾罹雉羅所不

周旋周公
于廷詐能
言之

淪胥。殆有天幸。朕既卽位。擢佐成均。鐘鐸所施。雲
霞爲煥。自間者美新之論。極于子襟。畏壘之楹。上
侵孔壁。三光黯沒。萬類湮沉。賴爾滅竈。更絃漂新。
發采蒸變之象。可得而觀。殷序周庠。道亦不遠也。
茲用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嗟乎匪獨。茲
士維朕。則亦受學於甘盤。尚弘廸棗。以輔台德。於
茲小誦。不其徑庭。

父

勅曰朕循覽史傳。或譽嵇紹曰君復未見其父。蘇頲
之才曰瓌有子斯知父子之道如土圭日景可相
測而得也。爾原任陝西西安府通判。贈承德郎陳
進乃具官某之父。博物窮道。居體致才。秉鐸雲蒸。
知楊震講堂之德。分符霆厲。誥王祥別駕之功。至
於力抗豪猾。威行疆族。董宣貴項。陶令尊腰。氣激
義成。位沉名奮。凡爾子之嚴正。凝蹇著於宏文。皆
其於爾取型。有光無墜者矣。茲用覃恩。加贈爾爲
承德郎。國子監司業。錫之勅命。三槐庭茂。可知獨
立之心。五柳門清。不沒如生之氣。

文評
貴項尊腰
使人擊節

文文起曰讀之肅然而立又復翔然欲舞

南京國子監司業文安之

勅曰國家二雍祖南而宗北

文評
無限感慨

高皇帝之教千世不衰也故天下之士蓬然而從之
然至於今者美新之文反或蓬然而從天下嗟乎
自漢宋之陋代有劉陶陳東而

高皇帝之教思不三百年而竭者何也朕思士猶豕
然敗則滅燼而更鑄之其道甚微言告師氏爾具
官某出自漢守張其楚材升賢鄉國則以五際明
詩拔萃弘詞則以三長治史侍從之選啓沃方資

海濱樂監
巧而確

又評
天廟二語
稍涉榮艷

而爾寧徙海而濱捐棄作監是使歎興宣室怵遺
紫薇然朕之意亦惟言念豐芑有愾陵莪藉爾九
德之謠振彼八風之舞乃爾鍾鐸無悶杖鼓相將
遂已天廟光廻石頭秀出唐閣旣殫楊瑄極選于
名儒宋禁方張汪達抗爭于僞學成均筵席今古
同揆茲用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嗚呼朕
則使爾往而學焉豈曰教之哉記曰師也者所以
學爲長也爾益務端軌飭躬譽髦斯士而旣效矣
朕則旁求

文文起曰九天之雲下垂布采流虹昭回萬物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

勅曰朕聞之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夫古之

君臣以逆為其道也堯舜之世其臣皆不及其君

而四岳則必與堯爭四岳之與堯爭是四岳之

智不如堯也然堯甚賴之天下亦無有疑於其都

俞者有逆之道存焉爾爾具官某有其祖若父之

文章政事而騫為氣節篤其忠貞向者令豐豐之

人化其德今朕即位實于掖垣數月以來子則為

朕糾奸剔邪章忠發滯條區兵事經量國裝味子

又評

逆字稍刺

根然本之

經言自正

又評

孤峭正是

諫官告身

又評

何舉廉潔



又評
其義始也

之言如箭激火騰蓬勃而出。是則子以堯舜期朕。而將與朕爭。然無有如四岳之墜。言於鮌者。彌益用貴矣。茲以覃恩。用授爾階。微仕郎錫之勅命。夫子於職。可無不言。而領金倉爲專務。今羽書蚤午。饑軍四呼。積貯之爲大命。甚審。而自朕察之。疑其侵細。司農但曰仰屋。執政以陳平之言爲體。要朕不知所衷。尚冀子殫忠竭思。以大道治平之經。紓朕愾歎。子之言藥也。朕則必以爲體。而甘之。

妻

文評
去與亦復
訓異

勅曰。訓婦之道。內則女誠。有其專文。使無多聞識。然而曹昭左芬。宣文君之流。何其蘊也。自朕之見誠。使天下女子得盡讀古先聖王之書。廣其志行。深明理道。以相厥夫子。豈不亦猶朕之有諍臣歟。爾某官妻原封孺人邵氏。中郎之女。能讀父書。聞其握簡敷編。酬忠飮義。典慕發歎。氣溢膏鉛。斯誠儒者之雄。可以巾幗朝士。凡爾夫之所以修正嚴鯁。出稱循良。入爲名諫者。其資爾內助。甚明矣。詩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此言齊德之砥。比于良朋也。

又評
言鄉人稱
說起田內
助實如此

茲用覃典仍封爾為孺人凡諍之道為人臣及妻則皆得取之爾既女士豈能復為妾婦乎爾夫鳳鳴之譽赫矣女曰鷄鳴尚無替諸

父

文評
賦論甚正

制曰漢書最稱石氏家法楊雄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要其所持以馴行為貴其父所甚責子者惟坐車入里門其子因之馬書尼五致其畏慎而已朕以為是父子可居里閭不可立之朝廷之上若乃萬年教誥子咸不承阿鯁異持道固可怪爾原

入評
承至業光
通立能見
繼子子乎

任叅政瞿汝說乃具官某之父有王章唐介之直官郎時能以其職抗璫使橋虔坐戢為國守憲為帑節浮歸于氣道之用夫人氣至則業光道立則能見是故能神明飭吏蒸變程材爾先臣景淳以英華道德為國球訓而爾子式邦今又以疆直敢諫佐朕新猷譬則其筠也繁生而不墮其節此可使奮建羞同年咸憾異已嗟乎朕安得與此人同時哉茲以恩覃爾子進爾某階錫之誥命雖無老成人尚式典刑於爾子昔之人主興懷舊德笏則

猶將愛之。況其所教誨而似者乎。卽金鑄爾不如。寘爾子于側之。不忌也。

母

又評
安道耳毋
儼耳接新
如是

制曰夫有妻之道。為母之儀。莫著明于律。律曰同類。娶妻。言乎金之贊金。木之贊木也。曰隔八生子。言生于金者之仍金。木者之仍木也。凡六律相配。其德無不可以下生。爾贈恭人施氏者。故某官某之妻。今某官某之母也。以爾之左執詩書。右揅禮法。而爾夫取之。則公正而能其官。爾子取之。則忠篤

履方而有諤讜之聲於天下。爾之德猶淵然酌焉。不竭。為人妻及母若此。則可謂特達者矣。爾子旣已通顯。崇積名行。而爾玄壚間然。朕心甚惻。茲用仍贈爾為恭人。錫之誥命。夫爾子之不忌。爾栝椹也。朕則何有于翟禕。爾其祇承。亦尚冀爾子使無棄前勞。爾九熊之功。則亦豈有墮乎。

文文起曰曾見有詞頭古奧警策如此者乎。起
川得此足矣

刑科給事中王繼廉

勅曰朕求言甚然今者議清于下聽專於上使言者
知其論之必有歸而觸亦無罪則朕無以察之矣
天下之善察言者必責實責實必期來劾期來劾
則不如返而稽其往功岐黃既起死而其書乃信
爾其官亦神懷激朗風義健持萬石家聲伏生經
術祥刑之政皎若清霜大江以南哦猶吼霹夫制
刑之道本諸精微故哀敬竭則中淫明清哀而物
遁此雖使臯謨呂誥齊喙而發箴于尉釋之共曹

評
矯察賞

評
人之言
一術之學

文評
發明
正流罪支
言之心切
如皎日

而○察○麗○猶○不○能○以○執○其○倫○要○乎○彼○成○輪○若○爾○審○克
之○能○已○絕○浮○頗○之○聽○朕○嘉○異○政○擢○爾○禁○垣○而○爾○蓬
勃○鼓○忠○幾○深○選○識○坐○席○未○煖○謬○論○已○據○陸○語○輸○新
賈○言○失○至○蘊○崇○始○發○葦○夢○見○端○夫○威○鳳○片○羽○然○明
一○言○斯○可○驗○其○九○也○微○其○百○折○矣○茲○用○覃○恩○特○授
爾○階○微○仕○郎○錫○之○勅○命○朕○以○爾○能○刑○仍○俾○爾○刑○卽
以○爾○之○能○言○繁○稱○廣○說○効○極○百○端○猶○以○刑○爲○大○氏
耳○今○法○紀○未○張○而○德○禮○微○紬○寬○苛○並○譏○猶○梗○偶○相
笑○也○夫○士○師○不○能○治○士○朕○不○能○治○其○喜○怒○資○爾○鯁

因是用大諫爾無面從朕敬于刑

文文起曰董賈其席未定鹿手誰歸卽無論漢
以下矣

福建道御史馬如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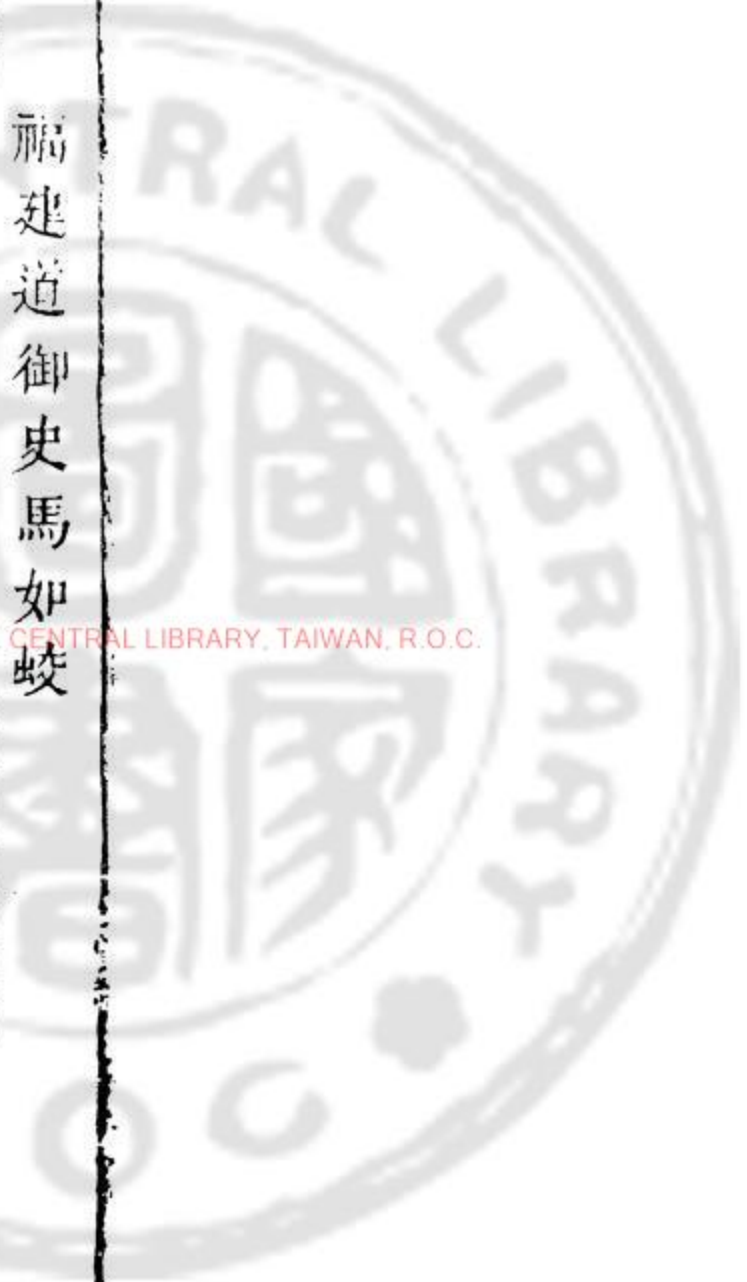
文評
得漢人神
理

文評
據事不徒
井井繩繩

勅曰欲治平甚今天下甫脫燿燿觀聽昏惑如燎方
 撲迷於聚烟夫紀綱不立刑政不明雖堯舜不能
 治天下是故朕心如焚嗟乎與我共滌六字者其
 臺諫臣乎爾具官某品心靜明正骨彊立昔令山
 陰惠政挺紀雲垂風抗童禽會靈是故朕以豸冠
 旌其鳧馬火正廟之曰壯霜當秋而取嚴而爾鳳
 不難鳴鷲始下擊首則為朕扶形禺魅聲罪窮奇
 快少正七日之誅暴商英十年之憾時則同文解

忍單

三二



獄元祐仆碑而爾又表薦遺賢抗陳滯罰欲以郭
隗致駿弘羊召兩膽目明張風旨寒壯而又爲朕
剔贅釐浮條單策弱大搜案鼠遙奠波鯨自爾入
臺方踰百日而諫書雲會讜論感興是知陽城七
年寒蟬之日久谷永累牘器鼠之忌深如爾忠能
可曰適上茲以覃恩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
嗚呼朕博稽官制察百爾之所持補闕拾遺道存
論說若爾御史入則執囊出而攬轡高岡一嘖未
謂來儀白筆不耗豈當上節繡斧佇授山岳待搖

期爾勵此初心要于底績倘懷孟博澄清之志彌
章文通獨步之名

文文起曰極美之辭歸于極古又曰體裁好又
曰覽此知諫官之不易侍御之績亦偉矣哉

廣西道監察御史倪元珙

勅曰夫囊斧在握銘鐸四下怯夫奮心舒壯頌舌斯

不難也若乃董宣洛令崔發鄆宰項疆貴主威行

得消事之難為有如超海且夫氣持則法立也朕

求法官必取之徒吏以為擊物無缺惟純鉤湛虛

為可恃耳爾其官某家起新都禍期逆豎時則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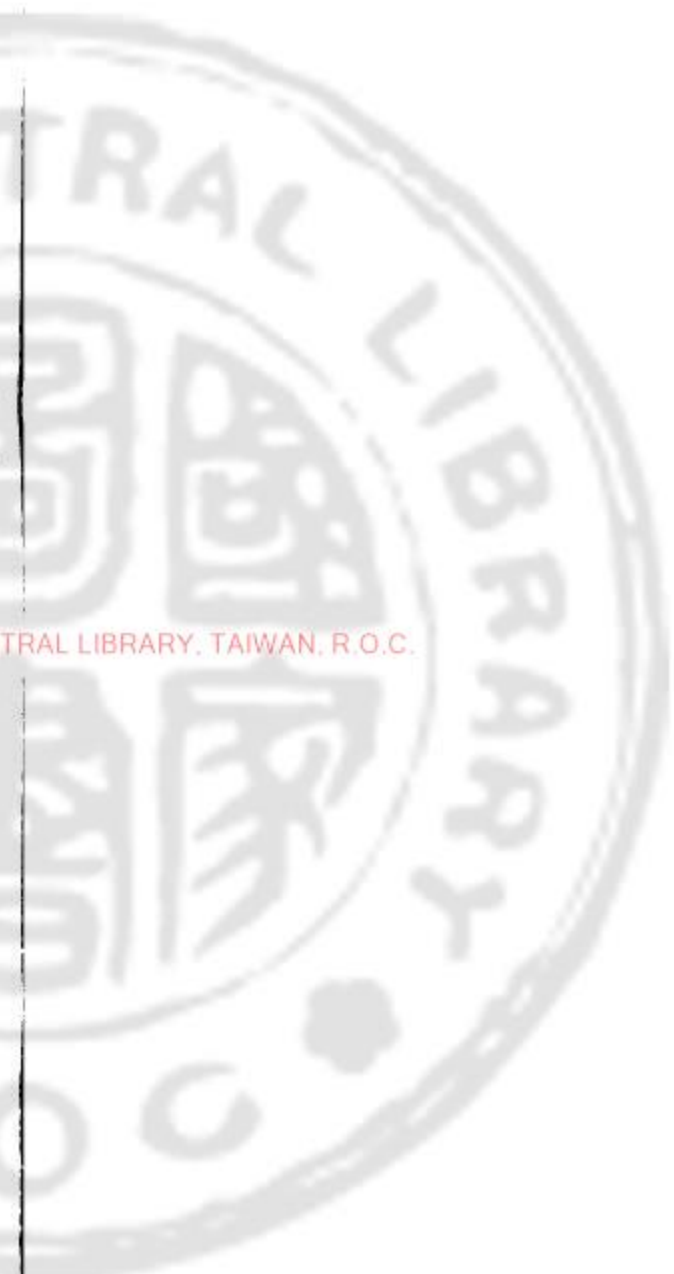
夫懷璧較尉摸金元禮受告密之封朱勔領應奉

之使湘山可藉歷陽幾湖而爾乃奮身以持致命

不顧當此之時爾視湯鑊則猶冰泉卒使虓虎坐

又評
氣持法立
妙論

又評
奇山之獄
新安幾滿
湖海無害
誠今之能



又評
匹夫懷璧
六語使事
親貼可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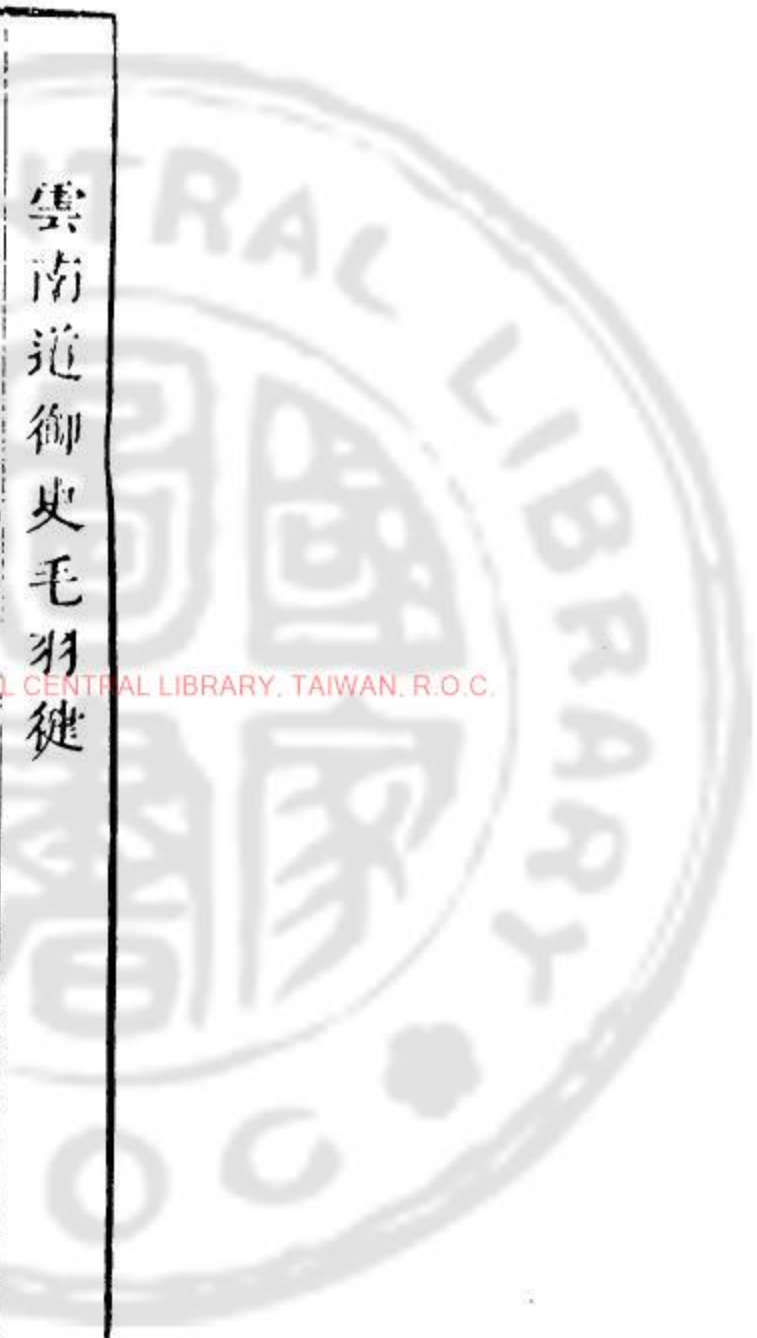
馴○驚○魚○不○害○朕○是○用○報○以○執○法○資○其○謹○忠○爾○則○糾
奸○遂○良○梳○疑○剔○伏○至○言○新○語○轢○賈○凌○山○以○其○前○有
履○虎○之○貞○固○當○不○難○嬰○龍○之○論○夫○爾○之○鯁○固○比○于
原○泉○有○木○而○不○凋○也○茲○以○覃○叙○仍○授○爾○階○文○林○郎
錫○之○勅○命○今○朕○之○意○欲○使○天○下○後○滌○若○新○如○日○火
顧○惟○御○史○埋○輪○攬○轡○可○得○爲○之○然○使○爾○以○今○曩○之
注○分○於○釣○瓦○則○道○不○行○矣○故○曰○朝○足○適○履○毀○方○爲
圖○言○墮○趨○也○爾○豈○以○滴○井○而○龐○餅○哉○朕○勗○子○則○以
羔○裘○之○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文○文○起○曰○弟○草○兄○制○自○曾○子○別○韓○持○國○之○後○又
見○鴻○寶○誠○爲○盛○事○又○曰○文○特○精○美○嚴○斷○鋒○幹○俱
出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

勅曰朕力追止輦欲以厲諫官之氣而使與朕爭然
而以為臣軌則不可也且夫氣者諫官之所自治
今欲自朕厲而有之此豈可恃乎譬之韋鞫然其
氣甚盈而觸物則潰然墮爾其官其骨正以堅才
雄而決當瘡痍其癘人訶蜀道之難而弦誦桑麻
獨撫宓琴而治是川嘉子擢於西臺爾乃引吭長
鳴剖心極論一揚節足坐剔夔雖凡諸條上之章
盡屬憂危之論斷鞅守閤未足為奇史鮪王章差

又評
每出妙喻
使人心開



當比直。昔漢文方盛。而賈誼陳痛哭流涕之書。元祐既昌。而程頤抗宦官宮妾之議。則豈可以廟謨無闕。遂簡諫書。廷斷已章。不歷至計。昌言可拜。惟爾有之。用以覃恩。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嗟乎。爾氣適上。朕則猶慮其竭也。夫人莫不貴其朝氣。朕務與爾共守之。冀爾之規朕。其亦以是言曰。庶無暮氣而歸乎。

文文起曰。非毛芝田不稱此文。其人與作者總
是鐵漢

吏部文選司主事晉淑拈

勅曰。朕奮朝氣。捧摑天下。然視天下。如敝笱。然穿罅百出。今條奏如雨。良策日聞。使朕日行一言。足以致治。而今不能是。則非法之爲也。記曰。爲政在人。苟惟其人。朕固當與主爵吏謀之。爾具官某。清朗不疲。疆直自遂。昔佐大將。作以辦泊。遷小司馬。而良遂以精能。陟於銓選。淹疎既久。奮熙於今。而爾條貫無蹊。夾袋如鑑。棘籬金練。治以公清。雀燕。鴻章其平。察以今奸。距方脫黨。禁初開。鷲羽振而

文評
文兼兩漢
六朝之致

未充于庭。糜夢安而猶棲于澤。藉爾協贊。濟之名通。是故使薪積無嗟。河清不怨。山公之頌。豈不諒哉。會逢覃典。用授爾某階。嗚呼。昔在皇考。登用耆舊。

熹皇初載。端士雲蒸。時則公忠之臣。握銓秉照。荃蘭。菜蔬。辨若蒼皓。苞苴竿牘。馳而千里。會邁克闢。致興黨禍。然徽猶可尚。前事當師。是爾司南。非爲覆轍。爾務懋勉。朕有顯庸。

文文也。曰凡在銓司。咸當銘座。

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閔心鏡

勅曰。夫義禮相麗。循革幣之相附。成體也。朕新卽位。慎簡春曹。無所取之。取諸其疆。直而不回。以爲義立。則禮行也。且夫波流之會。特立者貴。爾具官某。識尊氣昌。無媿阿之意。當今崑山。星於權宰。時則視爾猶蟻。蠃然而爾岸然。不屈如卵。觸山旋致。貶遷幾於糜碎。董宣驅項。今又見之。朕是用嘉爾擢爾。司儀爾。乃周旋無闕。美聲上聞。本諸其軀。直之志。固不墜也。茲用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

上評
氣出神起

昔唐李翱爲儀郎以鯁峭忤時宰爲時所稱當爾
爲令道固有難焉者抑古人有言曰人不躋于山
而躋于垤爾盍務懋勉有終人之操行則亦猶原
田也不殖將落

父

勅曰才德者天人之所蒸根也報才者與人抑有遁
焉者矣報德者與天雖顯潛異造淹驟殊期要其
致歸無或爽焉夫身沈而名飛未爲失數也爾生
員閔某乃其官某之父鄉宗稱孝江海方寸而身

旣不庸命亦隨盡公明不壽飄零清酒之談輔嗣
無年寂莫鷄窻之語如可贖也人百其身今爾子
鷺鷥飛光豫章挺秀出爲健令入典清曹蓋觀橋
梓之相承足齊彭殤于一致矣用以單恩贈爾如
爾子官日月其除風猷不遠其祇嘉命以蕃國華

王覺斯曰神峰標暎

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杜其初

勅曰朕聞謀臣盛於內則敵國衰於外此猛獸在山
之說也故善戰者戰於尊俎夫有儒雅雍都而能
佐箸出籌屹然干城之重使機能內握勝心外焚
者斯亦國之寶臣巴爾其官某學非私利胸有甲
兵束髮讀書蓄請纓棄繻之志策名登版表處囊
脫穎之能修虔太祝選雋司戎俎豆既所嘗聞
旅豈曰未學飲水始事聚米成謀幸公義策幹
司流竭忠之譽冀光庭宣猷牧監著修整之稱而

爾兼有其長。可謂英能特達。寡雙鮮二者矣。茲以
覃恩晉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今遠疆未伏。黔
未紆。朕新卽在悼前事之失。奮然有爲。雪耻除
勵成斯志。攻取之計。朕則一以責之。大司馬以及
其屬。爾其懋哉。四郊墮壘。則惟爾助。

王覺斯曰 廟堂拊髀之心。愾然紙上。

行人司行人姜應甲

勅曰朕欲周申天下使萬里之形章於洞闔是故慎
選輶軒之使而誦皇華之四章予曰有奔奏抑亦
厥生之資也爾具官某孤神絕照棲於至清應時
開目天良肇獲可謂殷殷之獸思我文罔者矣朕
以其精能署之使職屬者天下甫脫焦炙神液未
聚德澤教化隔於帷牆群羊蜚鴻在所形告山澤
之盜憑嘯不時朕慮志意之不通壅川取潰若子
大夫之能斯必有每懷之誠形於六轡不遑之義

古而宏
又許
西漢

又評
作不
妙

又評
古似國語

又評
現本

托於翩翩者矣。詩曰：旅方方剛，經營四方。此言廣
途之可遵，初功之未既也。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
郎。錫之勅命，古者行人之官，取諸機辯，捷給以口
支天下，今則不然。誠至為貴耳。夫士懷欺，則其能
不出，自朕卽位，所賢殄澄，剔既命爾矣。吏之初試
亦猶蒙泉也。養而日濟。

父

勅曰：朕所欲禮者，二道德之士。湛其玄修，耆宿之儒。
章為人瑞，此二者有道之主之所甚尊也。今既已

想見盛王

視學乞言，乃二義未行。朕心內媿，夫輪駁不望於
野，更老不立於庭，而以為世甚盛。朕不信也。爾生
員，姜立心，乃具官某之父。學道守已，行為人師，被
服造次，必於儒者。漢濱柴桑，同茲深隱。周老漢皓，
此其龐宿。如此則可以當典朝之物色矣。況於教
誨爾子，鬱為國華。雖不吾以，猶有達其道者乎。用
循覃典，封爾為文林郎。行人司行人，以爾善善爾
子，以爾子貴貴爾。如酬酢然，豈不宜哉。

嫡母

王評
關係大生
發有聲格

又評
苦蘊生色

勅曰以裴秀之才。而其嫡不以其故改妬。彼婦則有
然者也。且夫義固得而母之。則固其子也。而并
之。愚畔畫裏毛。區判吳越。夫是世故多孽子矣。爾
其官某嫡母胡氏。絲其不妬。而秉心均。所以江沱
可歌。螺負能似。今使在位。以之推賢。長吏以之字
氓。則僕可升公。而堂皇之下。皆吾子矣。春秋曰。紀
季姜歸于京師。此聖人欲以婦道化天下也。是用
追贈爾為孺人。今才爾子。則必賢爾。曰無忝爾所
生。豈有間乎。子固其子也。而名益彰。

生母

勅曰朕讀詩至小雅四牡之篇。乃廢書而歎。嗟乎古
之君臣。其各厲其義。則有如此也。其臣之勩。則曰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其君之體之曰。是用作謨。將
母來諗。蓋先王之錫類也。於使臣之母。抑若有加
焉。爾其官某生母朱氏。靜正有齊。柔嘉無遂。如月
幾望。娣袂其良。維風及頹。婦弗之得。啓厥令子。華
予使垣知伯仁。所自生。豈毛義之有喜。用循單典。
封爾為太孺人。嗚呼闕觀女貞。不必正。仁家人嚴。

君不必其父。勿替爾教。永終令名。

王覺斯曰：於古無所不取自西漢以上。醢淘醬
合如五侯鯖。

浙江湖州府烏程縣知縣胡開文

勅曰：國家故事，卽大賚亦若斷然。有靳於郡邑，吏需
時再期。臺使者以其績上，后乃司封以請。

祖宗之意，以爲畀之太易。彼必將大忽吾民耳。今朕
卽位，恢弘斯道。自士釋褐受選者，罔不褒朕。以天
下之才，皆可鼓勵而出。則使漢金璽其後，而朕綸
綍其前，未爲失計也。凡朕之意，亦以爲吾民而已。
爾具官某，良劔飛江神，則必發美錦，登廟華而可
尊。造車七年，發硯百里，以靜觀之久，當更始之時。

毛評
謂烏程吾
同年友釋
揚七年方
就選未到
官即膺單
在此自異
故文特切
合有體

度爾必能出漢吏之廉平體周官之能辨夫威鳳
之噦知其九苞名驥未馳決其千里遂以單恩授
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頃浙大吏上言時則五郡
大水幾反而湖爾菰城之民亦什五魚矣朕當食
失箸豈朕之不德致之歟今田禾盡漂饑又將至
爾其驅車遄邁爲朕拊循其効卽太傅封侯朕豈
有靳。

王覺斯曰布帛質而能暖芝蘭芬而自清

代言選卷之五

考績部

王鐸曰

神廟之世金革戰伐之事四五十年間不一二見見
卽奔走承序在泮一獻而已邇則不若是也在
內者及在外無兵之地不論已有兵之地督撫
偏裨提師不以接戰遷軍不以接餉雨旣至不
爲蕞笠之求強夷猛寇殺人盈野不以報聞惟
破城一及之耳是故陸人斃陸崖谷人斃崖谷

原野暴百姓之白骨。敵人割孳馬兔而東西走。卽監司以下有司一二賢者救禍不暇。官軍鞭有司如奴隸。殺搶吾民水火益深。然也有司當此時呼饑呼械。呼鄉兵馬齒。旣不能決躡而去。又不能分身催科于半死之民。四給于鼓鐸之音。其績用成而免于死。亾免于吏議也。百中八九人耳。惜哉焜耀被命之望。詭一得之其徼福不埒于更生乎哉。然則考之者誠足重矣。有首領股肱不手拇而爪毛。天恩民則誰不懼之作。

考績第五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徐光啓

制曰夫姬旦以禮樂造周。匡衡以詩書光漢。古之明宰皆出儒宗。蘊茲文心。彰爲治業。況於秘通圖緯。旁暢機能。天老受籙以配上台。子房運籌而詘羣策。有安社稷。宜錫山田。爾具官某。品詣孤清。學躋光大。廣川之悟。極於天人。翁歸之才。兼有文武。是知八索。微倚相之修能。亦粵

三朝。食甘盤之舊德。旣而狡夷發難。名疆坐摧。維爾

王評
瑤瑤渾疑
兼有之

又評
勸唱秋清

一評
鈴轉商周
作儷詞大
奇

投車蒲胥請纓南越遂以清切出領紛拏屬孫子
以練婦人資光弼之新壁壘會權貝錦自隳長城
朕知其人召還厥職啓心命說典禮咨夷猶且出
其幽通襄余欽若璣衡既正澤火俱宜是故綜子
之長以古爲鑑可使孝先悔笥家令羞囊鄒衍失
其譚天張衡詘於靈憲旁求旣得大猶以張金礪
朝夕之功玉鉉剛柔之節丙魏剗德爲之寬嚴房
杜并才致其謀斷翼宣之道斯不沒已嗚呼宰相
讀書个臣無技清謹故殊伴食厚重自非少文有

如爾者不亦難乎茲川晉爾階光祿大夫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錫之誥命爾其欽
哉益務懷忠絕欺秉禮緝敷四鄰歸耻一夫引辜
懷若撻之心負時瘵之思朕允保奭維若茲誥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

曾祖父

制曰朕聞祖考之嘉名美譽亦猶子孫之冕服宇牆
芘蔭宏多章施無旣故寶良禾而昧豐壤驚洪流
而開崑源皆爲繆愚失其本論爾徐珣乃具官某

之曾祖載其淳龐游於廣大非必彌衡溢氣尊一
鶚之能誠如季野不言備四時之德里懼陳君所
短盜畏彥方之知羊裘高風鹿門大隱雖杜機九
淵而彌蓄其氣故行山十驛而不昧其宗今爾孫
黼黻大猷丹青神化夢帝賚予得之玄契爲多率
祖攸行知所從來者遠是用追贈爾爲光祿大夫
如爾孫官錫之誥命洞酌注茲儻儻承其遠澤初
生詒厥瓜瓞報其本謀於戲休哉

王覺新曰如入清廟聽笙鏞之音則愈肅又曰
寔肖華亭不爲溢美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何吾騶

制曰夫車集輔以爲安。鼎居餼而徵寔。所以阿衡持
穀。有左右之功。傳說執烹。致羹梅之味。厥臣一个。
其道多端。喜哉之休。爛然可述。爾其官某體正骨。
強材宏道。廣自班禁。近遂迥時流。王庾并長。豐荒
迭資其穀。玉劉邢萃美華。實各報共春秋。用俾啓
心。藉聞逆耳。丁鴻入殿。則羣喙俱摧。孫奭升筵。則
崇顏立降。朕嘗悚承篤論。靜省微言。斯悟治平之
理。盡于詩書。補浴之功。存諸棊地。目成旣風。非假

又評
神快合環
題之妙

旁○求○人○情○所○歸○自○賢○夢○卜○宅○祭○斯○協○光○贊○有○徵○觀
其○懷○誠○絕○欺○循○體○訕○數○我○嘉○謀○則○曰○維○后○人○有○技
以○爲○若○已○誠○繇○進○無○面○從○斯○泯○後○言○于○退○食○居○無
私○黨○故○消○媚○嫉○于○公○朝○若○乃○綢繆○之○力○手○口○俱○瘖
夙○夜○之○共○頭○鬚○爲○變○孔○明○之○云○識○治○姚○崇○以○言○救
時○謀○斷○環○生○變○文○在○握○有○相○之○道○於○爾○歸○良○矣○通
綜○三○載○登○理○成○勞○朕○體○殷○宗○舊○學○之○思○循○周○后○明
禋○之○報○特○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今○內
憂○不○息○外○患○滋○生○朕○每○當○餐○爲○之○投○袂○冀○爾○引○多

文評

卽如此何

憂不太平

壘○之○慙○典○納○溝○之○懼○惕○棟○榱○之○戒○希○舟○川○之○能○遠
維○尼○父○持○危○之○言○近○申○晉○公○滅○賊○之○誓○集○思○以○濟
獨○立○無○撓○庶○幾○策○力○畢○升○陰○陽○不○戰○功○彰○傾○否○道
極○調○元○邦○其○永○孚○于○休○爾○有○無○窮○之○聞

文○文○起○曰○厥○臣○一○个○道○卽○多○端○策○力○畢○升○陰○陽
不○戰○乃○盡○之○矣○語○故○無○溢○也○又○曰○高○典○精○華○弟
齊○梁○而○子○唐○宋

王評
吳諫農箴

管理新餉戶部右侍郎周士樸

制曰朕撫宏圖時逢多事深懼帝王之道雜于富強百爾之才注于功利故以理財責之儒者治賦問諸端人爾具官某體正骨強才長慮遠出有異績入多讜言當逆豎殲豕方牙蠱蜂將變維時憐者智昏于襲石怯夫氣墜於當車資爾百里之瞻奮其一椎之擊言既驗矣禍亦隨之迨朕解紘更新用人維舊召司常伯旋陟小徒授杜預以度支任鄴侯而轉餉而爾審權金石竭慮中邊期于士飽

馬騰奮張撻伐非必天降地出妙嬋營綜會計有章綱條無弊蓋旣以兵多不戢大懷脫巾之憂亦繇賦出加征深切反裘之痛處茲旁午實亦奇難非爾之能孰肩斯任是用晉爾階正議大夫錫之誥命嗚呼今國比空錯世當轉振蠹積重則難剔病小愈而易加故時訕舉羸轉箸已窮於仰屋雖大來小往伏莽猶慮其升陵爾尚以正學籌財以深心保泰要引周官之制坐屈孔桑無禪元祐之衰退爲紹述凡茲安阜平康之福咸爾翼爲明聽

之功。

妻

制曰室家之壺景命侈其天釐風火之貞正位利乎王假妻者齊而兼士行家有以章國榮爾具官某妻累封淑人某氏易中饋之无遂詩季女而有齋當其斷織襄勤是使樂羊坐進及夫從官勗義因之李侃得遷乃若爾夫抗疏遺榮賴爾有蒙山借隱之致奉公不染賴爾無北門交謫之言此誠良士之師資簪笄之秀出茲用仍封爾爲淑人錫

之誥命比王臣而無成有終當有道而子被我佩
王覺斯曰碧光連日絳氣屬月

總督勦遼保定等處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副

都御史曹文衡

制曰夫詩頌元老易稱丈人以克壯之猶圖功何功
不奏以剛中之德制敵何敵不摧所以威形四騏
命隆三錫爾具官某不可親疎今之元敬兼備文
武比于修期筮厠棘庭忠形藥石處脂勿潤版曹
之良理繩不夢巖郡以治東海之謨每每南州之
賦芄芄凡諸炳然可得而述洎于三吳建節百吏
承風用使波鯨戢氛市犢解佩而時則逆首匪茹

一評
一詩一易
語相承
以縷不亂
凡文章細
心處

邊吏不咸。涇鎬坐蹠。甘泉爲震。喜峯之嚴。監曠若
莽。蒼薊輔之要。衝度猶枕席。朕輟箸而歎。拊髀誰
歸。睠爾千城。界之鎖鑰。北門資晉公之臥護。遼人
聞司馬而戒心。而旌節甫臨。壁壘遂變。部署刀鎧。
悉寓鈐謀。跋躋川原。周知要害。辛弃疾之威信。著
于車旗。程不識之精嚴。形諸刀斗。自可弓名克敵。
樓號籌邊。真有常武。江漢之風。非如灞上。棘門之
戲。爾能如此。朕復何憂。是用晉爾某階錫之誥。命
於戲。今胡運將盡。而我武未揚。維爾淵謀。不可聞

王評
以兵食兼
責臣使
疾聲呼餉
者口塞

見尚冀守其剛直。益以精沉。法濟寬嚴。合光弼子
儀爲一人之美策。兼兵食如羊祜。杜預有十年之
儲。無或示取。期必滅賊。室有土田。山川之報。召虎
豈徒精金古器。以寵奇章。爾其欽哉。無荒朕命。

妻

制曰。朕觀往古。曲軫勞臣。東山斧斨。婦歎形於鶴。蟻
朔方旃旆。閨思寫以蟲。螽惟夫靡室。與家其情。可
念。所以既富。方穀有好。必偕爾具官。某妻累封淑
人。某氏充瞿致孝。縱折有程。閨通禮文。婦供子職。

求之今代斯有至難。若乃敷歷中外，川霖金礪之功。又爾黽勉，有無游泳。方舟之力，況復江連沱汜。星被衾裯，梅桑以表心儀。樛藟之迎福祿，豈不足以示彼有位。消其伎心乎。茲用仍封爾爲淑人。錫之誥命，有美山河。無斃縞衣之志，尚同薪膽式追。錦繖之風。

王覺斯曰：聲勢精靈，悉備正爾渾穆。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解學龍

制曰：夫王猷允塞，而求闕虎价。人維藩之曰干城，所以山川土田，大醜江漢。精金古器，小報奇章。國有隆施，義存稱量。具官某，居品制才，矜節治氣。昔以直道，呈于凶氛。諫草雖焚，黨碑不沒。世歸正人之號，朕惟舊德之求。屬以江州重藩，比歲多事。爰命方叔，出總師干。所期萊公遙持鎖鑰，維爾機能。內秉成令，外馳遂俾。杜畿囚氣于荆湘，盧循墜魂于

嶺嶠人還禮樂。戶享農桑。僉曰西江今之樂土。慎封申畫。周嘉終始之功。足食銷兵。唐列上中之考。是用階爾通議大夫。錫之誥命。今鷗鷺日繁。豨突不已。大江右左。賊所必窺。三楚襟喉。兵不加益。尚益體求駿聽。輦之意。厲聞鷗擊楫之心。共武匡王。功苟奏膚。於六月折首獲醜。國必有賞。於三年朕不食言。爾無荒命。

王覺斯曰安重宋人不能

吏科給事中宋權

勅曰夫人鑑則明主之所取也。取諸人鑑必取諸疆。骨深識之士。以爲其於事無避。而天下之議論有。其歸矣。古之帝王求得其人。則必貴尚其言。以章其志。故其詩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爾其官某。靜沈之德。以致其才。當牧陽汾。寬健俱出。烹鮮拔薤。原田積歌。夫長吏者天下之所歸能也。其不忍于吾民而健持其官。則朕謂其人必致忠而氣出。是故擢爾華要。試之天垣。維爾主其疆。遂耻爲伊優。

王評

高華如朱

霞天半

又評

強骨出態

又評
妙

其身嶽然。風論山立。剔滌塗駁。竭忠盡誠。昔彥伯
救時。著樞機之論。李藩批勅。蘊宰相之能。以今量
古。豈不然乎。茲用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今
吏道多端。而才効不出。朕外責主爵吏。而內望子
子。必圖之。苟使吏無弊。天下治矣。其不然。使吏無
度。弊天下亦治。

父

勅曰。夫循吏之德。雖更十世不可忘也。漢光武之封
卓茂。去其爲令二十餘年。然其詔書則曰。名冠天

下。當受天下重賞。道止其身。而報若此。矧夫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者。歟。爾原任山東登州府福山縣
知縣。贈文林郎。山西陽曲縣知縣。宋沾乃具官某
之父。明體達用。卓然儒者。學問宏廣。小試鳴琴。觀
其敏。奏牛軛。清徵馬骨。釜魚之所。揚義車禽之所。
獻靈。汝陰神父。和寧慈君。可以方斯。則其茂出者
矣。盡瘁中殞。以軀徇官。而傳譜再傳。狐教無貳。是
父是子。可得而觀焉。語有之曰。樹落則糞。本鳥有
懷。其龜寶而不知其所從來者乎。是用改贈爾爲

又評
文章得絕
處逢生之
妙

徵仕郎吏科給事中如爾子官錫之勅命彌章鯉
庭他日之心斯知喬木世臣之謂。

嫡母

勅曰維婦亦百行也。然而莫不有其本務焉。不孝其
上而能不妬與慈以及其下者未之嘗聞。爾贈孺
人以孝旌張氏乃故具官某之妻。今具官某之嫡
母美在其中。聲聞于外。觀夫所司之所條上往紼
之所致。稱崔婦趙妻不足爲孝。若乃佐夫以正逮
下之仁。斯俾螽羽騰誥。江沱載詠。鳴鳩有如一之

性。倉庚爲化。妬之美。鬚眉所難。是爲備德。用贈
仍孺人錫之勅。命嗚呼。非其生而祝。似移其孝。以
教忠厥。惟休哉。

生母

勅曰夫貞母之教其子至矣。矢于靡他。猶曰。豕乃辟
也。云爾。其子受之以共其官。復何尤焉。爾封太孺
人以節旌丁氏乃具官某之生母。自爾夫死。勞以
往。皆未亾。茶茹之年。持爾貞凝。不可轉卷。聽淒誥
于黃鵠。仰嚴幹于懷清。燦彼國常光于女乘。今爾

子纍何著節慷慨颺忠。凡掖垣骨鯁之聲皆霜閫
身先之教。是用嘉爾封爾仍太孺人嗚呼以茲再
命報其三遷不爲負人母矣聞者其興
王覺斯曰主以風骨神韻自會

吏科給事中曹履泰

勅曰夫欲澄滌六宇其必繇吏治乎。今選舉滋繁才
遁功紕使朕日發誠而時察之不如求正色之士
立於朕前是能爲朕治吏使朕不惑也爾其官某
風道道疑掌蹠高遠當其筮仕試於溫陵時值鯨
鯢涉波鴻鴈蜚野特爾衽席內蔽干櫓外施晉陽
之非繭絲朝誥之爲利器循卓之致于此可觀旣
擢夕郎使表天掖而爾清剛彌厲鯁固不撓業廸
之心形爲涕哭指畫之氣發於精微干言有入骨

之誠。號揚章揚庭之力。是使人材日出。吏道不刊。斯誠百爾之所歸能。重旒之所取照也。朕甚喜得子。是用改授子爲徵仕郎錫之勅命。嗚呼。惟愛必犯。惟直必平。谷永繁稱不爲能。諍義縱驚擊不能爲。治爾其念之。休惕惟厲。思免厥愆。

父

勅曰。朕觀董子之言曰。孝子之義。取之于土。董子以爲上不自有其功名。而歸之火。是土之孝火也。然而燬物著光。火之自爲功名。而下教其土。董子又

烏。知火之慈土。有如此者乎。爾原任河南汝寧府羅山縣知縣。贈文林郎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知縣曹嘉謨。乃具官某之父。處爲名儒。位稱循吏。鄭獯獨冷。底髦士於成材。潘縣俱春。蜚神君之極譽。至於教誨爾子。鞶韜于時。出則流膏。入而納誨。是宜綽琰治譜。秘爲家珍。斯知礪毅直聲。本諸庭授。緬懷舊德。能不慨然。茲用改贈爾爲徵仕郎。吏科給事中。如爾子官錫之勅命。嗚呼。朕爲人子。報其父如此。國常固然。雖然。何以報朕。

人評
日極生姿

文文起曰立論必光偉豎義必精玄

戶科給事中馮元飈

勅曰夫功言之道如燧日相取朕治天下欲使致言者司功致功者司言致言者司功朕猶將疑之致功者司言則天下之所共信也且夫治氣強立非一日之積也其人功見焉其力出其力出則天下之理歸之是故其言幾深可得而恃爾其官某襟蘊鋒岸悉本文心前令榕城惠政挺紀屬寇盜發海水爲飛爾以書生暇整辦賊俘馘五百名酋駝奔旣復揚鬢沸浪檣櫓壓城而爾機能非徒墨守

又評
叙事
辭賦

設奇制勝。過來邀歸。不俟外援。破賊滿萬。產蛙掘鼠。方斯恤焉。朕心壯之。召居禁掖。益復鼓勵。哭歎俱興。諫舌杯文。不避權近。至之。言歸于倫。春。凡爾所條。皆相時寔先。拊鞮批肯。不為卮汗。是故能言之士。皆以為難。夫恆星豆離。推明太紫。羣嶺鱗。壽仰高中。黃諫者林。立歸健于爾。特茲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嗚呼。爾職于計。是其畔也。夫錢穀大命。而呈于小數。不察則日。細察之。至精懼與治遠。朕今務興王道。爾規其大。爾無面從。

妻

勅曰。夫人妻之德。非其至健。則亦不能持也。許允賈言。若其妻婦人者。不其墮歟。爾封孺人。鄔氏乃具官某之妻。以其家貴。則宜桃李驕。以其夫貴。則宜山河炫。美以其嬪于清白。則宜與北門交。徧之懟。以其相彼忠剛。則宜懷谷風。予女之懼。今俱不然。豈非女士乎。茲用仍封爾為孺人。錫之勅命。嗚呼。惟婦職亦諍寔。惟爾夫允師。

五評
是亦一法

父

制曰昔在

皇祖顯皇之世居德秉禮典勵天下謹嚴近侍不界以權而山澤征權之政或使爲之者以爲其事未屑固非可以煩士夫也然而鴟狐宵張啤櫻四出其時士大夫率能矯厲風節與相撓持而上亦務爲優容嚴幹之士雖亢無悔朕尚嘉深歎以爲一時上下皆可紀也爾原任南京太僕寺少卿贈太常寺卿正議大夫馮若愚乃其官某之父昔

又評
大關係

以嶮望出守荆襄時徂稅使矯虔三湘騷沸恃爾鯁正豚畜虎狼致命元威幾于破柱元賞之杖神策楊秉之捕任方可謂嶽然不畏疆禦者矣既呈箕錦蜚語日聞

顯皇聖明有詔勿問料鬚而免斯有奇焉然猶十年不遷丐還初服

皇考御極筭發衣裳陟于卿華有如威鳳寧遂涓隕形亾道存茲以爾子有聲諫垣用追贈爾仍正議大夫錫之誥命嗟乎颺颺之義雖使矇者捫鐘揣

循知爲父風。朕以甘棠式于爾子。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母

制曰：夫闡德非朕之所嘗聞也。然而其理微著，上圭日景可測而得矣。測婦以夫，測母以子，爾贈淑人顧氏，乃原任具官某之妻。今具官某之母明于理道，并繼之英，跡其靜正，有齋淑慎不忒，而爾夫資之以健，正能其官。爾子儀之以清貞，紹其父思齊聖善，豈有疑乎？詩悲鞠我，禮痛道捲，顧處前喪，曷醜軻母，嗚呼！用是贈爾仍淑人錫之誥，命繫爾子忠。斯爾口澤，惟爾無斁。

繼母

制曰：語有之。繼母食子，雖肥不澤，傷哉言乎！然而秦翟之義，胡不聞焉？爾贈淑人姚氏，乃原任具官某之繼妻，今具官某之繼母，承人梁笄而不愆，主婦莫莫之容，樂我綈綦，而能偕君子陽陽之致，斯已奇矣。至于桑蟲祝似，鳩鳩秉均，尤非并珈可得而及。茲用仍贈爾爲淑人，錫之誥，命嗚呼慈孝至性。

詎○關○裏○毛○不○忤○之○德○敬○告○百○爾○

王覺斯曰人有可稱文字亦得劉濼如意又曰
凡刊新華決得嚴岸此推鴻寶聖手

巡視兩關河南道監察御史傅永淳

勅曰朕思禦夷之道在明虛實寔者簡詰戎兵澄滌
將吏虛則以氣取之耳制使御史察視疆關取詣
其權重職雄得以扞彈一切然朕謂不如取諸其
人之疆血爲可恃也強直則其志不回其志不回
則其氣騰涌而出志氣之致功譬磁之致鐵也
爾具官某自其爲令已章健聲洎入中臺彌徵嚴
節鯁固自遂謙謏屢聞朕時一見其人識其風論
心知斯士國之寶臣夫惟負氣無懼之夫可以當

凶○任○大○繇○是○命○爾○握○斧○當○關○今○東○首○鸞○棲○乘○間○必
覆○而○邊○臣○聞○懦○不○知○所○持○竦○韋○之○才○萃○于○養○驥○投
超○之○氣○沒○于○譁○呼○法○令○不○張○務○為○蒙○惑○微○爾○品○照
四○出○鐵○柱○不○撓○亦○苟○使○朕○東○顧○勿○憂○當○食○無○歎○乎
是○用○嘉○爾○階○爾○仍○文○林○郎○錫○之○勅○命○昔○李○恂○之○按
幽○州○賈○忠○之○使○遠○左○並○以○御○史○持○節○極○命○威○能○鈎
致○虜○情○贊○禪○廟○畫○爾○尚○務○追○昔○軌○致○其○成○功○詩○不
云○乎○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爾○其○念○哉○

王覺斯曰有方畧有駕馭有提掇

福建道監察御史祁彪佳

文評
非有代之
嚴者其上
烏得而寬
惟其貴在
之為論非
徒文味樂
古

勅曰御史督刺天下道兼論察天下因之以無蔽奸
遁誅其天子得之則亦可以穆然無為而守其旒
纁夫君道主靜而尚寬以為御史能其官則能使
其君如此故重御史也爾其官某茂才通明正骨
強立始以詔齒試于祥刑而審克致精備頗矯聽
是使老吏失氣格丘絕呼夫學問之能必徵于折
獄正直之氣必出于平情是用權爾蘭臺資其藥
論維爾洞垣取識沒羽章忠朕嘗覆子昌言識其

又評
遠是世培
一部兼疏
其精要
滋基浦

又評
世培已不
負矣

風旨大都欲以道維法以禮劑威以謹微為宮府
之防以規大為中邊之計官邪著而流民者國十
治文章學治功利凡茲斐迪悉本精誠斯悟前賢
非為俊物茲授爾借仍文林郎錫之勅命爾既被
命持斧三吳大江之間國之腰管時則水旱寇賊
姦宄豪強旁午奔會朕甚憂之冀子播山無替朕
命張綱范滂則亦猶人爾其念哉

妻

勅曰夫人妻之道亦以諍諍亦以法法猶夫朕之有

諍臣法吏也苟得其人朕烏能忽之哉維朕亦以
訓有位爾封孺人商氏乃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商
周祚之女其官某之妻承尊以孝處貴不驕宜其
家人勗哉夫子靜好既著富綬與偕稱滂茹慮罔
濃桃李觀于皂囊謬謬驄馬行行非有旁撓則知
中贊矣是用嘉爾封爾仍孺人嗚呼履盈襲盛明
哲所憂繫爾女士益凜釜滿則永有慶

父

制曰夫水雖傳器不易其味詩云洞酌彼行潦挹彼

又評
傳端不易
味何處得
此妙喻

注茲可以儉儉。此言澤自遠而能流體有分而必
合也。父子之道則亦宜然。爾原任江西布政使司
兼按察司僉事寧太兵備道祁永燦乃其官某之
父才峰道岸學圃書倉箴令巖城遂昭義問留樞
小滯大猶宏張觀于旌艘三載之功動聞豐鎬萬
年之計一麾章貢再見曩黃甲學相摩才名愈盛
而強直多忤淹疎屢摧符離又謫湯沐為壯既而
入守戎曹姚元之之條貫出陳時臬謝夷吾之功
能積勞方遷引疴奄隕而國僑五殺農春並停峴

又評
歷落終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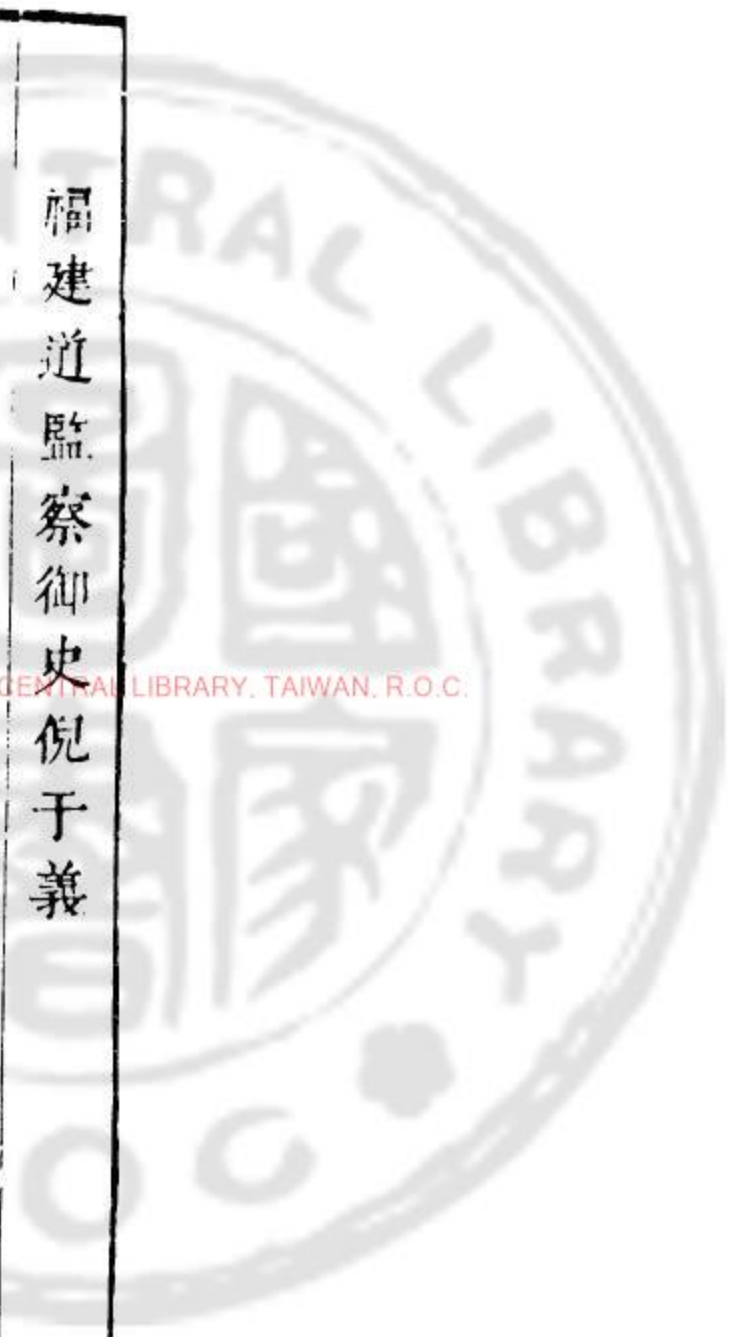
又評
何減周書

首桐鄉碑俎相望生誨死慕形沉名飛若彼趨庭
章于執法教忠禪直又何奇乎茲用贈爾階大山
大夫錫之誥命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以及爾子
延世長矣尚無冥昧益佑啓爾後人
文文起曰古色能秀如豐城劍埋土千年淬
華陰之泥燁然光朗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于義

勅曰國家廣羅文學之士以實華貫緩則期之陽鉉
 此艾蒿之說也。急則使之頓脫自見耳。況夫御史
 雄職士且初試非以其教成名立胡為授之不疑
 歟。爾具官某神明激朗風格挺寒當其揚藻宏文
 讀書天祿蓋亦哀舉。適于藹多既以達材試之執
 法而爾膽微守閣能見司城遂使豪貴歛手而避
 驄車。姦萌望風而驚豸角肅清之効俄頃已彰。要
 子所持歸諸不擾非嘗毛鷲為治搏擊明威斯知

王
深明治休



又評
仁人

又評
執休
西史

鸞鳳不同鷹隼。用是爾嘉階爾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朕以法治天下。而犯法者日多。鈇鋸四馳。貫索盈咽。意者本計未得。是使王鉄不靈。歐爾爲仁。長之學則既三年矣。尚朝夕納誨。余德即一日攬。轉亦必持其體。要以爭朕則聽汝庸汝。

王覺斯曰光偉嚴潔

廣東道監察御史吳振纓

勅曰。夫才氣二者。所以興世致功。天下之所大賴也。然猶有患。正才以學治氣。以識學識出。而可以無。敗才佚氣矣。朕慎難臺諫。冀求名儒。非徒健持貴。其間道爾具官某。績學名通。居身高遠。試于宰士。知爲吉人。時使掄才。咸稱得俊。朕本宋宗。慎簡之法。因劉摯。效用之心。擢真諫臺。日聞讜說。大微對。仗小試。司城瞻日。並舒。啣轡無失。夫諫官之道。貴去名心。法吏之威懼。千元氣。是以雖存藥口。必不。

又評
錄中翰爲
御史故實
補切
又評
真寔學問

以○摘○剔○幽○曖○明○皎○日○之○衷○雖○有○鐵○肝○必○不○以○刑○削○
太○和○表○清○霜○之○力○如○爾○志○貞○學○廣○誠○至○識○尊○庶○幾○
蕭○燧○之○遠○時○名○陳○瓘○之○持○大○體○是○用○嘉○爾○階○爾○文○
林○郎○錫○之○勅○命○朕○謂○天○下○可○澄○滌○而○治○也○將○亦○咏○
皇○華○之○詩○使○子○攬○轡○抑○宋○臣○曾○華○之○言○曰○御○史○責○
人○人○亦○有○責○之○者○斯○言○燥○然○爾○尚○繹○思○不○懈○于○位○
文○文○起○曰○諫○官○有○學○識○何○患○才○氣○不○出○寒○蟬○悶○
然○只○是○肚○子○空○疎○胸○中○沒○楛○柄○耳○

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王肇坤

勅曰夫刑者聖人所以厲教天下文明之歸也易賁
旅之德綜於火離取諸此矣是故不宜付之法吏
而宜付之通儒甚明爾其官某仁義之學注為哀
敬詩書之氣被于簡帛精聽審稽以佐其長郵罰
是麗倫要可求奇請他比則不為也自頃臺處寇
宄暴悖日出禁之不止人用泯彝朕欲稍糾以嚴
示世難犯而所司不察或為刻深刻深之治豈曰
嚴耶若斯明清庶幾德禮用俾有衆知朕下車之

評

似夏商

評

治肯綮

評

道根莖

評

評

心是則子之忠也。夫臯陶之曰邁種，伯夷所以折
民，豈意朕之庶臣有能明此者乎？茲以奏績授爾
階，承德。耶錫之勅命，嗚呼爾道之平，可以幸世。其
敬之哉。書曰：慎厥始，惟厥終，終以不困。

妻

勅曰：夫在席物之細者也。昔之仁人，猶以為棄微則
遺故，遺故則不足教義。矧茲好逮，爾某官妻葉氏
始居約時，宮鐘已著，風雨恐懼，方舟泳游，足明
勉之心，微靜好之德矣。假其綉綦，不替黻佩，相將
豈不鷄且蟲，薨時榮夢寤房，敷輿幅永篋，從依乎
遺。袿間然，則誠可念。爰贈爾為安人，雖入宮而不
見，尚有好于而家。

繼妻

勅曰：人臣遂志，致能豈不以內助哉？房共絲而樂室，
有謫則悲，悲使忠，樂而才出，爾某官某繼妻張
氏善相爾夫，以能其職，審克之道，依於哲人，是使
下無度情，上不繆聽，鈞鉅遜察，嘉肺歸平，而罔家
于辭，窶悴弗歎，雖欲不功，爾中贊其可得乎？茲用

封爾為安人。嗚呼。爾尚敦戒無替。則亦有無窮之聞。

父

勅曰。凡天之道。明報而已。故或報其德。而報諸其子。未為遼邈也。明王則之。或報其功。而報諸其父。道亦宜然。爾王文煥。乃其官某之父。聚義連仁。有如。槃。緝。觀。其。茂。體。鋒。岸。俱。爽。自。可。民。比。無。懷。世。還。繩。結。而。當。意。激。義。起。任。俠。出。施。一。州。之。人。悉。同。憂。患。傾。舟。分。宅。復。何。以。知。其。美。乎。爾。宜。容。駟。馬。今。爾。子。

文誥
先秦文

又評
高文典册

惟良折獄。淑問有稱。本厥繇來。能不汝尚。用封爾為承德郎。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錫之勅命。維易有之。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宜其然哉。

母

勅曰。父之教子也。不如其母。以其靜專而察微。其子之成敗。無遁焉者。是故其子之成。尤功母哉。爾張氏。乃某官某之母。持詩有齋。體易無遂。簞食著孝。沱池敷和。匍匐凡民之喪。只且君子之樂。謂之女士。斯不誣矣。至若教誨爾子。陶孟之能。日闕平反。

式資明允。以是汝。封爾爲安人。錫之勅命於都。休哉北堂侍奉。不其有輝。

王覺斯曰。上自夏商。下至西漢。而止。以求其情。

四川遵義軍民府知府黃立言

制曰。朕觀漢代邊徼守臣。悉資將畧。李廣魏尚。祭彤。任延之徒。才氣鋒舉。抗稜籠裔。然固非能闢國百里也。循持無失而已。國家以爲守者。文德非必。赴。桓雖絕隘巖陁。惟任儒士。顧以國靈不貲。恒得其人。爾具官某。屢試而効。移守并河。其治文明。傳以嚴。健農桑。苦刃相錯。爲功使德。浸于中。威行旁遠。朕聞而尚之。朕惟繇秦迄今。二千餘年。猶狘之種。驟被冠裳。方踰再紀。譬十年之病。療始淹旬。嘗慮。

乘○羸○歷○然而○作○得○子○拊○循○更○益○繼○者○踵○事○勿○失○則○
亦○可○以○無○患○矣○用○旌○子○以○風○可○階○中○憲○大○夫○錫○之○
誥○命○朕○今○所○持○大○振○天○下○者○其○道○有○三○曰○重○守○令○
慎○疆○圉○破○資○格○而○已○三○者○以○子○塞○其○二○則○朕○豈○得○
不○又○圖○其○一○乎○翹○車○在○前○冀○子○終○譽○

妻

制曰朕聞馮寶之守南涼其婦洗為之謀之無有失
也○豈○勇○可○習○惟○婦○亦○然○歟○爾○其○官○某○妻○封○宜○人○某
氏○以○中○華○燕○婉○從○其○夫○萬○里○戎○馬○侏○離○不○以○為○懼○

文詔
內明言其

可見者是
亦語甚簡
貴

今○卽○謂○爾○夫○所○綏○民○靖○夷○者○舉○繇○中○贊○朕○不○能○知○
然○固○已○難○矣○用○加○封○爾○為○恭○人○慎○勿○以○命○服○為○易○
游○恩○為○常○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父

制曰夫功業非一日之積也其始必有其見端如火
熒○然○終○則○熏○轅○其○父○子○之○間○乎○爾○原○任○徵○仕○郎○長○
稜○衛○經○歷○司○經○歷○贈○奉○政○大○夫○四○川○遵○義○府○同○知○
黃○登○乃○具○官○某○之○父○原○其○夙○所○居○職○比○于○古○之○叅○
軍○受○官○銓○銜○而○臨○戎○幕○左○右○執○韋○咄○嗟○鈴○符○克○以○

文評
父子二職
疑武疑文
拈合甚巧
文特不見
巧見大

子稱爲時所譽。則亦文武之資也。施于爾子。領符
繩。以拘羣庶。外控諸蠻。禮樂機能。張弛不失。雖
專城爲貴。其道豈有殊歟。是父是子。允文允武。用
加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尚祇承哉。卽報朕
者。其益佑啓爾子。如爾結草。

母

誥日記有之。母沒而楛捲不能飲焉。澤存焉。爾稚而
言之。亦可曰。母沒而蒯麻不能御焉。教存焉。爾爾
贈宜人劉氏。乃其官某之母。操績致勤。敬姜復出。

爾子之疆立不息。自其成童。則已然矣。今貴五馬
而銮輿不速。康伯擁綿以泣。寇萊捫足而號。陟彼
岵兮。是可痛也。朕用加贈爾恭人。旌而有子。嗚呼
夫。既有子。云何不喜。

文文起曰。高渾精堅。不讀前漢文。千遍不知此
味。

王覺斯曰。漢詔疑茂。其大槩然也。然亦不少點
澹。其間靈出華飛。什只二三耳。凡鴻寶所爲
秦漢文。疑茂之中。靈華必見。此又昔賢所難。

浙江寧波府推官李清

勅曰人亦有言。以法律爲詩書。夫以法律爲詩書。不猶愈於以非法律爲法律者乎。朕讀詩書爲仁義至精之言者。靡不致詳法令。而

高皇帝之制律。又什九取諸詩書。稽古憲今。豈有敝歟。其上自司寇庭尉。下至畿國聽稽之司。朕則一古先聖王之道。

高皇帝之意。左握詩書。右持法律。參伍考平焉。爾具官某。本諸鼎心。致精審克。東海之無寃民。朕則聞

之。維。甬。海。邦。罔。不。寇。賊。再。歲。以。來。遂。以。衰。止。則。刑。
平。之。効。乎。用。階。爾。文。林。郎。錫。之。勅。命。書。不。云。乎。哲。
人。惟。刑。無。疆。之。辭。爾。其。懋。哉。

妻

勅曰法吏之妻。勗哉夫子。有如日無以喜怒生殺人。
則已幾矣。爾具官某妻陳氏。自爾夫之以哀敬明。
清著平東海。中贊之力。則已彰然。且夫窶貧者。士。
之所歎。而况婦人乎。視斯陽陽。彌微齊德。茲用封。
爾爲孺人。錫之勅命。尚益敬戒。無替則亦有無寧。

之問

父

勅曰夫水之傳噐也。雖方圓致殊。而不易其味。父之。
傳子。則亦猶然。爾生員李長祺。乃具官某之父。以。
大儒名卿爲之祖。若父。而其子則亦有良吏之聲。
於天下。卽爾中處。述作已明。若以朕所聞。其才甚。
高。而學廣。義多。卽微其祖父。若子亦豈可沒哉。茲。
贈爾爲某官。錫之勅命。嗚呼。不於其身。則於其子。
信夫。

王覺斯曰漢詔遜其矯厲

母

勅曰天下之不治。則繇士大夫不篤其倫。不高其節。不篤其倫。則其義微。不高其節。則其功墮。士行如此。朕欲以婦德正之耳。爾以節旌姜氏。乃具官某之母。松栢之心。是天所篤。靡他靡慝。誓存共姜。取爾孤貞。布諸百爾。可使居恒厲氣。不紕其功。臨危致身。不沒其義。道關風會。詎曰渺微。茲封爾爲太夫人。錫之勅命。嗚呼。以爾父之鯁固。爾夫父祖之忠貞。萃靈於爾。爾子則亦於是。有祥刑之譽。誰謂節苦而道窮乎。

王覺斯曰卮胡劍起莫喻其情此

熙朝之典册高文亦望族之赤刀大訓

江西臨江府推官今陞東城兵馬指揮司指揮

田蘇兆

勅曰吏治之大者無如理人禁非埋人則冤抑寡禁
非則豪宄紉審若能之何施不可哉爾其官某當
理洪州強立察朗僉曰清霜移試輦轂益彰通敏
其明習精練所繇來矣故曰習者之門巧者不過
仍以往績授爾階文林郎錫之物命使爾司城佐
臺使者之察也夫都城百華所歸譬則松栢之下
必有叢草爾職叅吏將抑其典文厲武慈健並章

庶以不墜典聽朕教

王覺斯曰體立而才備

直隸鳳陽府潁州知州沈延祖

制曰朕觀往代多以其國重臣貴職養優方州而今特使士初試及一命以上者爲之夫

祖宗之意以爲爲臣養優則不如其爲國責勛也然而責之已甚矣郡督其上譬托頭于肩而邑之肩之猶指之仰臂也輻軸相維設於其中有難爲者焉爾具官某守其家學教爲國華文啓雄騫才鋒

健出屬以筮仕授之名州惟汝陰爲中都根本之區况比歲當災盜游仍之會資爾心品如水月鏡

上評
何州牧之
雅如畫

非鈎介浦珠還知孟嘗之異越王石見長虞愿之
清誠可雨號隨車天名照熾是用嘉爾授爾階奉
直大夫錫之誥命抑古人有言曰諸侯並立終善
者長焉寧先病而後瘳詎先瘳而後病乎毋棄爾
勞則維王休

父

制曰朕惟爲人之道以才術世以福自衛視爲固然
不知其必有取之取之則必其父也夫遠或難稽
再世之澤如出戶顧廬返踵可得爾生員授儒官

沈應和乃其官某之父才名江海學號劇翁毫茂
可觀神清不俗且周旋不報循月令掩骼之文洽
比孔云市馮謹焚券之義俱非斯代可得而求夫
景必隨形枝皆稟柢故知韋經之傳爲世業于閭
以報其前修矣爰是封爾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
其自今往則益迪爾子俾罔或恃罔或憚罔方成
而忽墮

王覺斯曰愈古愈妍愈妍愈奧

王評
精要洞髓

又評
賈古

又評
得休

浙江嘉興府崇德縣知縣龔立本

勅曰。今欲乂安天下。使枹鼓不驚。至治日出。其道必
繇于得吏。吏必自邑令始矣。朕求民之莫當饋輒
歎。亦維古之治主。璽金茅土。廣厲循良。朕師其意
不敢忽也。爾具官某。學成有用。體請無塵。乘鐸村
蒸。分符瘠起。頃臺使者。覩縷上言。凡夫田疇子弟。
琴鳥童禽。形其至誠。敷爲大象。亦旣卓朗。章于聽
觀。朕用爾嘉。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抑聞之曾
子譽。衰于宣成。是則可憂也。爾盍懋勉。其惟有終。

浙江金華府金華縣知縣項人龍

勅曰夫吏治者精微之業也有民人社稷禮樂兵刑

儒者之務詩書所求莫不歸之苟能其官抑將可

以為大臣爾具官某治癸三年大吏上其績曰無

不辦者所司覈之曰密是則朕之所厚望也昌熒

簡始佐潁川遂期宰相漢制郡邑高等人為三公

皆為循端測歸區量才際顧今猶以恒貫階爾文

林郎錫之勅命仰士初試使一邑之人親之如父

母而其聲聞於天子雖不遽顯亦可謂之道行志

文評

聖明召試館

職之意十

是較然

又加

期斷包卓

史遷以後

未見



得矣於戲是豈可以不終哉

妻

勅曰夫受人之民人而為之收之是豈一人之為乎。出則其父事兄事示之水薙入則其同夢傲於鷄。蠱如此以幾不墜董焉爾爾具官某妻程氏室家之壺非朕所聞若以爾夫宰邑邑治化成名立自朕觀之不有羣資則有陰贊不然則其無中率也。用封爾為孺人錫之勅命於戲含章有終妻道也。尚引弗替永孚于休。

文評
無字不虛
無字不寔
得休善贊

父

勅曰易曰黃離元吉黃土色也上父火而襲其文明猶之子父相附麗以為道故得吉焉爾項元輔具官某之父朕聞其慕義抗躬志節挺舉學儒不成棄而學劍爾子偉達之氣著于專城則亦其道也是用封爾為文林郎如爾子官錫之勅命且夫官怠於宦成曾子之所以誠曾元也他日又獨立豈忘斯義乎

母

文評
解易有本

文評
只五十字
下洞萬淵
歸於渾重
此手豈可
思議

勅曰夫橫海之鱗不生於蹄齧彌天之翼不奮於蜂
房以言乎德產則亦有之矣萬物之榮各功其母
詎可誣哉爾方氏乃具官某之母繇爾以母道教
爾子使其邑人有孔邇之戴其子衆母其母母師
比以三年之成授爾封孺人錫之勅命卽定於民
不能誠求如保赤子者皆爲媿其母矣念之哉爾
有母遺

文文起曰此真王言古不以貌有典有則矣又
曰道行志得民父母誰念及茲念及茲當無弗
爲樂只也者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知縣劉勳

勅曰吏道多端其大要使民親之而已朕南睽荆楚

師荒繹然夏口兵衝昔人之所慮也然今者沸羹

之勢極于潢池揭竿之心生於愁苦聚天下之才

無制賊者聚天下之德無親民者奚惑乎夫吏親

民則民知死長民知死長則其氣出何賊之慮爾

具官某勤勤翼翼比及三年其效則使獲薪無歎

頰尼絕譟旅樂其塗寇畏其界大吏考之曰未嘗

有諒矣杜陶以來二千餘年以子張楚可授階文

又評

宋取西京

特見層折

又評

高峭

林郎錫之勅命朕以宰之能通于天下則翼宣之道出焉是以有宏文之令爾其懋哉

妻

勅曰妻之曰齊吏之曰理內有齊德者外有理人之功民之父母有與共為之者焉爾孫氏乃具官某之妻朕則有聞爾夫至清絕塵形諸馬骨當是之時室人謫之亦烏能介然無變至於三年乎三年而不變其於妻道則亦以成用是封爾為孺人錫之勅命於戲其益尼勉思日贊贊襄哉

文評
古而曲

父

勅曰凡人蚤成必其父之遺其未竟必遺諸其子夫父子同體今以其潛顯殊邁或疑之是猶疑寒暑非一歲之功詎可乎爾貢生劉志宇乃具官某之父積道窮經淹躓以死孔子曰有命豈不然哉今爾子英挺驟董為吏聲出獨立之義既炳以章蓋天之道猶張弓亦有不誣者矣茲用贈爾文林郎如爾子官錫之勅命冀爾不昧佑啓爾子規遠持終即復結草不如斯報也

文評
八字寫盡

母

勅白甚哉婦德之爲宮鐘也。其夫若子鼓而聲之。烏
可得沒哉。爾馮氏乃其官某之母。何以知其順。以
其夫之名儒。何以知其慈。以其子之名吏。天下烏
有積行之士。無耦德。其間奉公之臣。無教勅。其上
者乎。茲用封爾爲孺人。錫之勅命。猶歟。於是則有
無窮之聞。壽母純嘏。
文文起。口才則制。賊德則親。民民親而氣出。則
德乃以制。賊也。九人蚤成。必父之遺。皆爲格言。

代言如斯。洵能體驗。

綸絲規模。雲漢矣。



湖廣荊州府石首縣知縣譚尚炯

三評

明于經世

出以老筆

文評

文情茂潔

王評

左國

王評

古文

王評

豈非漢詔

勅曰今治令已甚司勛則亦治之司庾則亦治之夫
 使司勛正詞以治其繭絲而司庾愷志以治其保
 障天下豈有完令哉詩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
 之疚不如茲此言民窮而吏益困也咨爾具官某
 政刑德禮條然以章輯和民人莫不夷憚下戴其
 上牛車自輸非假羽毛聲稱日出如此則可謂之
 賢人君子矣朕以楚野豸游承兵革粵波南及壑
 以游鯁秦蔓西延嫁之奔豕確瘵相望化蕩傲然

王評
深見史
文評
館職求諸
推知一時
推典有此
推明
王評
一唱三嘆

文評
古聲有味
王評
新波可悅

王評
便可立致
太平

王評
文毅獨轉
不難其古
滋難其古
潔中鮮明

每○睇○衡○湘○嶽○焉○廢○箸○嗟○乎○荷○俾○列○城○之○長○悉○如○爾○
良○朕○復○何○憂○哉○嘉○迺○不○績○可○階○文○林○郎○錫○之○勅○命○
維○朕○以○為○治○之○已○其○報○亦○宜○然○今○宏○文○之○求○移○諸○
循○茂○底○之○厲○之○則○亦○至○矣○其○益○殫○厥○心○遠○期○宰○世○
天○下○安○得○謂○吾○民○父○母○不○可○與○于○股○肱○乎○

妻

勅○曰○謀○及○婦○人○古○之○戒○也○不○曰○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乎○且○夫○謫○徧○于○室○而○能○陽○陽○左○簧○右○房○者○幾○人○哉○
爾○具○官○某○妻○劉○氏○絲○其○明○理○習○勤○終○窶○不○怨○于○是○

爾○夫○得○自○矯○挺○品○志○懸○魚○不○以○官○財○民○膏○娛○其○妻○
子○故○曰○妻○者○齊○也○素○絲○五○紵○副○笄○六○珈○羔○羊○山○河○
詎○謂○非○配○乎○可○畀○封○孺○人○錫○之○勅○命○嗚○呼○敬○之○哉○
孰○是○翟○韜○可○忘○縞○綦○

父

勅○曰○夫○長○民○之○道○取○諸○其○父○則○皆○有○焉○非○必○教○之○睨○
而○視○之○其○則○不○遠○惟○孝○子○之○幾○深○者○可○與○言○此○矣○
爾○譚○可○旬○乃○具○官○某○之○父○朕○聞○其○諡○至○高○不○苟○取○
予○無○陰○陽○懷○謖○罔○物○之○心○行○于○一○鄉○一○鄉○俱○化○嗟○

王評
商周

文評
裕

天評
稷
王評
此語
非宋不復

文評
取
之法

乎是烏得無令子哉爾子亦猶行爾之道也夫鈞
有方而或為御法土致能而必推火功殊塗同歸
莫若父子者用追贈爾為文林郎如爾子官錫之
勅命繫容城之民祝爾子猶父也是真爾子爾何
求哉為衆父父則已矣

母

勅曰昔者聖王甚重人母故其令曰夏不刈藍夫夏
之德赤赤長物而母藍聖王以長物故貴赤以赤
故貴藍也則朕豈得不為長民者大報其母乎爾

楊氏乃其官某之母既以高行襄隱鹿門而教子
子賢名成底績是故天下之善皆可遡而求也苟
不求之亦烏知陶侃之廉繇于封鮒而不疑寬平
有問平反其上者乎母人之道道在其母用封爾
為太孺人錫之勅命嗚呼天錫爾純嘏壽母燕喜

文文起曰其古穆則漢詔矣然漢詔中安得此
奇情

王覺斯曰嘗疑漢詔必有代言者今沒其名矣
千年而下如鴻寶豈可得沒乎

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知縣劉守誠

勅曰詩云樂只君子言吏德也亦言吏有才以致德

文評
論策

于民也即吏無才誰德吏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

車無軌何以行之哉夫才亦德之輓軌矣爾其官

又評

某比及三年亦既以成朕親所司頃所條上際障

山
然如斷

干櫓並在爾躬夫盜賊不靖則民無農桑威禁不

行則吏無教化試爾盤錯利器屢生使海波戰氛

行子鼓柁若乃百雉罕壯不繇官財三年巖然裝

俸為盡雖鹽亭徙令建康城表剛清之德何以踰

斯是用階爾文林郎錫之勅命頃旣擢爾佐郡蒞
城大郡之于民漸遠而佐不能專郡事蒞又巖地
爾其悲哉

父

勅曰大士行木孝非權與之謂也孝子之於親苟欲
致則必致之其情誠計數十請欲決難舉悉會而
后其情盡道亦以由名亦以成味乎豈不難哉爾
生員以孝旌從祀理學劉載遠乃具官某之父割
股稱孝享于幹宗夫儒者之論以爲子春傷足而

文評
天爵地緯
文章盡出

文評
不月之論
文情能
轉舉

悲○惡○虧○親○體○割○股○之○義○亦○猶○此○耳○朕○不○謂○然○是○其
設○心○以○爲○不○如○是○且○死○其○親○虧○之○云○乎○今○爲○人○臣
殺○身○成○仁○不○爲○虧○其○親○體○若○親○等○耳○卽○其○親○之○體
自○爲○親○虧○何○繇○可○譏○自○爾○以○理○學○之○儒○道○出○于○此
斯○開○正○至○不○爲○驚○奇○明○矣○茲○以○爾○子○奏○績○追○贈○爾
爲○文○林○郎○如○爾○子○官○錫○之○勅○命○爾○子○且○以○爾○孝○慈
其○民○忠○其○上○木○立○道○生○信○夫

文○文○起○自○才○固○德○之○輓○軌○也○乃○以○測○儒○效○矣○經
術○經○世○體○用○備○矣○割○股○爲○孝○得○此○論○始○暢○君○親

大義亦足以弘

陝西西安府華州蒲城縣知縣錢一寵

勅曰天不悔秦禍寇盜蟻結八年不散雍函之聚蕩
為戰場燐火晝游白骨山積重以饑荒斗米千錢
殍殮彌塗父子相食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朕
心痛之今兵氣不揚殺賊罔效赴桓無可恃朕惟
恃二三良有司耳其官某其治有條民受其長寇
不能犯災亦無害如火攸灼周廬具燼而獨歸然
靈光自泰斯亦可謂之奇矣茲以奏最授爾階文
林郎錫之勅命朕甚重令而軫西秦卽無厭苦勉

又評
臂古能新
異聞測所
錄

爲朕更拊循一年朕且召爾

文文起口讀之慄然仰徵

宵旰俯驗循良

直隸徽州府績溪縣知縣熊維典

勅曰廉者百治之本吏廉則其情靜情靜則靈見而

才出且夫柔剛則吏所兼取也苟多欲則必噬物

而其畏人於柔剛之道何居乎周公之作周官也

其心必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要其蔽吏斷以廉

爲本朕則師之爾其官其至清絕私邑遂以理凡

其灑煩決蘊緩良化頑則皆無欲之爲也朕以爲

難用階子文林郎錫之勅命雖然爾廉以自正則

可以厲物不可也抑抑乎若陟春冰豈有失哉

文評
禹鼎發應
溫犀燭怪

妻

勅曰女曰雞鳴。聖人著之以風千世。閭巷之間聞言及此。是亦可經也。爾某氏乃具官某之妻。朕嘉爾夫。拊循吾民。若保赤子。官俸之外。非有餘財。爾之中。襄不言可見。是用封爾為孺人。朕以治績考爾夫。以稱夫治績。考爾寵命不常。爾其念哉。

父

勅曰聞之父之教子也。十母吏之教民也。百父。繇此觀之。為人之父。處吏與母之間。不兢不練。以施其

王評
似古錄府
無不可通

母

訓苟非下愚。豈有不成者乎。爾某乃具官某之父。繇爾子懸魚之清。徵于馬骨。是故知其有本。不然則其教也。胡威原涉。不其鑒歟。是用封爾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乎。入則爾策之。出則朕拂之。爾子其馬也。日以千里。

勅曰子產衆人之母也。抑知子產則亦有其母乎。且夫任棠之教吏也。鞭影爾。龐參賴之矧伊。操績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勤斯天只。而爾子以之篤其學。

嗟子慎旃而爾子以之共其官是誠母師為衆母
母用封爾為孺人嗚呼朕將大進爾子卽福壽名
堂未為異數也

古強多味

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周瑞旭

勅曰邑於天下具體而其窮吏之才故曰難焉蜀龐
統當亂世心薄為令謬不事事然曰非百里才者
非正論也且夫百里古之大國古之治此者魯公
之才三年而後報政詎必小材乃得托之乎如曰
天下為大百里為小辦大必廢小是謂人勝斗飲
不勝勺飲也朕謂非是朕苟得一循吏視其才若
嶽海然爾具官某晶心茂能通敏沈斷承風者謂
之嚴健仰沫者謂之溫恭移是使宰天下詎有難

王評
明眼辨才

王評
只語未
有能當之
者豈必多

考績

哉可階爾文林郎錫之勅命嗚呼繇爾之道更一
年不變者必大顯庸之朕欲與守令共治天下敢
循恒貫乎

王覺斯曰極奇而確其恣而堅

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知縣張爾忠

勅曰治民之道本諸至誠誠至則志決靈出天下之
才莫不歸之矣誠之命才猶心之命手足也或曰
才故誠也以其才之所際篤驅其志就之耳如將
具官某讀書為學學為經綸治漳三年致專取濟
節浮給饋及于人田撥甲治軍民不口擾甯武再
出愚智無端朕不知其誠之生才誠生于才也大
吏奏爾績曰最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朕以
爾為吏有其將略治民本於經術則知所以置子

文証
并極生受
安極歸復

又
才誠相生
其故難言
金生于水
而生水誰
為子母



矣。爾益水淵無以名成而放。
文文起口其法只在多謨少讚出之所以絲絲
得之所以華榮。

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知縣華焞

勅曰朕聞周公之言曰爲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吏
投繁處難與之爲繁難則愈不治與之爲簡易則
無繁難者矣是故簡易者才之至歸也。宓坐而下
卓。尊。而。上。則。皆。用。之。爾。具。官。某。子。之。大。邑。三。年。有
成。其。法。以。德。禮。爲。鞭。箠。以。明。清。爲。鈔。轄。綱。紀。自。立。
民。用。以。和。故。曰。善。政。之。致。和。氣。猶。桴。鼓。也。朕。嘉。子
績。用。階。爾。文。林。郎。錫。之。勅。命。今。秦。寇。南。突。震。隣。號
然。民。戴。其。長。是。則。其。干。城。也。其。更。厲。爾。謀。卽。寇。至。

評
易十之
歸真理
人

無害者以免難之賞賞爾

王覺斯曰噓氣卽古只是才大

陝西長安縣知縣深州杰

進呈登軸被言停給

勅曰朕欲興禮樂而兵革不休秦寇九年墮城蕩野
師出無功將不能戰歟抑吏不能將也夫廬墓之
計急于首功守望之誼盛于袍澤含哺之情安于
轉饋農桑之地壯寸金湯此四者吏之所得使也
今吏不德無術失其民和疾視之心與賊爲氣朕
甚恨焉爾具官某令秦三年兩城金戴興進弦誦
耘耜豪強貧弱以存流亡悉萃與寇終始民無懼
心間井晏然聲勢俱出是則子以政教爲韜鈴子

王覺
此
正至意明見
惟近臣能
得之故言
之有味

可將也。宋人有言。安得百子。駿布滿天下乎。用階
爾文林郎錫之勅命。繫爾才倍三年之功。可以數
世。雖然。九十日半。其然之哉。

王覺斯曰。不圖今時得見二千年以前法物。



奏牘目錄

戊辰

首論國是

駁楊侍御

請毀要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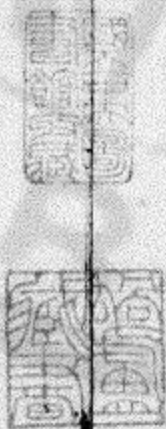
辛未

救四疊臣

壬申

讓官

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乞歸省

再乞歸省

三乞歸省

甲戌

四乞歸省

五乞歸省

八寔

八虛

用間回奏

駁張少宰

議葉回奏

乙亥

寇禍陳言

六乞歸省

七乞歸省

議復積分

雍務急切

竣工捐助

奉詔省愆

丙子

恭候萬安

積分請諭

耻罹猥薦

附未上二疏

八乞歸省

再陳民隱

奏牘卷之一

翰林院編修臣倪元璐謹

奏爲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
伸謹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
舉措之道乖頃者

宗社之靈篤生

陛下生知濟以學問乾健妙乎從容大奸寔驅

徽猷騰發天如再闢人等更生生平以堯舜爲極

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爲佞也臣又仰窺
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

與命重申動以人才爲念

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

皇秉自著其公虛

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

命入

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竝
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

臣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
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
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
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
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
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
其所引援爲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
其間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
又有泊然無管脩乎自遠謝華廡其若脫付黜

陟于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推獎此其人
尤所謂澹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
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
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
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
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
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
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
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克
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
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
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
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
九名賢多半豪傑叅之理數決無沉埋况奉
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
四字持爲鐵案雖或薄從湔祓未肯力引同升
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爲
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爲崔魏之異

已卽可化牛李爲同心况乎年來之借東林以
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卽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
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旣已喬嶽矣雖
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迷者不悟臣
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
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深仰
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

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
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
臣並皆蓄縮閔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
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迨權奸
表裏逆焰大張爌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
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寇萊復生趙鼎再出
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
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爲無說封
疆失事纍纍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
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
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而不死于法吏而死于

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熿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疆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憚其方嚴不敢以鴈行相畜而當其去

國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

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之窩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魃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陛下以臣此說申

諭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要本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

廷論未屬而早奉鑒知之

旨何難

特命召還文震孟雖

俞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

溫文獎雪於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

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

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秉二字以旌儒碩至于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

旨拆毀者併宐

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爲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

陛下慨納其言而薄錫其級仰見

陛下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懲創
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

矜宥召復原官則

聖度極于如天而

朝儀亦因之愈肅矣臣無任悚仄待

命之至崇禎元年正月初五日具

題初八日奉

聖旨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酌量議用有何方隅未

化正氣未伸這所奏不當各處書院不許倡言

創復以滋紛擾王守履混亂朝儀業經薄罰豈

容薦舉市恩該部知道

翰林院編修臣倪元璐

奏爲微臣平心入

告臺臣我見未除謹再疏申明以祈

聖鑒以質公論事項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
疏此臣原爲臺臣湯維垣而發也特以意存微
諷語似含糊致蒙

陛下責臣以不當臣方惕息省愆措躬無地旣又恭
釋

聖旨務秉公虛一言非特教戒臣愚實足驚醒羣寐

維垣正人自負度其必無怙心乃接邸報見維垣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辯難臣言甚力則臣請先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所難臣者可一乎夫臣之於維垣非敢苛求之也誠以維垣能乘

陛下之明斷繼楊所修後而直糾罪樞又改巇差而佐察荷

陛下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局攬羣材而遊大通者非維垣誰望乃臣竊讀維垣入

告諸疏則深訝其不能仰副

聖心且若相反然者蓋

陛下之論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

陛下之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維垣于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

陛下之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于方隅實有未化

陛下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實有未伸

陛下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于是深懼維垣以城府之心坐墮成績所以目昧有言蓋爲陛下據啓沃者微而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之以臣爲甚謬也據維垣怪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叅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璉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

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爲貪于廷弼也特未卽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克極惡積賊無算而維垣猶且尊稱之曰厥臣公厥臣不愛錢厥臣爲國爲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

嚴綸初擬止於削奪豈不亦驕兒護之而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乎

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璫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爲非論矣卽如廷弼一事爌特票免一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爲揚左諸人追賍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官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于坐賊于是再傳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賊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

言原非予盾蓋慎行清望較與王之衆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爲賣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冤死之周朝瑞冤戍之惠世揚踪跡何如而但知其以叅沈淮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驢傲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

賞出於

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階躡級之儔誰爲榮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于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爲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嘆哉至如批照告公祖之劄吳人盡能辯之蓋當朱童蒙吏吳時責一犯寃斃而其妻貧不

能飲乞丐里中震盪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爲臣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兩截人者以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爲要錢多藏則又是厥臣不受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意或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璫之所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

絳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之心自元
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官之
席儼然揖宣聖爲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
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
濟文而元標匡攘之能或遜海忠介直而微隘
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爲定論而以臣爲謬
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
夫臣之此言正爲人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
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爲頌德生祠
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
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於假及東林賢者之于
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自鄒元標
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樾吾陳
大綬周順昌魏大忠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爲真
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成遺如越南星之
真骨力真擔當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
目薦舉之跡而其間之爲真名賢真豪傑者多
有其人凡茲存沒不同並以真著豈有所矯激

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已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人雖攻而去之不亦晚乎卽如崔魏之滿貫久矣使不過

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爲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爲非謂

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爲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而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爲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蘓軾之與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

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

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別爲中途溫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之間又卽維垣所稱鄉愿之屬乎至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然請維垣胸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標東林之目矣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總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徒于逆璫以首功反代逆璫而分謗斯亦爲不善立論者矣人材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宜羣議不可不集

堯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隳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爲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熟計之也若臣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

與謀度其不以爲謬而區區胡煥猷臣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亦豈必盡廢而一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爲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持議愈乖不得不再剖析要于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敢旁參一語惟

聖明裁察崇禎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具

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朕總攬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見不得互相詆訾至於宜衆鬱集羣議惟在起廢一節已下所司着銓臣咨訪的確具奏該部知道

翰林院侍講臣倪元璐謹

奏爲公議自存私書當毀敬陳膚見以襄

蕩平之治事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闕於清流而

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必不兼行而共書不當不速毀清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

東宮爭挺擊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

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悃則皆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墳簞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

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齟局於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齟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闔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

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

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
毀二矯誣

先帝偽撰

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
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
局將開館批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
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故臣
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

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
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
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暉等之附和希寵
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
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
人而自能爲異本末炳然雖有枝者莫或能加
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
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
雖非盡有撐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

揚之過保不爲後人讎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
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
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遂矣楊世芳吳士元
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
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
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而
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
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
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

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
溫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
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

伏願

陛下勅下該部立將

三朝要典鈔存書板盡行毀焚仍

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

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

執兩端之中而又

命三案中

賜環諸臣各以

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
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
佛之說母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
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
臣言史統關大計伏惟

聖斷施行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具

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覽奏三案兩端之議原當並存但已有

實錄自不必復增要典且旣說史臣編纂苦心則其
論斷之有難傳信在史臣亦自念之道所請關
係重大着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聽朕獨
斷行

熹廟實錄着擇期開館纂修務以平心存其兩是餘
諸臣亦各宜和衷共濟這疏持論虛平有裨新
政該部知道

奏牘卷之二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
元璐爲
試典告成彙臣可念懇乞

聖慈

宏開法網以章至仁事伏蒙

陛下鄭重武科

創興殊典

臚傳之後一時翕然以爲得人最盛臣元璐承乏

受

命從同官方逢年後飲冰惴惴幸觀厥成昨者
晏啓彤弓與沽

寵瀝志意酬鼓柝舞俱興旣復愴然則有感於前主
考監試楊世芳等四臣之蒙繫未釋也夫四臣
之罪則有之矣在監試余文煇馬如蛟不能特
設科條而因仍已事在主考楊世芳劉必達不
能細繹

明旨而過拘小嫌若此者臣之所謂罪也然臣謂其
可原卽在此何者監試二臣所收之技勇非真
無技勇也繇于刀劔跳擲隨武人所自呈而文
臣不精武事苟見可觀不暇深求其實主考二
臣所遺之技勇非以其不文也以其犯
諱涉嫌爲

明旨所未及而武場拘以文例自謂敬謹不知反涉
于違總之事當創始未易精詳若夫情弊悖覲
則四臣所斷斷不敢出此亦舉

朝所共欲百口保之者也廣場耳目共屬

聖明毫髮難欺

功令方新

天威孔赫雖復至愚極頑豈其利害之形蒙于襲石
軀命之事等于飄風而敢肆倒顛公行藐玩者
乎卽如主考二臣回話之遲亦緣誤認

聖旨文武二字爲監試而設不敢輒擅啓陳因拘成
錯皆如此類大可哀也况今

陛下所特拔卽元王來聘卽前榜所收技勇文章四
臣皆能識之亦豈可謂之不得人哉至于四臣

生平如楊世芳劉必達之清謹端方詞林推重
而監試二臣之在栢署亦錚錚有聲其馬如蛟
又以按蜀報功方在叙賞之列人才實難伏惟

聖仁如

天曠然出之幽囚加以薄罰卽欲懲誠而以侍從執
法之親臣纒拘匝月亦足以示辱而人知所懼
矣威衆之道寧在多乎臣以承乏踵事頗知詳
實輒冒控陳誠非敢出位黨欺自干

斧鉞伏惟

聖慈矜察臣元璐不勝皇悚待

命之至崇禎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具

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本內事情已有屢旨俟法司問明不必申救該
衙門知道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仰

元璐

奏爲學行第一詞臣宜留史局微臣自揣不如懇
恩換職以全器使事臣聞常才易得奇士難求故席
前宣室有吾久不見之言賦奏上林興安得同
時之歎彼皆中主有此勤拳况以

陛下理學文明首出千古

龍雲道合適有其人而坐使淹沈實可惋惜伏見

任右春坊右中允今聽降黃道周學行

代所稀觀其嫉俗多忤至清絕塵

禁近十年日益貧寂瓶鮮儲粟厨或無烟此皆

中朝所共知信執母之喪廬墓摧毀里衆見者並

云曾閔復生其學原本六經博極羣史旁串百

氏澤于仁義所爲文詞宏深奇典上凌數代西

漢而後莫有其儔然又精洞時宜務爲經世有

用之學自

天文曆算禮樂名法邊籌財賦往代

今朝典常興革出其胸手悉有成謀

陛下試以清讌之暇

召見

文華或給筆札使條所蓄自可倚馬萬言坐劑

董賈如道周者誠天下奇才

天爲

陛下生此一人使之仰佐

天章黼黻

一代不可謂之偶然也在今一時聞臣此說者或以

爲疑所謂世人貴耳賤目若道周死後數十年

天下之推之必有甚於臣言者臣雖愚悖豈敢
以身觸

雷霆過情獎物卽

陛下釋之不誅臣亦懼爲後世所非咲所以推舉本
繇至誠且道周前因疏掾舊輔錢龍錫忤

旨降調未幾而其言卒行是則

陛下之知道周久矣當道周抗疏之時同輩聞之並
爲危慄而道周以爲惟

聖主可與忠言侃然進說此誠至難臣謂

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者今人多畏禍
重其身家又間者中使

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之體加于庶司臣懼海內士
大夫之氣必化爲繞柔

陛下又可不式怒蛙重摧折之乎然自道周旣獲罪
而一時論者遂有摘其試錄議及科場以其經
史爲子書以其精詳爲孟浪此可歎也又臣仰

窺

陛下勞于求賢

睿懷孜孜曰安得不貪財不愛官不徇情面實心任事之臣而用之然以臣所知道周而外又有如原任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正類道周而宗周居尹釐之職盡力尹釐道周守文史之官致精文史以此二臣仰符

側席猶圭璋之合而今宗周旣以骯髒投閒道周亦以蹇諤承貶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如此安望天下有爲

陛下奮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過非昧則忮不以告

陛下耳臣聞制世之道非有他端其上用必當材使必稱器其下愚者遜智拙者推能則天下自治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從道周蒙譴以來臣內愧氣失因其有科場事未結縮默至今頃經部覆奉

旨是臣披胸見心之日矣誠以臣在詞垣有如鳧鴈若道周者使之大承

顧問小效編摩必有補益度越時賢

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承道周所
應降官級此猶棄珉玦得良玉也昔孔璋請爲
李邕代死柳宗元以劉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
今道周所遭不至死徙而其才又遠過李劉卽
臣自處亦實羞出孔璋宗元之下且臣自爲
聖朝用人及史局需材之計非爲道周惟

聖明垂察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具

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黃道周已有旨了不必代爲陳請該部知道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

元璐謹

奏爲思親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歸省就醫少延微命事臣本蠢愚遭逢

聖世翱翔

禁近十有餘年清切從容莫如斯職

天地恩重去此無家

日月之光尤人共戀故從筮仕至今除中間兩奉

差移未嘗一日稱疾求便獨今以屺間極念奄邁

沉疴百療不能乃思歸計伏念臣母太安人施氏行年七十有二體素癯薄不任遠行臣官

京師十年之間凡再往迎不能一至崇禎二年伏

蒙

聖恩陞臣南京國子監司業幸以去家一水然猶良

父始就潘輿相聚既歡臣于此知古人捧檄之

意不悟

隆恩無極驟又量移時初被奴氛

聖明宵旰臣母子難同行止自合分裾臣母素賢通

曉大義自臣借計到今二十年間凡六七別率

皆中坦歡顏獨于此行雖誠勉再三而涕淚已

出臣既就道中懷纏纏凡十餘夜不得睡寐抵

都雜以塵勞怔忡陡作兼臣舊患脾淫時或失

血注下諸苦奔會不得停休自去夏五月歷秋

涉冬肌肉日消見者憐駭然臣猶自恃中強勉

趨

朝謁延至新春寢增危劇不復能興先是有臣所

知察臣氣色謂臣憂思拂亂不治將深初不謂

然今已驗矣

京師如海然獨無醫卽幸有醫亦無治臣之藥臣
魂遂親盧而求生

都市雖使盧扁傾其上池亦豈有濟哉以臣迂拘
木強不能逢時昏昧綏驚不能誦古沿述舊聞
無編摩之效感歎時事無論思之功卽使其親
未老其身不病猶當引分求能以誠侏儒况負
烏私命危朝露疾痛如此能不呼

天倘蒙

聖慈矜醫臣私立

俞所請俾得就此春和生出

國門生入里門一見臣毋縱填溝壑靡所憾恨所有

承派

實錄先經力疾纂修謹一面繕寫次第完繳無敢
荒率緣伏枕間恭遣義男倪安代齋具

奏上

開崇禎五年二月初二日具

題初五日奉

聖旨倪元璐纂修未完且新補講員著照舊供職不得陳請該部知道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元璐謹

奏爲微臣思親無已積病日危泣懇

聖慈垂矜允放事該臣於春初因思親患病具疏求歸伏蒙

聖恩以臣新補講員不遂

俞允臣感激惕息從此不敢言歸會值

春講初開臣因力疾出而供事馬背藥爐時用匙勉延至五月八日已不能支乃始移文註籍杜

門調理凡臣所患之症雜亂多端怔忡不已繼之脾淫脾淫所加甚爲痰注然以臣悉法調劑積月之功稍漸寧脫深冀秋清爽然

秋講又開此臣引吭颺忠之會矣不意七月二十日通體蒸熱若萬斛之火投於乾木頭痛逆坼如被斧槌如此三晝夜臣旣昏然諸醫雜進章疑和錢國賓沈敬樞陳抱瑜等測寒測熱疑實疑虛溫涼補瀉各隨其意復四晝夜有加無解家人環號臣於是屏藥不進又三晝夜雖外火稍紓而中焦蘊隆彌積煩懣生死之事實未可知轉盼

經筵臣復坐誤治以曠官臣亦當罷也伏乞

陛下鑒臣真實放臣生還臣觀諸醫藥籠所有無不爲臣用者而不能治臣臣之病其非湯熨所能攻明矣小人有母生死相依惟

陛下錫類至仁

惠臣大藥臣不勝嗚咽待

命之至爲此具木專差義男倪安齋捧奏

聞崇禎五年八月初六日具

題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五日吏部覆病非假托應准給假回籍調理云云九月初一日奉

聖旨經筵史局需人倪元璐着恪勤供職不准回籍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

元璐

奏爲

天恩甚重臣病實深補牘申祈乞

允暫歸就醫俸甦殘息事項臣患病哀陳微

恩下部吏部覆臣病真應放奉

聖旨經筵史局需人倪元璐着恪勤供職不准回籍

欽此臣從枕間扶掖拜誦

溫文悚感涕泣小臣蟻蝻荷

注諭留聞者悉驚以爲異數臣自分卽旦暮死恐更
言歸旣又圖迴臣病多端而怔忡脾注爲甚自
客夏至今百療不瘳今年從五月杜門調理凡
逾百日反致鬱火蒸騰幾卽危隕近幸火怒稍
衰而心脾本病乃彌沈劇自與人語至一再往
復或小注思卽悶煩中戰如鹿駭奔卽視屋梁
動旋如盪一燈熒然望猶黝漆臣心知此候非
佳日抱憂懼然臣所以亟

請求去旣繇思母亦以

京師鮮鑿自歲餘來延召數十冰石罔投臣鄉夙
有名醫孫一臨凡遇艱危之症應手卽除今共
人老矣冀及其未死就與之謀苟其刀圭有靈
臣事

陛下之日甚長也故復昧死從

陛下乞一年之假臣遭際

聖明備員侍從論思啓沃出則徼有事之榮偃仰棲
遲入則享無事之福自盈

朝鞅掌奔命之士企爲仙曹身非土芻胸心並具

獨何爲背違

明主厭薄榮名釋其鳳池之安而波波道路乎哉
陛下仁覆天下其于文學近臣亮尤

軫體必疑臣假托請

今詹事府堂上官公嚴查勘果爲欺罔規便雖承大
戮所不辭也緣臣虛羸不能車馬舟行蹇鈍轉
眼河水所爲急呼亦慮窮途之哭伏望

聖慈矜惻

俞臣暫假就鑿從此餘生皆

陛下所賜臣見

經筵林列皆賢者又臣所承派

實錄旣告成繳閣纂修之事亦不需臣臣卽留不過

保殘視蔭糜大官之俸已耳臣不勝哀切待

命之至恭遣義男倪安齋捧奏

聞九月初三日具

題初七日奉

聖旨倪元璐旣係真病着在任調理不准回籍該部
知道

奏牘卷之三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

講筵暫撤子舍久離申籲

聖仁錫類歸省事先是崇禎五年臣以母老身病疏
求

賜假省親就醫自春涉秋凡三瀝請終不蒙
允重以溫文臣感激

殊恩遂且抑情忍死冀踐一期乘間補贖不悟昨歲
日講缺員閣臣據資以臣名
上奔辭不迨旋奉

俞綸臣自惟碌碌簪筆十餘年無所効誠得稱引古
昔攄竭工棘或亦臣母聞而憇心以此矯勵小
紆明發今歷春冬

講席再撤而碌碌猶初是則臣智識淺渺納誨無能
之明驗也既自慚報烏私益深當臣始陳臣母
時年七十二哀矣今又二年豈反益壯又臣向
以離養三年鬱陶病困幾至危殆今積五稔豈
更泰然前日陟屺叩

閣之心置何地乎臣嘗讀詩至四牡之章其臣不言
而其君則爲之言曰是用作譎將母來諗春秋
左傳穎考叔懷羹遺母稱之曰純孝繇此而推
使其臣自言必益軫體而有食于君側不思其
親者聖人之誅之豈待問哉又臣觀唐臣陽城
爲國子司業引告諸生日得母有久不養親者
乎明日告歸者二十輩三年不歸侍者黜之魏

公子無忌率師禦秦令其軍中曰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夫二臣之志本在于徵材集衆而其所令適便私謀麾馭使去恒人觀之卽是乖舛然二臣以爲卽人不懷其父母寧復可與學道圖功若其有懷中亂又繫維之學亦不成功亦不出夫勵世之術以忠孝子人以功能歸國二臣皆有取爾也遭逢

陛下聖明獎勵德行循貴名實所求乎天下則豈可不自近臣始乎臣敢遠引前講官李明睿近援

左中允李建泰爲例仰冀

同仁苟荷

矜俞臣母子啣結何紀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崇禎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具

題十二日奉

聖旨倪元璐講筵啓沃着照舊供職不必以私情請該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感繹

溫文敬撫鄙見塞啓沃之責醅

訪落之懷仍瀝烏私終祈

天鑒事該臣以母老陳情伏奉

聖旨倪元璐講筵啓沃着照舊供職不必以私情陳
請該部知道欽此臣驚感之餘涕汗俱下如臣
固陋尸素爲羞本以颺窮并心懷屺又復深維

啓沃何事可得輕言以

陛下天縱淵虛兼時多事卽非精洞今往奚取暖姝
惟以其官名爲論道每承閣誡務存渾成芟翬
之愚實多未竭又或事隨時起所爭俄須鼓及
講期已成往事以此感發別爲奏記之言凡條十
六其八制實其八制虛又以覲縷繁稱輒離二
牘用便

覽觀伏惟

聖明財擇至臣母望八衰齡臣懷思心亂終冀

矜俞暫假歸省臣苟不卽填溝壑犬馬宣力豈患
無時臣不勝悚仄謹具奏

嗣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疏陳已有旨了倪元璐着照舊用心供職不得
以私情陳請該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首陳制實八策以祈

聖明裁擇事臣所謂制實者皆關時急切而急則又
有急者臣慮失之一瞬後必難爲故先言之凡
臣立言之序視諸此蓋最急莫如離虜交昔漢
先零羗與諸羗解驥交質趙充國以爲至秋必
變今奴插勢并虎翼飛食涇鎬之事慮在來春
宜

勅樞臣秘通邊吏乘茲方合伐其本謀凡古離交法
惟用間陳平之離項范燭武之離晉秦魏武之
離韓遂馬超慕容廆之離宇文高段並能挽膠
漆爲水火俾疆境危而復安今獨何爲橋足拱
胸坐承禍患一也其次曰繕旁邑奴用兵無他
長而微知聲擊潛虛之法向以吾備關卽不趨
關而趨口今知吾備口又不趨口而趨雲上度
其再來必不趨雲上而趨薊又必不逼京城而
抄旁城其抄旁城必不先乘堅而乘瑕今巖郡

雄州或亦猶知守計惟近畿玉田三河豐潤平
谷等邑土墾低頽可趨而越有如虜入因此爲
糧卽使游奕逍遙我亦坐困宜急

勅各處及時增庫繕薄大修守具庶可以堅壁清野
奪其久恃二也其次曰優守兵項者宜大之役
不禦不追罪繇將吏嬰城力守勞在師徒今罰
行賞稽臣慮沙中從此偶語矣臣查守兵月廩
不及戰糧五倍今京士完師而返賞不踰時援
卒驕蹇不前猶然厚奉相提而論誠似非平昔

唐邪寧兵衆以神策賞殊怨憤變生可爲殷鑒
謹條二議一或量給賞資勵其守氣一或倍增
糧額責以戰功粹有邊烽遂可不煩征調三也
其次曰靖降夷夫收夷非計而旣云不拒則江
統徙戎之論又非可拘于今何則以今歸來皆
散下零衆非如魏晉五部氏秦鮮卑之比近者
譁逃卽錄我人挑誘惟慮釁端已見終善爲難
調馭之方存乎權智蓋不在主將甘苦與共之
情而在行伍蕃漢不分之跡使得各無猜戒或

聽互爲婚姻視瘿猶肉瘿亦何害否則突厥九
成之變動可憂虞四也其次曰益寇餉秦晉流
寇蔓延日滋苟圖必剿剿必可得惟以餉匱每
來疾呼臣惟竭天下以奉遠左不以爲厲今秦
晉自急還使自饋又曰非宜乎請聽兩省以舊
賦之半新賦之全留輸行間以茲小移必有大
省五也其次曰儲邊才夫邊才難辨比于隔垣
而觀正使有之何容易信臣惟上智自繇天授
餘材皆本習成練習之功非一日之積請凡

近邊縣令責部設法選掄科貢罔拘惟求英茂
因著爲令減俸超遷三年見能卽陞本道而自
僉臬以至藩長悉亦覈其成績減俸加銜本方
節鉞之才卽取諸此節鉞無缺則加三品卿銜
照例三年一任其子如此則以戎馬軍旅爲家
當寒責者稀而有不次世及之恩波願從亦衆
况巡撫一席而儲畜以待者嘗得數人亦不至
臨事周章旁求生手若云名器世官無庸驟畀
不知成敗之論自有致歸成則茅土猶輕敗則

追除自易六也其次曰奠輦轂昔漢徙富民以
寔京師豈無深意蓋無事則衆貧樂其通濶有
警則羣心倚其重遷此卽無形之金湯實在之
兵食令

都城蕭竭不忍見聞車戶動至傾家流商嗷然載
路重之市井無賴以告密爲佃漁每一波牽輒
連數十幸而得雪家已蕩然所以凡昔所號巨
賈殷家悉無兼辰之食五方游衆無所依歸剽
劫公行職此之故誠恐一旦告急人無固心掉

臂開門勢所必有宜急議培養無靳膏澤通草
豆官買之例以省他徭推訪察停禁之恩而除
濫緝酌甦商之策塞告密之門汔可小康馴臻
大定七也其次曰嚴教育

國家之所以教者二教官以秘館教士以辟雍今
以治才爲寔際儲之宏文一入金門遂稱閒局
又容與焉是化有用爲無用也欲使無亡所能
莫如教習教習之法宜大更絃古事經史今事
典故遠事

祖憲近事時宜凡所誦著考索悉取諸此又或設爲處
分時相問難以深微其意窮致其才禁宴會簡
游謁日省月試灼然有程館師察至報成閣臣
論定以

請平章之具則亦優優矣至于援納旣革貢舉將
與兩雍司成畧倣館條厲施鍾鐸何患功能不
出德行不興八也凡此八者苟得行之臣妄謂
可以禦患持危補偏救敝伏候

聖裁謹題請

旨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奴收插衆用開伐謀有何實著倪元璐還詳確
具奏宜大兵餉正在覈議秦晉留餉及撫降夷
儲邊才已有屢旨館監教習事宜該部看議具
覆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繼陳制虛八策以祈

聖明裁擇事夫臣言制寔不如臣之言制虛也寔則
循跡致能謀近而不能統遠虛者本諸理道治
以精神一舉而登數功一時爲之而有數十年
之利其最大莫如正根本

聖明憂勤威德滿世而太平未致誰任其責乎治之
根本惟在

絲綸今六曹庶務未咨政府卽成謀不敢上

聞豈曰無權

便殿引對凡有敷陳雖微言悉蒙

俯採何云不信故救時之可爲莫如今日矣誠如引

一辜懷耻秉忠絕欺體

陛下之嚴察以剔蠹祛邪奉

陛下之公虛以育才扶正勿以大猶付之悠忽勿以

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其胸好惡必循人性

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

實甚凡侃言必右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

凡至理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

上意毋以意見讐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

如此則才識自生勛猷自著今師濟名碩雅懋

虛懷臣亦志希他山用資吐握一也其次曰仲

公議吏部左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羣論其

在今日所爲去留非徒邪正之關實亦安危攸

係何者凡彼死灰竭計惟幸家國多凶所以向

者盛傳勾虜之謀已而卽有邊才之薦今見首

功無恙卽云大勢已移竿牘錢麋興蟻至從
茲擾擾必多事端不觀袁弘勲以訟楊賈褫勸
潘國禎以薦劉詔承刑何獨於今衆惡必察且
昔年逆案之定

聖意本以弭爭故如鄧英持正尚云違

旨鐫官豈以張捷背公終聽覲顏就列乎息焚過萌
是在

乾斷二也其次曰宣

義問夫

祖

考者臣庶所欲崇戴以明忠豐芑之懷雖迂有道內臣
者外庭所當摘剔以明異排闥之論雖愆有名
如近日詞臣許士柔力闡

先徽倘終度閣惟恐世傳其說而

陛下永言垂則之義未彰昨歲憲臣王志道抗爭內
遣如久沉淪惟恐下享其名而

陛下權宜姑試之心猶晦斯闕譽望冀留

睿思三也其次曰一條教夫致一則不亂涉兩則生

奸如卓異本求循茂而厲以考成之格於是撫
按不能治貪殘例轉本處庸凡而美以優陞之
名於是公論不得問摧折會推旣咨羣議而所
禁乃在把持於是盈庭之語默無主館員旣重
官評而敷試仍以文字於是閣部之取舍難憑
凡期政在必行要使人無可托盍求畫一以定
歸趨四也其次曰慮久遠夫弊必原其自始法
當慮其所終故循事始之觀則兵譁必繇於將
劣民亂必繇於紳豪武紬必繇於文尊

宗辱必繇於官玩爲要終之論則劣將易制而譁
兵難制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制而武
臣難制有司易制而

宗潢難制抑揚操縱宜有權衡若矯偏過平懼貽
後累五也其次曰昭激勸凡

卹死之典昔所以勸生自劉之綸以庶常片語而佐
樞王來聘以武第踰年而秉憲遭被非常安能
不死要在二臣之死亦有難能之綸叱馭嬰凶
來聘先登遇害法應殊卹顧反寥寥天下皆謂

聖下驟貴無功之人而薄酬死事之節負氣之傑因
之沮心請自今茲懋弘斯義怒蛙駿骨俱可致
功六也其次曰勵名節孔子疾沒世無稱詩曰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古之聖人期人以名如此
也今或見人表異輒試好名臣愚惟懼世不好
名所以每多敗名之事又况人惟事著所以名
隨苟其事之無可名豈浮好之而可得乎至於
在位無才皆因骨柔節墮昔人求將畧於犯顏
敢諫此非虛言亦夫畏敵之情無過畏死斧鉞
之與鋒鏑其爲不畏豈有殊哉氣至則膽安膽
安則智出摩厲之術必握其原七也其次曰明
駕馭督撫大吏古之所稱連帥全資威重彈壓
諸州若其不任或至僨轅更置何難褫逮亦易
惟當受事臨戎之際小形過差此可鄭重責成
勿事頻加呵讓誠恐氣失沮喪覩臨將吏非招
五日京兆之玩卽懷鬼朴又來之疑勢必倉皇
亂謀苟且救過八也凡此八者苟得行之臣妄
謂可以興世正俗定治成功伏候

聖裁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多係奉旨倪元璐不必繼陳該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為遵

旨具奏事該臣條上時政十六策其制定八策伏奉聖旨奴收插衆用間伐謀有何寔著倪元璐還詳確具奏宣大兵餉正在覈議秦晉留餉及撫降夷儲邊才已有屢旨館監教習事宜該部看議具覆欽此臣本迂儒妄言兵事

陛下不以爲罪顧荷

疇咨古之至聖問棘問童則有如此臣感服中奮味
死上言臣惟用兵伐交之道在審彼已我強盛
則勢格聲禁之耳先零羗通謀匈奴義渠安國
召斬其渠三十餘人又縱兵擊其種人斬三千
餘級羗雖小貳交亦以攜阿魯台心冀部置女
直吐蕃

女皇帝片辭折之亦遂止息凡此二者臣度今日有所
不能力不足則愈尊謀故臣以爲無如用間也
間者兩疑之術若以今日之勢言之惟得疑奴
使不收插不能疑插使不歸奴何者插力竭畏
奴抱頭西奔又不能自制其衆使無東向顛蹙
日甚不歸奴何歸凡伐敵謀者必明敵情其情
在于畏死救亡而吾又無能爲助此雖使蘆張
復生烏能離破之哉然自臣所見亦有可乘臣
見插旣苦奴而又失賞于我失賞于我而又不
能取償于奴其所得因奴爲利者無過附奴入
犯耳以插附奴入犯度奴必厚責其資糧而薄
遺以鹵獲如此插雖歸奴更益窮困其不能一

日弛心六十餘萬金錢明矣始吾以其勾奴絕賞屢要不許此誠正論若在今日羈縻之法又有難拘請聽邊臣設計招徠卽有請求無罵其使惟厚要信誓能絕奴又爲我堵截予半賞更斬獲獻功者盡給如舊以此餌插卽以此疑奴是卽問也其又或可爲者臣聞奴性殘忌得我遼人不能用又虐使之其遇插衆度亦猶然果爾二憾在彼如得密通遼將使勾誘插衆叛奴來歸成則坐渙其羣卽覺露亦使相猜自賊此

煥鴈室鼠之術也其又未盡者惟在邊臣相機制變陰陽施設

廟堂所不得授謀豈臣所得慮乎臣所慮者以今邊人皆不知用間今之所爲間者皆非間也凡間之道有如伎戲變山化車吞刀浴火非有情寔要自難明是故陳平惡草慕容牛酒察其所持皆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卒使項范垂其魚水高段棄其性書者非徒其策多謀遠也亦繇其行間之人與其事會猝忽燦閃移情飾態使見

者不覺觸之景心今則不然名爲用關甚于正告如項之役堂堂正正走一介之使持尺一之書以招麻鮑此豈可得麻鮑有銖黍之信奴衆有銖黍之疑乎哉誠得邊臣竭其計數傳以神明又多募飛趨敢死游談出沒之輩飛長耳目徧廣腹心間必可行謀必可伐故臣以爲凡攻守募練備禦訶聞之計專責邊臣無有撓制封疆之事則猶可爲也臣觀邊臣之不効始于牽掣終于依附牽掣能者之憂依附庸人所樂是

故監視之遣可以暫嘗不可久恃者也二年以來邊臣之情較往已異往猶負氣欲明骯髒今則能盡中沮歸命軍容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諉百出陰幸藉力逃罰陽以號于人口吾不自繇此臣所甚歎

陛下神武嚴明著于天下今但厲責邊臣以固圉圖功而信賞必罰以持其後欺玩自破何苦以其近習之人試之鋒鏑躬冒不韙適予邊人以徑又使藉口迨用無成哉始

陸下曰行之有緒卽撤今行之無緒益宜撤敢因
明問推原及之伏惟

聖明裁察至臣所條十六事悉本精誠又制定八策
內膳旁邑奠

輦轂二條未奉

進止今除館監教習事宜

下部外此十五事乞統

行覈議奏

請卽不當者黜譴惟

命臣死不悔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具

題三十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兵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微臣冒危言事動觸兇鋒敬暴愚衷仰祈
聖鑒事項臣以求去之身陳時政十六其一則言銓
佐張捷保奸當去狀捷乃披猖反噬恭奉
聖旨倪元璐供事講進不必苛求其干與考選投送
議彙事情著自行回奏張捷著遵旨速出佐銓
毋得久稽該部知道欽此

陛下之優待講臣而欲發譖人之情可爲已至臣感

極涕零除投送議臺事情另疏

奏明外謹剖愚思所繇摘提及上書言事之本情

幸

陛下詳覽焉夫捷之薦逆

聖斷彰于上羣議沸于下黃童白叟唾笑于都市者
既數月矣而臣今始訟言及之臣定自隗然臣
所以終難悶默者亦非拾人津餘求附名教葢
真見捷以作請徕留天下不知

陛下姑容之故疑有深眷通案諸人紛擾四出必亂

大謀當茲多事

聖明宵旰之時臣惟冀

朝端省一議論興一事功去一懷邪之人鼓百効
忠之輩不量螳臂以犯隆車早知捷必嘈嘈今
其言誇張百端有如醉嚙千古邪正分明孰如
附璫一案身自保邪反詆攻之者爲邪何異官
兵逐賊賊卽罵官兵爲賊其最可厭者動云指
使試問

平臺奏劾稟令何人其尤可怪者突撫交歡不知

許史簪纓主名誰氏凡此

天鑒自微臣誠不屑與言惟捷以臣詞林言事謂之
侵官躍冶冀倖榮名此宜正告夫捷亦知詞林
爲論思之官乎天下大事是非大關詞臣不言
誰當言者往代無論本

朝名臣如解縉羅洪先羅倫舒芬劉球楊慎章懋
趙貞吉吳中行趙用賢輩非詞臣耶並抗疏觸
權爭光日月若以言事爲梯榮彼數臣皆承貶
竄或至殞身幸而昭明又什九不登顯位多言

之效亦旣可知已金門冰局本無氣焰徒以其
不鳴不躍坐致公卿人所共歎臣非不惜卽以
衙門體例言之陞叙之事悉稟中揆是故輔臣
者詞臣之司命也臣欲求進必求輔臣而徒以
迂拘執拗前則

講筵有責成執政之言近則制虛有規切政本之論
抱此憂危慄慄不已何事可得大臣之心尚希
進步乎臣所以然惟以

陛下文武聖神振古無二又自

講筵親見

陛下虛懷聽受凡臣等啓沃之詞苟得肯領雖甚逆耳必蒙

齊容臣中懷激奮宵半傍徨圖所自効初意亦只欲
卑誠講編復慮拘牽輒形奏記臣深歎今之大
臣爲國不力及其不効卽復歸咎于

上不口用法傷嚴則曰求治欲速每聞斯語臣輒痛心夫

上所致嚴在於奸誤請問今之大臣有爲

陛下特發一大奸誅一大罪者乎此寔不能而惟知
刻覈侵細甚或陰賊行私夫雷霆者所以興弊
導滯不爲傷和也惟非時之氣淫濛怪電賊物
殊多下自爲其淫濛怪電而咎嚴

雷霆此臣所痛也又爲欲速之患者譬程百里速則
一日可至遲則再宿之功道取優閒寧遲無速
耳今則拱手安坐全未就塗非徒未就塗也又
背馳焉僕車如此反怪主人之焦迫督促乎凡
所以然亦繇大臣無深識以慮事無定力以持

危無明鑒以辨材無虛懷以集議有實行而用
罔或首鼠以逃愆不知揣摩之是欺強欲摘察
而反誤遇事縮胸聞言叫囂甚者養交固權崇
貪獎兢上行下效欺蒙日滋以至法令不行紀
綱不立夷寇紛結人心乖離其臣寔驚而曰
上何欲速此又臣之所痛也臣懷此二痛不復能自
顧惜所以矢誠極言諸事而歸根本於絲綸又
以其餘及於張捷臣心知禍與言俱亦繇臣自
明骨相以五品爲登巔絕去功名之念故爲此

也而捷反以臣爲貢高賈直冀覩新麻是猶見
人握冰謂之求熱捷心覆言悖大都如此豈必
如捷阿附結納百票百留乃爲不愛功名持重
求退乎捷云欲與臣同能如其誠然此卽

宗社之靈臣木強迂疎自甘棄置願

陛下重加臣以褫削而薄予捷以休閒一舉而去二
無用剔一大蠹致治之機或卽在此伏惟

聖明裁決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

題初七日奉

聖旨臣工去留朝廷自有鑒裁奏內百票百留語殊
屬輕率倪元璐還著恪供職業以圖自效該部
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遵

旨回

奏并錄

呈原復冢臣議藁以祈

聖鑒事頃銓佐張捷奏辯臣疏橫口誣訂伏奉

聖旨倪元璐供事講筵不必苛求其下與考選投送

議藁事情著自行回奏張捷著遵旨速出佐銓

母得久稽該部知道欽此臣謹據寔以對今年夏秋之間吏禮二部方奉

旨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盈庭紛然踰月未決一日偶於客座遇禮科都給事中薛國觀有問及之國觀云斯舉甚盛而考法殊難蓋繇文治不能兼收閣部不便同事臣時從衆中偶攄臆見國觀躍然以爲可行座衆亦同聲稱善隨卽別去越數日忽舊冢臣李長庚露封貽臣一書曰外間傳有考選一議甚善可得示其詳乎臣時欲謝

不敏而重違其撝謙問旨之意又不便書答乃先辭其使夜草一議亦露封署曰議揭明日遣役當堂投報臣昧死謹將原藁錄

呈如左揭云考選一事

聖明創制盛心超越茂美百爾欣欣今聞會議未定寔有難焉其所以難者何也蓋以

上意所崇在于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之政府而內閣旣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責在司銓而館職豈應不關綸扉之議且法旣尊治

則吏部所據寔殿最而上者遂是定評即考試可不設考必以文倘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間者稍顛輿論將

功令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掣欲求文治參半相準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退處遺珠聲華疑削詞林太離翰墨名寔已乖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見請自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於科道但擬懸銜部司照管銓次具

題得

旨則以所定科道人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爲治行之尤在內閣卽可一意衡文不必分心采莖異高下名次以文而定而授官編簡仍準官評如原擬給事者則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簡討如此則閣自歸一閣部自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文章可以按圖衆察可以糊名暗摸拔科道之尤爲館員旣可尊文學于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

是升器識於文藝之先庶幾上副

聖心下罄羣蘊事無不順而行之亦可久矣至于教習之師理自難廢但須大舉更張一新沿套如讀經濟典故之書習平章處分之事諷誦易以講說勵其啓沃之忠詩賦代以制誥淬其絲綸之業至于燕會往來通行嚴禁日省月試三年有成救時之料盡于此矣右臣自七月終所復冢臣之揭如此此捷所見臣不敢一字更易陛下細垂覽察凡臣所議者乃考選之法也未嘗以

題人物而曰某宜館員某宜科道又未嘗竊定員數而曰館員宜若干名科道宜若干名又未嘗區別省分而曰某省館員宜幾某省科道宜幾惟以

陛下創行盛典冢臣虛懷訪咨臣亦臣子臣亦僚友安能有見不言有問不答然究竟冢臣于臣此議全不舉行是臣言僅比芻蕘非有把持切制之力明矣又臣近疏十六策內亦有館員取舍教習更弦之條是臣所得明明入告者豈爲曖

私又豈可以道旁虛譚遂爲干與其事乎如疑
臣此外別有他謀請

責問舊冢臣李長庚臣于報揭之外有無商量曾否
造謫有則以告則卽譴臣又請

召對當路大小諸臣臣曾以考選一事游揚一人或
亦有他事干撓有則以告則亦譴臣卽張捷爲
臣鄉縣令五年交分不薄此捷所云知交也近
臣入都亦復五年時有往來皆當捷憲銓津要
中經考選考察不止一番臣曾于其前譽毀何
人籌論何事有則以告則亦譴臣若此俱無則
臣之礪礪亦已可見矣天下之患皆在于肉食
無謀旁觀袖手偶思矯之鬼沙遂至織猥之見
詎復情理可循總臣慙直招尤惟有歸命

陛下

陛下卽以多事黜臣臣豈有悔哉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

題初七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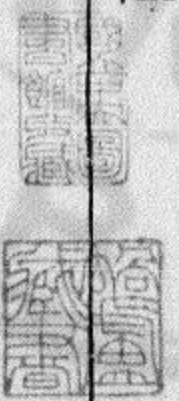
聖旨倪元璐奏剖事情知道了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璐等謹

奏爲恭候

聖體萬安因陳芹曝事臣等伏聞

陛下宵旰焦勞偶需靜攝旋傳遂已勿藥雍睦如初
臣等憂喜迴環不能漠默竊惟水獸未殄帝舜
有憂然而恭已之容已形暇豫崇密不恭姬文
赫怒若夫依京之致惟見從容古之聖人以不
屈治志以無暴治氣以無倦治精以不費治神
所以先之勞之適得疆固乾健疊疊天和不傷



今寇禍雖極而

聖敬日躋苟但措其綱條竟可坐收平蕩譬之醫者
求病誠明標本只投一物立起諸疴爲治不難
願紆

睿慮臣不勝犬馬之誠

崇禎九年正月十二日具

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覽奏亦見忠愛知道了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璐謹

奏爲積分奉

旨舉行特請

頒垂

聖諭以隆始事用責成功事先該臣具

奏人材必可教而成奉

聖旨奏內條列各款甚於教習成材有裨着該部卽
與議覆恪實舉行其召試簡授事宜俟教成另行
奏奪欽此隨經禮部具覆如議斷以崇禎九年五

月初旬選貢入監之日爲始奉

聖旨這酌覆各款俱依擬飭行內監丞助教等官考選及選格事宜着吏部確議具奏欽此承

命以來旣復數月今春祭告成四方之士漸遂麇集一切科條臣與合監諸臣細切講求微有端緒須時舉行顧臣竊思造士之難不難于施設科條難于激發志氣自積分

祖

制曠廢二百餘年士志積媮安常狃故雖承

明旨炳如日星必謂此第中飭故事非必真寔能行

又或謂今寇禍紛糾

聖旨志期撻伐何暇修舉文教天下之心如風旌搖搖無所歸信故臣前疏力請

聖諭部議亦以爲言未奉

進止罔知

陛下有待而然今時仲春臣計天下貢選諸士皆將擔囊就塗宜乘斯際蚤

沛

溫文使諸士當出門之初遂有枕材聖賢之意翹勃

奏續

丙子

三

距踴騰氣日出因之彰教必易爲功臣恭讀

太祖高皇帝手勅官師生徒不下十數其文詳至層委

淺遠畢陳一時人材所以蒸奮然

高皇帝顧特歸功宋訥後世不察亦遂以訥謂爲能教

士不知訥當

興朝循職無失中臣之常耳其法制精神訥無一非

安坐稟成

高皇帝者今時擾擾臣最不才而敢援古初訟言樂育者臣誠一無可恃惟所恃者

陛下開物成務之道敬

祖求才之心至誠足以孚頑乾健足以貞久禮樂仁義

言出化行此誠明兩之所以觀成萬睹之所爲

趨作也自

陛下御極以來凡邊計民生官方學政罔不事垂一
諭人奉爲經卽如頃者憲綱一書

御製文叙雲漢昭回百爾憬然動色相告振德之道

亦可知矣興賢大事法

祖大猷不奉

聖謨何繇興發爲此申

請特望

陛下卽灑

天章或

諭閣臣擬撰取

裁要取軒訇如雷振蟄以此付臣使臣稟蘊施鑄雖

其緩駕將亦必能攬擷菁莪仰酬

寤寐如不然者縱宋訥復生佐以胡李夏楚日施郊

遂時設窮歲之功猶不可以得一士其勢固然

亡足惟也臣惟今日急務莫重造材然或笑臣

議爲迂此真夏蟲之見臣又樂觀今之人情牽

拘苟且其心皆畏禍匿能無肯爲

陛下力行一事者其甚欲見能者抑又但明解絃不

知造轍凡棟敝世如理舊廬一敗楹必更求

一堅柱隨撤卽補則圯者可完豈有徙事剝除不

思補作苟皆避咎誰與勗功使

堯獨憂正坐于此幸

陛下深計臣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二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初六日奉

聖旨造士規條及積分事宜

祖欽定監規詳備明切倪元璐着卽遵旨各實奉行
不必又請頒諭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倪元璣謹

奏爲微臣耻懼猥薦願罷歸田仍乞

嚴禁煩囂以清議論事昨二十日臣從署歸忽聞邸
抄見有湖廣黃州府黃安縣儒學生員鄒黃遵
旨明白具奏一疏妄行薦舉中及臣各臣不勝駭異
夫以臣不肖而上書者不知而舉之此可異也
臣亦非甚不肖而上書者又不知而以毀之之
道譽之又可異也是故諸臣耻之臣亦耻之抑
臣非徒耻之已也蓋猶有憂臣聞之孔子曰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孟氏亦曰諸侯放恣處士橫
議繇此言之議論之權歸上則治歸下則亂不
可不慎也堯舜之世雖曰廣詢然今所見謨詰
之篇獨存臯禹岳牧之論不聞康衢之衆輒有
颺言固知其時上自虛懷下原循分卽其後世
謀及庶人要亦只是民間疾苦訪求無失或承
寃抑得自理伸未聞使之參預廟謨品題人物
朝野之辨何可不明

陛下海涵谷虛求言若渴水期宜隱燭幽而宵人遂
以干進其法取諸嘉哭至敢薄孔孟爲糠粃其
意主于雌黃至欲網簪紳爲桃李一月未久蠶
涌波騰凡夫游閒失志之徒狡獪生風之輩無
不人矜蔡澤言擬千秋以至市譚優誣悉形奏
記頓感醉嚙敢藐

天威臣觀光武明主韓歆貴臣徒以指甚卑儀立從
顯戮豈有委巷纖兒放言罔忌至如今者尚得
逃誅且夫議論不一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
賞罰不當賞罰不當則教令不孚教令不孚則

人心不固故自吳鯢化以部民叅及撫按而後
之爲大吏者必且恐恐然望豪氓而氣懾惟懼
惡言之出其口以爲萋菲之威甚于斧鉞自鄒
黃以下士薦及縉紳而後之爲

朝臣者必且恐恐然聞叩

聞而色沮惟懼好言之出其口以爲游揚之辱甚
于糾彈如是而望天下宣力之臣自好之士揚
眉昂首以集事致功豈可得乎

陛下誠宜自今亟垂厲禁禁之不已重法隨之于是
以大謀付之

廷論以清議還之士大夫無使下敢凌上詭得亂
真告密希不義之侯傾危覲立談之相仰或道
存謀野不廢鐘鞮亦宜以條事歸之通政而重
其封駁之權以訟冤屬之登

聞而嚴其反坐之令密封伏

闕悉遏不行庶幾幽隱仍通而紀綱不墮撥亂反
治必在于斯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
週言是聽維週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

不瀆于成此言爲政必明大體而聽言之宐察也惟

陛下裁幸若臣庸鷲無狀至望詎稱分宐斥遣謹席
蒙待

命不勝惶懼之至

崇禎九年三月二十日具

奏二十五日奉

聖旨鄒黃已有旨了倪元璐着安心供職不必求罷
該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思母痛弟病勢日加八懇

天恩矜憐允放事伏臣自四月二十七日以積思疾

發杜門籲

請尼章再

上未荷

聽俞臣中懷感戀寔圖抑情靜調小痊卽出不意五
月十七日接得家報臣前疏所稱臣弟元燬竟

奏賣

乙亥

九

於月前病故臣方午粥間訃驚傷遂致食停中
筯續又接得臣母手書備稱哀困又議以今冬
舉葬臣弟無地無資真臣一歸與作經紀臣益
中紛因成噤病悉計治之僅獲不死半月以來
轉為泄下臣所患惟忡木瘞百瘵未瘳而餘病
環伺加功益禍頃至

召命儼被不能奔趨踴儼匡牀盡日憂懼幸蒙

聖度不行譴誅頤臣撫躬奄然莫知所底要臣今日
悉謝刀圭難冀望星門為逢妙藥一披萊綵

為得良醫臣音嘵嘵至於七八無一調語敢欺

聖明然向止陟屺之心今兼在原之痛夫孝友廉退

制行之原疾病憂廢喪功之本

陛下與世摩鈍姦有微權伏幸

察臣此言遂俞所

請如臣得此一歸慰母葬弟生有與聚沒有與歸一
門融融簪早逢雨臣苟不死自茲激勵學問同
報餘生犬水馬韉或當小効若夫臣駕今者之

廁

請筵豨苓雞壘耳昔蜀昭烈得一徐庶猶且矜其情
至聽得引去終來臥龍况臣無能而講德史材
又芸芸濟濟者乎臣不勝哀鳴爲此具本轉差
茂男倪安恭齋奏

聞伏候

勅旨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寇禍非常敷天共痛微臣以投車之憤摠借
箸之愚特懇

聖斷施行除殘雪耻事盜賊之禍至如八日震及

祖陵可謂極矣自往代衰朝所未曾有者今當

聖世則顧有之此

國家大辱誠

陛下臥薪嘗膽之時諸臣嚼齒透拳之日也臣叨近

奏責

乙亥

三十一

侍哀憤有加三日涕糜枕袖俱濕苟援理數而論賊惡盈貫血氣同讐殄滅蕩平宜在朝夕但臣區區之見尚有深憂臣觀今日人心所在思亂賊踞南北之衝江湖積盜響應必多又疑有逋蕩黠黠之徒竄爲謀主翼虎教獠黨類日繁智計日益我兵將主旣惟辱客多驕暴在道則虞騷掠同舟又慮叅商誠恐本患未除他變或起而在庭之議率循膚影又非有握木居要灼然制勝之謀一戰大定臣寔未見其端也若以

臣愚所爲

陛下求其本謀促其勝氣者則願

陛下首發罪已之

詔頃覩

聖旨有云

皇陵罹變朕寔不德所致臣恭誦之餘應聲淚下以

陛下聖仁中懷至痛不難自誣爲諸臣引愆卽此一

言盈朝動色猶恐窮谷遐陬未承斯義請

立降明詔痛切撝謙布告天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

也勃焉唐德宗中主興元一詔雖狂將得徒無不感泣坐平大難何況今時故有空言而勝十萬師者此義是也然固非空言也因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今民最苦無若催科顧亦未敢容易興言冀停加派惟

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如今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瘠之鄉量以九分爲率又東南本色雜解擾累無紀今除上供軍需萬難更議者姑仍舊貫其諸一切苟非至

急如絹布絲棉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官代輸將此二者于下誠益于上則亦未之損也何者凡民財力止供此數此贏因而彼縮舍舊則必謀新計在

公家現歲所征仍無缺欠而百姓則繇此魂夢稍帖頭緒稍清且吏無甚畏卽不廢追呼亦豈必無孔邇相親之意折色之入於官甚便

京師百貨所萃有需何難購求計在

內庫陳陳之積可無朽棄而閭閻則繇此解納無

煩駁換無累且法非甚害卽少加餘費亦非必
有多取爲虐之嫌

陛下之民脫此二者猶脫湯火也其又二議者今發
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如行大疫藤
纏蔓引延結不休扳賊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
文一下如捕反虜出沸波翻冤號四徹所以海
內安分守株之輩衣食粗給之家苟一聞有族
屬親知望于文網雖無寇至亦每一夕數驚嗟
乎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

陛下者乎今請發弊止推現前勿窮久遠追賊但嚴
本犯勿聽扳牽滌往茲來垂爲厲禁庶幾逸檻
之猿不貽殃於林木在山之鹿不興懼於庖厨
苟是數者悉行臣言天下必大悅感奮賊氣自
奪賊黨必携勦蕩之期斷可六月而望卽或不
効治臣妄言臣不辭也臣惟用兵之道必循本
計今人皆薄仁義而尊韜鈴然猶爲夷虜言之
耳若今潢池之亂本繇饑寒愁苦卽應以救饑
寒解愁苦之法爲韜鈴戰權譬之救火之謀云

須激水此豈矜矯深微求高一著之論乎及今
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農桑
解業商旅絕行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
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三尺雖峻亦
安得保家畏死之民而治之哉故以今日之勢
爲殄賊之謀即使韓白再生良平復起不能易
臣此說幸

陛下內斷于心亟措行事當事大臣亦勿以臣書生
迂濶付之飄風時惟極亂猶且拘持顧忌矜細

遺大不圖更始將

聖明宵旰何時得釋

祖宗在天之恨何時可紆詩曰神罔時怨神罔時罰惟
陛下及諸大臣念之臣不勝哀痛激切

崇禎八年二月十五日具

題十八日奉

聖旨這所奏亦見惻怛蠲除逋負量寬繁壻原屬朝
廷恤民至意其本色雜解匪係上供軍需的作
何折色代輸積案纏累無辜的作何省發疏釋

俱着該部詳議確酌具奏頒發詔書事宜還候
旨行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微臣夙疾陡發乞

假調理事臣於昨二十七日畢

講還寓忽絞腸痛作隨即發嘔頭目眩搖良久小
定會有臣中表近親從臣鄉來

京見臣臣私喜當有臣母家書索之無有稍咨臣
母動定又云都不詳知臣心疑戰發昏偃牀家
人意臣成寐久覺有異相聚傍徨然臣自明卽

是異時所患怔忡之症今特加甚耳伏臣此病
起自崇禎五年本繇思母時旣屢陳未蒙

鑒允自後涉夏必發發必經秋如是三年矣茲又見
端恐復延篤緣今

講筵未撤臣不敢不特

奏明謹一面召醫調治惟求卽効朝可夕出畢目
前講讀之功如更十日起色不見者是則可憂
區區之私另圖瀝

請伏祈

聖慈矜察臣不勝恐悻爲此具本遣義男倪安恭齋

上

聞崇禎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具

題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倪元璐准暫假調理着卽出供職該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

臣倪元璐謹

奏爲臣病痊可無期臣母衰孑堪念伏乞

聖慈憐臣先後累

請激切至情

特允歸省就醫保全殘息事臣於昨四月二十八日

以夙疾舉發具奏

請假恭奉

聖旨倪元璐准暫假調理着卽出供職該部知道欽

此臣感激

聖恩安意調養既復十日醫藥罔禪臣固知療臣此病不關醫藥凡病必有繇藥期對症臣所感怔忡痰泄等患明因別母而起因思母求歸不得而劇烏鳥之私先後陳

請亦既五六以至于今母年日益臣病日增卽臣言歸豈假多說只以臣母行年七十有五又臣通籍十四年官

京而皆十二日未身一日也矣又臣自庚午至今

違顏六年主此三言者臣何能不力求歸苟不得歸臣病又何繇能愈然臣更有區區不避瑣屑爲

陛下殫陳之臣所受先人數椽火焚蕩盡臣母于是迄無寧居又臣行時以臣母之命携家赴京令子女悉依臣所臣同母一弟讀書地邑定省不以時至臣母眼前寥然獨女婢二三人耳每得臣母家書輒歎淒寂臣今坐處誠若針獰又臣異母弟生員元璣少有至性昔年底母李病革

元璣割股肉方寸雜糜進之卒亦不効遂至毀
羸尋感奇疾于今四年殆者數矣臣母憐之尤
甚于臣臣身沐

恩光出依

日月入擁妻孥獨使衰母病弟棲止敗垣愁涕相向
肝心何在得以晏然于此晏然是其心已死矣
寧復久存長事

陛下乎伏望

聖慈矜憐

特允暫歸無論生死皆有啣結之日臣講讀最無能
今詞林藹藹求如臣者豈患無人又臣觀晉太
子洗馬李密陳情切至一請即得後世以爲其
君至仁

陛下誠即放臣天下必且謂

陛下曲體儒臣

恩宏錫類聲頌無紀且臣以五品小臣積歲累陳輒
被

溫留疑於體制亦不符協惟

陛下審察施行臣不勝哀切惶恐之至爲此具本專
差義男倪安齋捧奏

聞崇禎八年五月初九日具

題十二日奉

聖旨着遵旨卽出供職不必屢請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璐謹

題爲人材必可教而成

祖制必可求而復敬乘論秀藹多之日備陳造士更始
之規期于頓還舊觀寔收儒效事臣聞之記曰
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士無間中材雖上
智下愚未有不以教益智破愚者今天下多事
情遁材絀名行不立績用不彰若以臨淵之美
進議搜羅胡如結網之求退言教育且夫不言
教則已教則豈有不於太學者乎太學之制振

古已崇莫盛于我

太祖高皇帝

高皇帝手握鑪錘禮隆法脩彬彬之彥於時最多嘗曰
宋訥所教个个有用

朝廷好生得人以

高皇帝聖智察材如鑑其曰可用必真無不可用者矣
後乃積漸至於陵夷原其所繇惟以納粟納粟
興而教必廢其說有三以貲入矣卽不可復得
爲清流之官極其致歸州佐邑丞止耳三代以

後之士莫不借功名一途引之道德旣期非道
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別繇科舉科舉
取工時文一日而遇卽可芥拾大科學于成均
咨行考文踰年董之僅取丞倅誰不舍此就彼
二也以教成爲期于是有在監十餘年不得撥
歷者今

朝廷旣取其貲又無優除更益淹稽懼皆裹足不
得不變半分一分七分八分之數爲二十四月
十一月八月六月之期撥有成期教無滿法教

不成而期已及何術留之三也故當援納未停
貢舉未復而言教士者說鈴耳縱使楊時秉鐸
胡瑗傳經豈有濟乎遭逢

陛下曠覽淵思力更獎令近雖以筭計之議小復通
融而選俊既升已分主客之勢典材振德千古
一時際此時猶曰教士不急是欺

陛下又曰士不可教教不可成是誣人材亦誣古先
聖王亦誣

高皇帝凡人臣爲此言者皆苟且悖謬不忠之尤者也

臣爲此感發斷爲

陛下言人材必可教而成

祖制必可求而復惟

陛下裁察誠必行此宜先定規模規模之大者盡于
八議一議分合流品貢選援納劃然兩塗流既
不同教亦多術請以貢選爲正流援納爲間流
貢選主於教成不限撥期惟以積分數滿爲率
援納存乎風示則依原定撥限期滿爲率所謂
分也度援納之中必有英奇之士請得嚴加選

遴拔其尤者進同貢選一體教習亦必題明奉
旨後准改流其法二十取一寧刻無濫又黜貢選之
不率者使之退處閩流比于移郊移遂而凡遇
季考科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鼓
之舞之其在一分一合之際乎一議審定教法
教習貢選一遵

祖制自廣業堂遞升至率性則與積分積分者孟月試
經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季月試經史策判叅文
與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
內積至八分爲及格得撥歷出身不及格者便
坐監讀書所教之事崇德行明經術治文章尚
矣而求致其用又必與之讀經濟之書求天下
之事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律曆技射以時間及
其撥納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遞拔請

旨同貢選一體積分其次中人之資亦宜以貢選之
教教之惟不輕改流以滋倖竇不程分數以妨
撥期其又次者各相其材以施教格雖甚鈍劣
必使講讀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他時雖幕倖屢

燈亦可不致面牆如此則無棄人矣一議慎選分堂六堂分司教鐸宋臣有言先廣求賢德使爲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今請令吏部博訪名儒不拘甲科舉貢必求四等之人而用之四等者一等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等博物多聞叩之不竭一等老成拘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特達氣足厲人凡茲四者皆爲有範有法可以造材才地偶乖則各部調改不肖失業卽應時糾叅稱職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擢又請遵照舊制助教以下得同博士一體考選非徒彰勸亦以示平一議崇尚經學

聖神首出崇經右文海內通經之士樽見輩起聞業陽諸生趙金鶴年十八通貫五經得其指歸又聞有都通十三經者卽士如此豈可處之瑩館虎闈之外宜令各處有司不拘廩增附學有通三經至十三經者考驗得實卽時通詳撫按起送到部奏請

廷試發雍肆業臣又仰維

陛下興小學以正蒙養講春秋以章大義
聖人之學包宏貫緘如此今小學旣已

頒行并宜令天下諸生兼治春秋之學蓋春秋取
義于公穀胡氏徵材于左丘明上如通此者體
用之事備矣或慮天下資性難齊請自雍士始
高皇帝令國子生習讀春秋一法也一議申闢文體今
欲致功必求奇才文亦如之士惟不能奇于是
詭怪謬悠雜以異端之說此

陛下所甚禁

陛下之禁此者求奇之心甚明今或不察過畏

功令謬以庸爲正以淺爲平其心皆存乎苟幸無過
夫苟幸無過之人與苟幸無過之文其於世必
無功亦豈真能無過乎今如使臣教士教之以
淺庸則臣不敢今如以淺庸之士授臣使臣教
之臣不能教也臣教士爲文必以五經爲師五
經平正之歸從無凡語請自兩雍以及天下郡
國衡文之司苟求崇體必無抑才抑才之誅與
減體等一議分別選格繇積分出身者分別三

等上等優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所授職銜非
必過溢其本分惟昔繇吏部莽莽匆匆一日之
試而定今以太學銖銖兩兩歲月之驗而分非
侵官也臣意以爲本繇教成取選又豈得分教
等選格爲兩事乎一議

召試簡授太學之士乃

天子之所自教自試而自用之者也恭讀洪武

欽定規條內議出身一款云有才學超越異常者取白
上裁

高皇帝親召試張唯等十餘人授翰林院編修蔣學箴

五人拜給事中其他選授御史部曹方面不可
指數今教法盡復而此典不行則士不勸請教
成之日於前三等之外果有殊異卓絕如

訓所稱者臣監特疏奏

聞恭候

陛下御

便殿

召入親試之或

給筆札或

垂問難有當

聖心破格擢授否卽已之其甚不稱司成之臣並承顯罰夫殊才不數

清問難承且可否悉取

聖裁卽閣部無從仰贊兢心何繇得啓倖路何自能開建之則非常行之則無弊計每舉卽不多收得二三人而天下數萬士之精神動如奮螿矣一議清楚歷事

祖制積分及格卽撥各衙門歷事蓋欲其練習政務卽進士觀政之意自積分法廢而此意蕩然因有正歷雜歷之分正歷止朔望一掛雜歷乃用之寫本雜役下同隸胥又復開贖歷之例正歷聽覓替身雜歷責輸寫值夫求其博觀有得而借面爲之已可矣况寫本非生儒所嫻輸銀豈養士之意今請歷事無分正雜名色凡當咨撥一照舊規各該衙門以次分派惟以本監考定等第爲其歷期之多寡上等三箇片中等六箇

月下等九箇月各衙門收到監生務查有無替
冒因而教之政事示以歷練之方一切謄寫猥
差悉與革免滿日考其勤惰開報吏部不率之
甚者發回本監再行教習存體責定無如此者
凡斯八議臣所爲規模之大者悉本諸

高皇帝成憲非臣臆說也其諸一切科條約束臨時損

益有須奉

旨者以

請臣今不敢繁稱抑臣猶以斯舉雖循

舊章實同肇造恭請

特頒

聖諭

親灑

宸翰日星雲漢興振羣心然後令之行也如流水矣

又頃恭讀

聖諭求寧起做薦辟曠典爰始舉行

天縱

聖人動高世主自此英才必奮治行必興然臣猶慮

知人寔難敢贊末議凡各舉到人才始緩授官
先令歷事六部設法磨練如

高皇帝武英堂練習故事且教且察幾及一年遴擇以
聞

陛下又

親

召試之見賢後用于是

臨軒誥誡而遣之蓋其慎也統候

鑒裁謹題請

旨崇禎八年九月初八日具

題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條列各款甚于教學成材有裨着該部卽
與議覆恪實舉行其召試簡授事宜俟教成另
行奏奪

國子監臣祭酒倪元璐謹

題爲謹條目前雍務急切恭請

嚴文垂飭以振積弛事伏念臣本庸才不能學問行
年四十悶然無聞叨冒逾渥人師非據每升臯
座輒復汗流旣念古人因愧而興以教爲學志
氣所會何有愚柔以此靜維怵惕思勵顧以今
生徒寥閭纔百餘人稍出科條未能取暢英才
樂育微有待焉若夫目前之務

明旨所已孚者不須再請前人所可守者不假更張

臣力所得自行者又不須奏瀾而積分修舉以復舊爲維新除臣專疏奏

請外所有事關各該衙門有呼難應必祈

天語用致叮嚀者殆有六端謹條如左一請

諭飭工部亟完修理以作趨踰爲照

國學久經傾圮自崇禎五年署監事司業黃錦題請得

旨佑修興作三年功猶未半臣蒞任之又明日卽巡

閱廟廷以及六堂各等廨署大都未修者頽垣

倒柱觸目皆然其已修者亦以大勢未完旋多

圯壞累經移催該管監督竝以錢糧不副爲辭

當此空虛誠宜體諒但查原估數止八百豈以

三年之力猶告羞囊聖域賢關此爲不急誰是

急者伏冀

嚴戒該司刻期竣事仍令慎選委官臣監亦選廳堂

協同督理仍將臣疏此款

勅下工科載入註銷項內庶幾告成有日璧水有光

一請

諭飭五府悉催勲武子弟到監習讀以興門閥爲照
祖宗厚遇勲臣設爲世胄入監習禮讀書之制

歷朝申命有

明綸近經前任祭酒傅冠署監事司業馬之驥累疏
及之竝承切

旨乃各胄迄今自襄城李國禎而外無一人至者當
聖明注意虎臣貢舉應期鵲起非惟

腹心思托亦且聲氣宜連襄城獨非胄子乎何矯矯
也除臣移文催取外更望

天語嚴申遵照

累朝制令

勅五軍都督府將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年十四
以上三十以下未任事者通行查出開送兵部
轉送臣監一體教習如有仍前亢匿者聽部科
指名叅處又

勅兵部自後凡不繇臣監起文報部者不准承襲推
用其有恪勤受教如李國禎者獎勵以風永著
爲令庶幾世祿可官翹材蒸奮一請

諭勅各州縣有司凡從前逋欠

國學錢糧混報蠲免者明白開申以清會計爲照
自臣蒞任查覈已前各處未完銀解見有混稱
奉

旨蠲免四字輒得停催夫不明開係何年月因何事
故奉何

詔令而浮游影泚此可疑也安知非出詭稱又安知
非暫停一年而後遂沿之永永者乎請得

嚴諭凡經臣監移查勒限確詳回報如有朦混不明
及過期不應者情弊顯然糾叅處治庶幾欺誣
知戒士餼以充一請

諭飭吏禮二部凡援例新生咨撥事宜設法關會以
防詐冒爲照納粟之例停之三年而今又復舉
利舉則弊又將生矣查得天啓年間事例盛行
之時每有假印假文冒騙以去者又有得部移
文竝不投監乘機伺會影朦取撥者此爲奸以
欺臣監者也其冒撥詐僞以欺該部者亦復猶
然今除戶工二部通會禮部之法聽禮部自行

防飭外其在臣監一收一撥之間設法關通者
有二凡禮部咨送印文編立例字爲號自例字
一號二號以至無窮而臣監于每月之終卽將
收到字號監生彙冊報部凡臣監咨撥印文編
立歷字爲號自歷字一號二號以至無窮而吏
部亦于每月之終將撥到字號監生彙冊報監
俱以崇禎八年九月爲始蓋編以字號則序次
聯絡一或有斷續不合卽知弊端而月一知聞
則彼此關通不致以久遠難稽得容巧弄庶幾
摘發爲易弊實可清一請

諭飭各該問理衙門遇有監生訟訐事情當卽移文
知會本監以便稽覈爲照近經南京國子監司
業項煜條議六事內一欸歷事之當問大約言
近來監生一經歷出絕不相聞然而北場懷挾
之歷生罰及司成事變之典詎惟場屋如遵
祖制則乞歸歷事之人于太學而司其去來等因隨經
部覆得

旨悉以歷事監生歸之

國學考選科舉此爲束諸生以進取之塗卽是嚴
臣等以鈐轄之責惟是歷生之身依

輦轂而足戒園橋者比比矣脫或有壞法敗簡之事
徹于

聖聰臣等雖不得知何繇追咎除臣設法諭禁外尤
冀

勅下各該衙門無問班撥監生凡有事端與訟及被
入告訐者曲直聽其公斷但一移文知會臣監
臣監卽可據以稽其行履設爲防閑庶幾約束

得行士心知警一請

諭飭本監屬員遵體巡風

祖制依臣近議輪班守宿永著爲令以防不測爲照舊
制自博士而下日輪一員巡風廟監至今不廢
然止日一巡行夜則委之廟戶前監臣傅冠同
官馬之驥每對臣言輒懷深慮又且介于操伍
屢有無知軍人夜行取便拆毀廟垣而過者歷
經移文該管衙門出示禁緝未盡遵行而臣又

思方

今多事

國學地處極偏寥曠疎濶保無奸宄竄跡其間今
臣定議每夜委輪廳堂等官一員從以吏役守
宿防衛方在舉行復思事屬創始非經題
請恐遂寢湮特乞

明綸著此爲令庶幾廟規日肅他業不生已上六事
蓋有先經奉

命而積習猶沿亦有驟議更弦而微言難動
嚴文一下則百事可爲爲此具

題伏候

勅旨崇禎八年九月初八日具

題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國學修葺款曾入監前已有旨着再行嚴
飭其餘各款卽與其覆該部知道

奏為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璐等謹

陵工浩繁

聖孝純至敬隨羣設薄

獻微資事粵自

橋丘玉氣小星狂氛

豐水淵源大厯

聖慮乃

咨將作至渙

宮儲于是

神靈釋怨恫之心少府紆匱誦之歎臣等官雖古冷心亦冀傾望

弓劍而有懷授屨袂其莫及惟從班列稍效涓埃因歎今人每慚往哲請纓擊南越不能如終軍竭貨助縣官不能如卜式臣等至陋于茲可觀要以微誠所存執隨寧下譬之飛津以資瀚海捧土而益泰山通計合監官僚若而員共捐薪俸如于兩別條如在乞

下所司

崇禎八年十月十二日具

題十四日奉

聖旨這捐助銀兩着照數查收工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倪元璐謹

奏爲奉

詔省愆束身求黜因據瑣論耶憊

殷憂伏冀

震興兼施用明不測事臣觀成湯之誥曰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其臣伊尹得是意也急起從之納溝

繇已若夫今日有

君無臣

上厯獨憂下鮮同德平治不出禍亂侵尋財賈兵騷

三
月
恫民怨

堯咨舜傲罪已側身

高文淋漓讀者皆泣可謂至矣諸臣于是乃始舍皇
罔措蹶蹠引愆以次及臣臣當泥首使臣白數
豈假多辭

陛下亦嘗使臣掄文武之材司啓沃之任何曾有一
士致功一言合道頃視成均既復兩月蒸變之
象渺然無端卽此戮臣死有餘責顧臣竊惟庸
臣尸官不以一月罪卽告無罪

陛下亦不以一正庸臣之罪卽曰天下可平臣卽遂
蒙誅譴不能終塞默無所颺貢冀乘斧鑕未及
一竭愚衷比之將死鳴言倘得哀善臣觀

陛下之治天下根抵精誠推暨威德外周聽覽內竭
罔維天下之人亦知感奮亦知愧耻亦畏

功令亦慕勳名而積用日圯災變日出臣請爲譬于
此萬石之舟所虞淺水舟水相得則資利風夫
陛下之聖勇聰明兢業赫濯是其水體亦若舟然萃
臣之材方其水也機行乎其間則其風也天下

之才本諸其情今之人情率有四遁曰縮胸多
畏曰揣摩善窺曰畫畔自了曰悠忽坐廢縮胸
多畏者動疑有凶靜保無咎于是功稍難則歛
手塗小險卽抱頭決事惟首鼠之可安奉職以
循牆爲無過遁一矣揣摩善窺者不曰事理不
易而曰

上意如何不曰衾影難欺而曰耳目廣有測

意肯而求合者必無可信之心畏耳目而思避之必
有欲爲之事於是主張全失奸弊日聞遁二矣

畫畔自了者胸無通盤之筭謔味同舟之扶所
量在金錢決不顧郡邑有字氓之吏所牽在文
墨或不問封疆當戮力之時坐俾民悼所天衆
輕其長遁三矣悠忽坐廢者官稍閒卽云苟外
事非我之口人田夷狄之患亦旣廿年粹或問
之槩多失對守令之求亦旣再月少可應者惟
見榜徨皆絲世務人材平風未嘗經念遁四矣
循此四者誤

國有餘誠

勅諸臣極力洗心其材自見水流盛長負舟而走矣
益以嘘拂君子德風神行之功甚於推輓臣愚
故願

陛下興進名節提振綱紀敦尚德禮參互機權勵廉
耻爲功能扶公論爲元氣明職掌使羣材不匿
覈賞罰使衆志不疑于是告大臣以秦誓之言
激邊臣以春秋之義被將帥以詩書之氣淬縉
紳以薪膽之心最守令以撫字之課上督撫以
足食之考正士卒以殺半之權樂百姓以懲貪

之法尊謀所以救寡蓋賞所以治怯練兵所以
減饋儲才所以省官使天下之心畢出於赴功
不出於救過天下之智悉注於寔事不注於空
談無兵必使有兵無餉必使有餉無法必使有
法無人必使有人奴且卽平賊于何有臣之慙
劣死不足憐或冀其言可存小安墜魄謹席蒙
待

命不勝慙懼之誠

崇禎八年十月十九日具

奏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倪元春遵諭恪修職業敷教育才以副委任
不必引議這奏殊切時弊知道了該部知道



題鴻寶講編

講官職司承弼凡人主德業
政事三公坐論所不逮諫臣
廷諍所未得則講官朝夕納
誨可具言而無隱在昔伊川

入直必先齋戒存誠靜正迨
其進講盡心陳說終日不懈
其一時宰執如文潞公呂申
公進而聽受退而嘆服以爲
此真侍講蓋古儒臣自任之

重與其大臣服善之誠如此
我
鴻寶之在

講筵也事

堯舜之君陳仁義之道本正直

忠厚之意爲昌明剴切之言
約而該微而顯伊川之靜正
陳說存誠盡心

鴻寶脩焉用能使精誠上通
聖明虛受穆然傾聽而一時宰

執聽受嘆服爲潞公申公者
不少間有不然

鴻寶則曰吾知對揚

聖明安知周旋宰執慷慨論列

無所顧避極深研几期在輔

德成政蓋有痛哭流涕所不
盡言而

鴻寶言之

鴻寶其真侍講也夫踰年乃
以國子祭酒辭

講筵而出爲刻講編十五篇

崇禎八年孟冬年友弟許士

柔拜手謹題



講編目錄

經筵

臯陶曰都至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益曰吁至四夷來王

纘柔懿恭懷保小民至咸和萬民

日講

彼奪其民時至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至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至沛然誰能禦之

惟暨乃僚至其惟有終

說復于王曰至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惟說命總百官至惟以亂民

子之燕居 節

子曰甚矣吾衰 節

子曰志於道 章

今王鼓樂於此至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至不亦宜乎

臣始至于境至不亦宜乎

講編卷之一

講臣倪元璐撰

經筵

序次照講期先後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

孔壬 崇禎二年二月十二日

此一節。是言帝王為治的綱領。都是歎美詞。時字。解做是字。帝。指帝堯。驩兜。是堯時四凶之一。

遷。是竄徙。有苗。是爲亂之國。巧言令色。孔壬。是外面好其言。善其色。內裏却大包藏着姦惡的人。臯陶歎美說道。人君治道多端。其大者只有兩件。一在知人。一在安民。蓋人之才品不同。心術各別。若知之不明。如何得舉措民服。所以要知人。萬邦黎庶。皆賴大君爲主。若安之無道。如何得本固邦寧。所以要安民。禹聞臯陶之說。因嗟歎而言。如汝所言這兩件。都兼舉而無歎。不但尋常的人。便是帝堯之聖。猶且難之。蓋知不

是淺淺的知。直把這個人的肺肝伎倆。分毫俱鑒別不差。何等明哲。以是而用人。則大小得宜。舉天下極不齊的人才。偏是他安頓妥當。這叫做能官人。安不是小小的安。直把民間所苦水。旱盜賊等事。一一替他消弭無害。何等恩惠。繇是萬邦黎庶。心生愛戴。若人人有個聖明天子。在其胸中。這叫做黎民懷之。既哲且惠。智仁兼盡。此時衆賢集於朝。百姓和於野。人心丕變。邦本輯寧。雖有黨惡如驩兜者。亦皆改行從善矣。

何足憂乎。有昏迷如有苗者。亦皆感化歸服矣。何必遷乎。有奸言善色。大包裝姦惡的人。亦皆變狡詐而爲誠實矣。又何足畏乎。蓋本計不失。則萬化俱臻。帝王所謂得一以爲天下貞者。道固如此。以臣觀之。二者之間。尤是知人一件。最爲綱領。臣不暇遠引。就如今者。恭遇我

皇上。

聰明睿知。

惕厲憂勤。大奸已去。而猶

切切然剔蠹懲貪。大猷已張。而日

孜孜焉籌兵詰餉。凡此焦勞。無非爲安民之計。但此等安民的事務。件件是要人做的。假如不得其人而用之。雖念念憂民。何益於治。假如用人而不知之甚真。或誤收匪類。或用違其長。雖日日用人。何益於民。所以臣言知人是第一綱領。然而知人之中。又有箇綱領。在

皇上的知人。第一要知輔臣。在輔臣的知人。第一要知六部大臣。以

皇上之至聰極明。加之精心體察。倚仗得一個天下
爲已任的輔臣。則天下何功不奏。輔臣能以
皇上之心爲心。公虛詢訪。真知灼見。替

皇上用得一個抑邪扶正。鑑空衡平。不愛錢。不徇情
面的吏部。得一個運籌決勝。能任將的兵部。潔
已奉公。有心計的戶部。其諸各部。盡得其人。則
天下又何事不舉。此又是知人的綱領。至於知
人之法。雖云惟帝其難。却也不難。往者數十年
之間。

宮府不通。羣臣之面。尚且不識。其才品何緣得知。
今我

皇上。

平臺召對。

文華商確。無日不接見羣臣。問對之間。卽是觀人
之術。孰至誠而不欺。孰明決而多智。孰果敢而
能任。孰持重而有謀。察之旣久。舉大小諸臣的
邪正能否。無一不瞭然胸中。然後隨材授任。棄
短錄長。則庶績以熙。天下之民舉安矣。今天下

邪正雖分。而小人之窺伺者不少。這就是驩
西虜東酋。土夷海寇。處處竊發。這就是有苗。
言僞行。大奸欺世之徒。多有其人。這就是巧
孔壬。三者皆爲民害。種種可憂。苟能知人。則
無足慮。伏望

皇上握簡以御煩。居靜而制動。任人圖治。養賢致口
臣愚不勝至願。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
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食
無荒。四夷來王。

崇禎五年八月十二日

此一節書。是虞廷憂盛危明之言。乃千古帝王
惕勵保邦。戰勝廟堂之本務。當時伯益聞禹陳
克艱惠迪之謨。因推廣其意。以告帝舜。嗟歎說
道。君道至大。天命無常。帝其戒之哉。如今四方
雖是太平。無可憂虞。然而治亂相爲倚伏。不可

不時時儆戒。其所當儆戒者。則有八事。大凡高明之主。不患廢弛。而患更張。更張之弊。總歸廢弛。此惟謹守成憲。庶無差愆。故曰罔失法度。高明之主。又不患荒淫。而患滿假。滿假不已。漸至荒淫。此惟時凜怒淪。庶無怠惰。故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從來邪正。勢不相容。既知此爲賢人。便須一心信任。倘以小人間之。必至于掣肘喪氣。敗其成功。故曰任賢勿貳。從來小人。根株難拔。既知此爲儉邪。便須決于屏斥。倘或隱忍遲

疑。必至於養成禍亂。不可收拾。故曰去邪勿疑。凡所謀爲。須要心裏確信得過。方可施行。若本無定見。作意爲之。卽是疑謀。豈可措諸政事。故曰疑謀勿成。凡百志慮。須要正大光明。若稍參機智術數。卽是曖昧。失君臨之體。故曰百志惟熙。大君舉動。但遵道而行。自然百姓悅服。若違背正理。市恩見德。以此求譽。反得謗怨。故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明主有何私欲。或原從治道起見。而持之稍失其中。與天下人的公心相

拂。卽與私欲無異。寃之民心不和。我願亦不俱。遂。故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凡此八者。若能時時儆戒。無怠于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太平可保。不特中國服從。而四夷亦皆向化。稽古來朝矣。伯益之言如此。以臣觀之。伯益此說。分明是一篇禦夷制勝的韜畧。然却不曾一言及如何講武。如何詰戎。全在提挈廟堂上的精神。故其立言極有次第。先在克己省躬。次之進賢去邪。又次之審謀慎慮。終之以收拾民心。正控制四夷之術。已盡于是矣。伏惟我

皇上。

履規蹈繩。

清心寡慾。

求賢致渴。而佐以謹嚴。

慮事精詳。而出之光大。

秉道不惑。

視民如傷。又復

宵旰孜孜。

冰淵業業。雖使帝舜復起。何以加茲。然而今者夷狄盜賊。所在披猖。財盡民窮。兵驕將懦。多艱如此。豈是無虞。處今之勢。直當震懼修省。易轍更弦。非徒做戒咨嗟。可得了事。但臣又恐以震懼之過。或致張皇。未免務爲一切苟且權宜之計。循末失本。因小害大。本以救亂。去治愈遠。蓋臣聞禦夷救亂之道。有根本。有枝葉。何謂根本。振摯紀綱。激勵志氣。辨別賢奸。扶植體統。宣布德澤。昭明公道。此是根本。何謂枝葉。缺兵求兵。缺

餉求餉。以兵治兵。以餉治餉。此是枝葉。枝葉雖不可廢。却須本根強固。則枝葉自榮。臣愚伏願皇上。事事以堯舜爲師。誠如書言。所稱遵守成法。簡飭身心。謀必可行。事期足法。不以君子之無速効。而參用小人。不以邪人之有小能。而流毒善類。不以小恩小善。而傷國家之大體。不以私喜私怒。而逆天下之公心。如此則

廟堂精神。提挈於上。施之刑政。自有條理。百爾諸臣。亦自然感奮。見其能事。於以除克雪耻。撻伐

四夷復何難哉。臣愚不勝惓切。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崇禎九年三月廿二日

無逸一書。乃周公戒成王法祖恤民。以爲祈天永命之本。此一節。則獨言文王親民之德。與其憂民之心。勤民之政。蓋曰。人君惟自尊。故志亢。而不肯俯恤民艱。自聖。故氣浮。而不能深察民隱。文王以剛健之德。而出之寬慈。真見匹夫匹婦。皆能勝于温温。可卽柔到箇盡美之處。是爲徽柔。以高明之資。而處之謙抑。真見天視自我。

民祝天聽自我民聽翼翼以將恭到箇盡美之處。是爲懿恭。其胸懷所存。惟以保護小民爲務。又念小民中之無告者。莫如鰥寡矜恤之。至加惠必先。於周到之中。又不失緩急之序。繇是施之政事。不敢怠荒。自朝至於日中。以及日昃。勤勤汲汲。食亦不遑。一心惟求萬民樂業。無一夫不得其所。熙皞太和。在成周宇宙。斯已耳。文王之憂勤如此。真萬世人君之極則也。臣按漢儒賈誼有言。政無不以民爲本。以民爲命。以民爲功。以民爲力。繇此而觀。國家凡百舉動。無一不根極于民。民心不和。國家卽無一事可望成就。文王自朝至於日昃。其間豈無庶務勞管。而獨言和民者。繇其宵旦所圖。悉關本計。雖千功萬業。到底只是民受其休。當時緩莫如管臺沼急。莫如伐崇密。而總歸爲民。誦頌四作。他可知已。恭惟我

皇上。如天廣運。好生洽民。敬止緝熙。勵精宵旰。如傷若保。未或過之。而適當多事。民窮盜起。議者歸

禍源于加派。此誠不虛。惟是今者銷兵無期。轉餉不繼。繇役豈能驟息。賦稅豈能驟蠲。然臣愚以爲繇役雖未卽息。賦雖未卽蠲。而政事不可不興。規模不可不立。大要曰內治外威而已。內治必責之有司。有司之賢者無事自能撫綏。有事自能守禦。上有德意必能宣布。上有苛令必能調停。保甲農桑自然興舉。而風勵有司之道。在明賞罰。今貪者未盡懲。懲者未盡貪。不肖有逮治之條。循卓獨無殊擢。如漢之入爲公卿者。則賢者不勸。誠內責銓衡。外責撫按。甄別懲勸之法。悉改故常。如此則民受吏之福。不受吏之患矣。外威者禦虜。宜合數路。連爲首尾。而勿聽其畫界自全。禦寇宜責巡撫。各保一方。而勿咎其隣國爲壑。蓋互相援。則虜以有所牽。而憚。故守易爲功。各自守則賊以無所歸。而窮。故勦易爲力。因之廣屯鑄。勤募練。旣可寬省調運。又以安集流亡。至于馭將之法。又不在優其體統。而在豐其祿賜。使得盛養死士。多蓄家丁。則非徒

厚集其勢。可以得志於敵。亦得自制其衆。使不縱暴于民。如此。則民被兵之利。不被兵之害矣。天下何事不可爲。規模定。則政事畢。舉要其本源。尤在。

呈上振紀綱。修教化。信詔令。一事權。審權衡。慎舉動。求大奸而赦小過。惠京師以綏四方。更願大小諸臣。洗心盡力。分則各共其職。如吏部必擇安民之吏。兵戶無爲厲民之謀。合則相與有成。如兵部必爲戶部酌量。羸絀。勿輕調發。以累輸將。戶部必爲吏部愛惜人才。勿急考成。而沒治行。繇是庶績其凝。四方風動。太平之業。可以坐致矣。臣愚不勝惓惓。

講編卷之二

講臣倪元璐撰

日講

序次照講期先後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此三節。是言仁暴相應之勢。以明圖王在德。不在疆大的意思。彼指敵國而言。孟子說吾王既能發政施仁。卽不必較量彼已。已自全操勝算。

矣。况彼又有可乘之隙乎。彼國淫刑厚斂。妨廢農時。使百姓不得深耕易耨。盡力稼穡。以養其父母。致其父母凍餓。無所衣食。兄弟妻子離散。不保室家。如此者。彼之於民。真如陷之于阱。溺之于水一般。雪我則讐。民怨已甚。吾王乘此之時。率吾尊上親長之民。往正其罪。彼民且欣然歸附之。恐後。誰肯爲其仇讐用命。而與王拒敵者乎。所以古語有云。仁者無敵。蓋言民心所歸。雖小亦大。雖弱亦強。湯之大旱時雨。武之前途倒戈。是其證也。王請勿疑。是言而斷然以行。仁爲自強之計。雖繇此而王不難矣。豈但一雪先人之耻而已哉。臣觀當時戰國分爭。尚有彼此相持之勢。今車書一統。夷狄卽吾外藩。盜賊本吾赤子。順逆之形。非同敵國。况我

皇上如天大德。事事憂民。宜乎坐致蕩平。兵不血刃。然而今者禦夷弭盜。俱無勝形。臣愚反覆思維。得毋善政猶有未盡。所謂善政者。總不外省刑薄斂之兩端。如考成之法。所以治吏。而吏急催

科。其勢必至鞭朴以戕民。又如秦晉等區。初以
灾荒致盜。繼以干戈廢農。死徙幾盡。而賦額如
初。其勢又必至悉驅而爲盜賊。爲今之計。莫如
慎選循吏。以彰德化。別求良策。以代加征。使百
姓歡然。知有性命家人之樂。則其心不離。其心
不離。則其氣必振。可使賊反而爲民。亦可使民
往而殺賊。內寇自平。外夷亦無不服矣。以此觀
之。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語者。仁義之譚。卽是富
強之策。尉繚子。治兵之書也。其言曰。囹圄空。野
克粟多。則無天下之難。可知孟子之言。不爲迂
濶。伏望

皇上留神體察。見諸施行。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
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梁襄王是梁惠王之子。孟子仁義之道。不行於
惠王。猶冀見用於嗣君。故見襄王。及見襄王。而
又知其不足與有爲也。出告人曰。容貌辭氣。乃
德之符。我今見王。遠而望之。不似諸侯之象。近
而就之。不見可畏之威。又且出言無章。卒然問
曰。天下紛紛。如何而后得底定乎。我對曰。今列

國分爭。民無專向。所以紛紜。直待悉主悉臣。歸於一統。則勢無兩大。政不多門。然後干戈可息。而天下其定矣。王又問曰。今之諸侯。孰是能一統天下者乎。我又對曰。天下非兵革之所能威。智謀之所能結也。惟有稟好生之德。懷惻隱之心。不好殺人者。以仁心行仁政。而四方歸命。干是乎。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天下可得而一也。苟非其人。其孰能之哉。此蓋孟子以其時殺運相尋。梁王新卽位。恐其習成殘忍。草菅

民命。故雖知其不足有爲。猶切切然隨問提醒之如此。臣嘗思堯舜之仁。而有誅殛。湯武之義。而有征伐。帝王馭宇。豈能無殺人之事。但要把這一點好生惡殺的念頭。時時葆認。蓋觀大禹下車而泣罪人。陽膚爲士師。曾子告之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大禹未嘗曲赦罪人。曾子亦非教陽膚徇情廢法。只是爲人上者。有此悲閔有罪。不喜得情之念。存諸胸中。則必無深文故入之事。躊躇顧慮之下。生全必多。又觀夏書

一 胤征之誥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宋史太祖之
戒曹彬曰。尅城之日。慎毋殺戮。斯二者。當赫怒
奮威之時。皆有惕然惟恐殺人之意。所以師行
民悅。坐收寧定混一之功。凡人主之一仁一暴。
繫於存心。不可不省也。臣聞程頤諫折柳。懼傷
生意。宋宗盪激。而避行蟻於物且然。何況人命
乎。

皇上至仁如天。臣愚敢以是言。益堅
聖德。

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
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
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
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人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之就
下。沛然誰能禦之。

與。是歸往。周正建子。其時七八月。卽今之五六
月也。孟子又述已與梁王問答之言。說道。王又
問我曰。今天下民各有主。孰肯背棄其主。而來

歸於我者乎。我對曰：天下之百姓莫不欲得所依歸。趨向仁君者也。王知夫禾苗乎。當夫七八月之間。亢暘苦旱。田禾枯槁。此正急需雨澤之時。天忽油然其盛。而作雲沛然其大。而作雨。將見解澤一施。苗之枯者。忽轉爲榮。淳然興起。誰得而遏止之乎。今天下之諸侯。有牧養斯民之責者。無不爭城爭地。糜爛其民。未見有不好殺人者也。如有不好殺人者。出乎其間。亦如大旱之時。涸以甘雨。天下之民。皆延頸瞻望。欲得之以爲君矣。心誠向之。身將焉往。將見民之歸趨之也。猶水流之就下。其勢沛然。亦誰得而抑阻之哉。蓋饑渴之時。易爲飲食。萬方嗷嗷。仁主之資道固然也。孟子所述告梁襄王之說如此。臣按篇中人牧二字。最是警醒動人。蓋未有以牧養爲名。而可以殺戮爲事者也。代天牧民者。惟賴天子。代天子牧民者。惟賴守令。臣每觀守令之能。全不在於武健搏擊。守令之所以守土禦寇者。亦不徒恃保甲鄉兵。但是愛民如子。民心

愛戴者。其境內自無盜賊。卽有他盜來侵。百姓亦自能爲他効力死守。如古者尹鐸之守晉陽。至於沉寃產蛙。民不叛去。尹鐸未嘗知兵。只是平日之政。不以繭絲催科殺人。故雖以智伯之強。合三國之衆。不能克之。反爲所滅。一方之牧如此。元后作民父母者。益可知矣。大都政事之可以殺人者。不止一端。聖王之治天下。無論寬嚴。總歸於神武不殺。蓋此不嗜殺人之心。卽是天之生理。在人身爲元氣。在宇宙爲太和。人生嘗存此心。不惟盛德感人。抑且以和召和。凡天地間吉祥善事。自然與之相會。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作善降之百祥。自古及今。惟有仁勝不仁。未聞以殺止殺。後世人主有意勵俗。但知亂國用重典。激而用殺。不知亂世之民。偏不畏殺。至于民不畏殺。天下事尚可言哉。

惟暨乃僚。固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特命。其惟有終。

此二節是高宗要傳說率屬盡忠。始終如一的意思。暨字解做及字。乃猶言汝也。乃僚是言傳說以下百官庶司。乃辟是高宗自稱。不說是我之臣僚。而曰汝僚。不說是百僚共戴之君。而曰汝君。何等委任。何等責成。先王指商繼世諸賢君說。高后指成湯說。時字解做是字。高宗又命傳說說道。相臣以人事君。凡百官庶司。有一人

之不盡其職者。皆相臣之責也。汝既作相。則自卿士而下。皆汝僚屬。汝當身先倡率。與之同心協力。匡正汝君。有善必陳。有失必諫。俾我處心行事。毫無過差。得以率循我先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繼述之道。踐履我高祖成湯已行之跡。予以保安萬民。使無一夫不得其所。如此庶我之君德無忝。而汝之相業亦光矣。高宗既命傅說。猶恐其奉行不力。有始無終。乃又嗟嘆而申誠之。說道。臣子親承君命。卽如有天帝明神臨

于其上。一般豈得不敬。本此敬畏一念。提起精神。便做得許大功業出來。如前所謂納誨輔德。啓心沃心之言。與夫率屬正君法祖安民之說。諄諄命汝者。汝當一意敬承。恪共其職。又且時時思念。慎終如始。毋以末路衰懈。棄其前功。斯于輔相之道。無有不盡。而亦不負上帝賚予之心。汝其勉哉。據此書詞。可知帝王制治之法。寔爲簡要。只是認定一个宰相。宰相得人。自然正已率屬同心集事。賢才輩出。治理日隆矣。然而

百僚之中。意見不齊。議論紛錯。若要相臣一一與之同心。誠有甚難。臣謂惟在相臣以虛公之心。審別邪正而已。蓋其人是个正人。雖或才有不逮。可以忠義激之。力有未盡。可以功令懾之。尾勉同心。無不可者。若其人是个邪人。或敗名喪節。不顧廉隅。或附逆保奸。敢犯公論者。如此之徒。雖欲與之同心。而彼之所志。必不在君父。所營必不在職業。勢必至于欺君賣友。亂政殃民。豈可槩示休容。惟有決計去之耳。昔舜相堯。一日而除四凶。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今日執政大臣。必須有這等手段。然後可以救時致治。臣愚敢以知人善任。望之。

皇上以抑邪扶正。望之二三大臣。每蒙

皇上申誠諸臣。勿徇情面。勿持兩可。惟於邪人不徇情面。斯於正人有同心之功。惟於邪正不持兩可。斯於君德有匡正之益。二三大臣。果能始終

敬承

明命。卽追蹤傳說。又何難哉。

說。彼于王曰。惟木從繩。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此傳說受命爲相。禋禘。第一件敷陳。惟望高宗屈已從諫。蓋欲把高宗那一片求言若渴的虛懷。引之不替。然後他的輔相能事。可以漸漸展布出來。祇若是敬順。傳說復命于高宗。說道從古大聖人學問。只是個舍己從人。譬如木理。不是生成便得端正。惟依從着大匠的繩墨。則可以削其斲邪而歸於端正矣。人君也不是

生成便是聖人。惟聽從着臣下的忠言諫諍。則可以格其非幾而造于聖人矣。蓋從之爲言至明至斷。誠灼見其言可用。便不懷疑。又且立見施行。更不稽滯。亦如匠者深信繩能正木。用之不疑。而繩墨之後。卽繼以斧斤。立刻可成器用。般。吾君果能如此。而克成聖德。則凡諸臣子。爭思靖獻。就是不命他說。他也要白竭忠讜以承之矣。况今王之命臣納誨啓沃。如此慳切。誰敢不盡言無隱。以敬順吾王之美命乎。忠言若

口。投于拒諫之耳。則曰戇曰逆。入于從諫之耳。則曰敬曰順。至于諫曰敬順。而其美盡歸于君矣。王其念之。臣思惟君臣一德。然後有逆耳之言。若務爲面從。其心必異。蓋此輩只是保守富貴。全無忠君爲國的念頭。一旦緩急。何足倚仗。敢諫之士。人主每疑其有意沽名。不知人卽好名。未有肯以虛名博寔禍者。又凡人臣以諫立名。皆是末世之事。如遭逢聖主。有言必從。犯顏櫻鱗。本非難事。如何取得名去。况用言與用人

不同。用人必求真品真才。用言惟取其言。不必問其他也。

國家諫官。皆以七品小臣爲之。良有深意。蓋使大臣爲之。必且拘持體度。小臣則以氣爲主。借他一番朝氣。彈駁不避。足使小人知畏。公論有歸。所以其言果當。便須聽從。惟恐其氣一沮。卽不復可振矣。臣又觀古今諫官邪正。皆隨時勢轉移。昏濁之朝。權倖用事。每用臺諫。驅除善類。若聖明之世。天日皎然。小臣不敢萌攀附之心。大臣不

能施要結之術。公論還歸臺諫。惟在

皇上審察而善馭之耳。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此傳說論治道之原。欲君臣相與循省職分。又安百姓的意思。亂字解做治字。傳說既受命於高宗。居冢宰之任。總領百官。此時見得君相庶司。雖簡煩異職。却有一个公共窳係在。乃進誠于王。先歎息說道。夫一高一卑之定其位。一星一野之別其區。風雨露雷之各司其事。天之道

也。古昔明王。奉順這天道。以區畫九州。大建爲
邦國。小設爲都邑。於是乃立一人焉。以作之君。
其主爲天子。列辟爲諸侯。而又爲之置屬。以承
之。上之浚明有家。是爲大夫。下至鄉遂。亦皆有
師。都鄙亦皆有長。尊卑等級。畫然如此者。誠非
欲以天下奉一人。安樂其心志已也。正以君代
天。而臣佐君。主輔相承。臂指相使。惟期共圖治
理。以教養天下之民。使之歸於寧靖焉耳。以此
觀之。君不能代天治民。卽爲虛位。臣不能佐君

治民。卽爲曠官。可不交相警勵乎哉。臣愚仰竊
皇上愛民憂勤。可謂已至。而今海內之民。日窮且亂。
未見其治者。何也。其故殆繇于有司之不肖。大
吏之無能。何言不肖。如催科豈必無法。而惟事
嚴刑。維正尙爾難供。而又加橫取。昔見寬牛車
之輸。不關鞭朴。卽冉求賦粟之倍。非爲私囊。而
今不然。此是不肖也。何言無能。如地方豪強。激
變。始而豢豪強。如驕子。旣又何以畏亂民如大
敵。昔唐溫造以一儒生。定南粵五千甲士之亂。

掩捕無遺。况此白徒。豈難坐制。而今不能。又如
流寇之興。延今數歲。既稱就撫。何又拚飛。昔宋
張岳諸將。招降大盜楊么曹成等。動數十萬。或
散遣歸田。或選籍爲兵。安頓牢籠。各有其法。今
又不能。是謂無能也。今日誠使有司得人。則必
無窮民。大吏得人。則必無亂民。而以甄別有司。
責之撫按。選擇大吏。責之銓衡。有司必舉其廉
明。豈弟。而有實績者。大吏必求其正直靜沉。而
能任事者。撫按無以喜怒混淆吏治。銓衡無以
愛憎顛倒人才。庶幾知人安民之道。盡於此矣。
至於

廟堂之務。惟在提綱挈領。端本澄源。平政刑。修教化。
恩以綏民。尤不以急見恩。而長犯上無等之風。
法以威民。尤不以急伸法。而啓告密紛紜之害。
本計既得。令行流水。如是而民不大治。天下不
太平。臣不信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這是聖人有道氣象。於閒居見其一端。而記者從旁模擬之如此。造化一闢一翕。大道一張一弛。人事一作一息。易曰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聖人當閒居之時。乃天德入寧之會。其慎獨之學。問于此益嚴。洗心之工夫。于此益密。不顯之精神。于此益固。恭默之意念。于此益深。絕無一毫發揚滲漏之端。可得窺測。但其見諸形色者。恒必與時而偕行。時既燕閒。則外無因應之煩。內

無朋從之擾。自然有那心廣體胖。官止神行的氣象。呈現出來。凡反覆以暢達其義曰申。孔子此時。四體舒暢。恰像是申申一般。少好而其容可悅曰天。孔子此時。容貌和悅。恰像是天天一般。然此總非孔子有意爲之也。孔子處嚴肅之地。未嘗苦難。而人自見其踧踖戰色。其處燕居。亦未嘗快適。而人自見其申申天天。就如天運流行。在晝不加震厲。而人自見其動盪。在夜不加舒緩。而人自見其靜安。孔子一天德。天德一王。

道也。臣按帝舜以聽政之暇。鼓琴而誦南薰。召公陳卷阿之詩。曰泮渙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古之帝王。雖極宵旰。必有泳游藏息之時。蓋非徒調適情性。以致極其中和。亦欲節嗇章光。以敦厚其功用。譬四時有春夏。則有秋冬。人知秋冬主收藏。不知萬物化育之機。正在這收藏時節。保合得多。醞釀得厚。所以一到春夏。發生無窮。凡春夏生長之功。全得秋冬收藏之力。可見天地無一刻間曠。只是有操有縱。而縱之而所以

操也。大抵君心在于無逸。主術貴其不勞。不勞則神有餘閒。神有餘閒。則可以慮遠圖大。所存遠大。則既無繁瑣之務。自無倦勤之心。君德日益清明。君身亦日益彊固。昔堯兢兢而民謨。何有。舜業業而治成無爲。所以出奏平成之助。入享清淨之福。唐虞之治。獨隆于千古。而二帝之壽。亦獨高于百王。良有以也。臣愚敢以是爲聖明存心凝命之助。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此是孔子周流至老。而道不行。付諸歎息的意思。思堯舜之道。自禹湯文武。遞傳以至於周公。周公之後。繼以孔子。此一脈淵源。原自親切。又且周公爲昭代開天之輔。禮樂制度之具于周官者。其則不遠。尤周之子孫臣庶。所當憲章。孔子欲振周衰。則必行周公之道。所以一生美繡。夢寐獨注周公。及轍環幾遍天下。而道大莫容。孔子度此世必無用我之人。東周必無可與之日。

于是慨然而歎曰。甚矣吾今老而日衰。不如往之盛也。何以驗之。蓋以吾盛時嘗夢見周公。而今久不復然。以其不夢。則知其衰。以其久不夢。則知其衰之甚耳。究竟孔子的精神志氣。塞天地而貫今古。何有盛衰。孔子之盛衰。天下之泰否也。孔子不忍言天下之極否。而但言其身之甚衰。不忍言世極否。而不復能興周道。但言其身甚衰。而不復能夢周公。其詞甚微。而其志。嗚乎可悲已。臣愚因是而思之。帝王圖治。總以精神爲主。未有精神到而功化不出者。如高宗求治之誠。上格天帝。卽夢帝賚以良弼。而商遂中興。斯可見已。臣愚又因孔子之志。欲以周公之法。振周之衰。而深悟今者起敝扶衰之道。莫善于率循舊章。欲循舊章。必務得。

祖宗精意之所在。欲得

祖宗精意之所在。亦必竭我之精誠以求之。如一官制也。思昔何以特設此官。何以設此官而卽得其官之用。今何以仍是此官。而雖有若無。一法度

也。思昔何以特立此法。何以立此法而卽見其
法之良。今何以仍是此法。而其弊百出。以至官
府上下之間。刑賞勸懲所在。凡今日所欲假借
以圖功。不惟無功而反得害者。昔何以一意謹
嚴。而有功無害。今日所欲操切以勵世。不惟不
勵而反致欺者。昔何以特爲寬大。而有勵無欺。
思之思之。寤寐求之。察其至理。詳其深意。意主
修補。不務更張。如是則

一祖宗在天之靈。必有默相啓迪者。詩曰。帝謂文王。又曰。
陟降庭止。蓋恍然如聞其語。若覩其人。豈特夢
見之哉。臣愚敬以是言發明

皇上率

祖攸行之至意。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此孔子示人學問之全功。欲人隨境體驗。自入門以至究竟淺深本末。一以貫之。蓋學必先於立志。而惟恐所志者非其可行。學又必期於有守。而惟恐所守者非其可恃。勉強不如自然。而惟恐其誤以私便爲安宅。拘攣不如活潑。而惟恐其謬認物累爲天機。若夫道者。乃事物當然之則。聖凡共繇之路。就如爲臣當忠。爲子當孝。這個道理。乃千人共曉。萬古不易者。所宜一意。

向往念茲在茲。譬人立心要到某處地方時刻
算計。定有走到的日子。這叫做志。德者卽是我
心中所志的道理。因我求之專切。忽有透悟理
會之處。向之懸想無屬者。今乃有得於心。此時
寔見得是。卽當謹持勿失。譬如大家的土宇我
一旦取而有之。設之藩籬。加以鎖鍵。時常防守
卽是我傳世的家業矣。這叫做據。仁者乃道德
從出之原。天理元氣團結所在。此須與之相習
不離。譬人衣服與體相附。親切貼合。絕無一毫

苦難隔礙的意思。這叫做依。至於藝者。乃道德
仁之見於形器者。六藝之類是也。末學之所共
習。亦聖人之所不遺。要惟涉獵涵泳。使其心有
寄而不滯。如善泳水者。但浮于其上。而不溺其
中。得水之趣。而無其害。這叫做游。修此四者。庶
學者之精神無不用。而學問之事畢矣。臣觀孔
子所言。乃內聖外王之學。用之一身。則治一身。
用之天下。則治天下。何以言之。就如富疆亦可
以振國。而必歸極于禮樂。刑名亦可以救時。而

必根抵於仁義。禮樂仁義。乃帝王治天下之大道。誠志在此。必不苟且以圖小康。書曰。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又曰。從欲而治是也。所云據德之說者。臣不暇遠引。恭觀我皇上御極以來。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求賢若渴。好學無倦。不邇聲色。不殖貨財。分別正邪。獨攬威福。凡此皆已行之善政。所謂行道而有得于心者。卽是德也。要須守之不失。

日新又新。書之言執中。詩之稱執競是也。帝王之治天下。法不妨于威嚴。而心必存乎惻隱。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須要培養純熟。觸處逢原。無論生殺予奪。風雨露雷。悉本天心。總歸忠厚。易之言長人曰體。書之言好生曰洽。是也。帝王天縱于藝。何所不能。要當攝藝歸道。用資治理。如虞帝鼓琴。而曰可以阜財。可以解愠。意在安民。作誥。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意在興事。周王矢詩。而曰藹藹吉士。藹藹吉人。意在求才。習射。

而曰序賓以賢。序賓不侮。意在考德。皆爲借此通彼。涉而不留。禮曰。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是也。太平盛業。備于四端。區區之愚。伏幸。

聖明采擇。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聖賢之論。每每正反相明。孟子旣言獨樂之失。民心矣。若不更將君民一體親愛歡欣的景象。設一形容。則不足以歆動齊王。使知帝王大業。

之所在。所以又說道。今王鼓樂於此。鐘鼓之聲。管籥之音。非有異也。而百姓之聞之者。舉皆欣欣然有歡喜之色。而相告說。吾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歟。不然。何以能鼓樂也。若惟恐其不鼓樂者。今王田獵於此。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亦非有異也。而百姓之聞且見者。又舉欣欣然有歡喜之色。而相告說。吾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歟。不然。何以能田獵也。若惟恐其不出獵者。夫均此鼓樂。均此田獵。亦均此百姓。而歡

呼頓異。豈有他哉。良繇王能公樂於民。恩無不徧。此時百姓胸中。先有無窮樂趣。所以見聞所觸。不覺歡欣踴躍。至于如此。要知此歡欣踴躍之民情。卽是國之聲靈氣勢。是故王而欲王。不必他求也。但推此好樂之心。公之百姓。使之入有父母妻子之娛。出有閭井農桑之適。將見四海之大。無不歸心。卽以齊王猶反手矣。好樂至此。斯謂之甚。齊其庶幾。豈不然哉。此是孟子深明樂理。實在于宣和導豫。平情感人。卽猶堯之

大章通於擊壤。舜之九韶。本諸解阜。誠制樂之本論。非徒爲引君之術也。臣常縱觀往代。蓋有其君流連荒亾而民不樂者。亦有其君憂勤惕勵而民仍不樂者。憂勤惕勵而其民不樂。此非其德之不足也。蓋其治之無法耳。治之無法。于是有明知厲民而迫于無可奈何。又有以救民之心。而反成厲民之事者。就如理財無法。則必出於重斂。禁非無法。則必出于嚴刑。剔弊無法。則本爲民祛蠹。而民之苦政。更甚于苦蠹。馭兵無法。則本爲民除賊。而民之苦兵。更甚于苦賊。凡以權宜之謀救亂。事事足以殃民。又如近者邊疆大吏。忽興採礦之謀。幸蒙聖鑒不行。否則亂將益大。臣聞古之善治兵者。必有足餉之法。羊祜杜預是也。善理財者。必以安民爲先。劉晏是也。未聞損下可以益上。濟民可以強民。又未聞有以賊弭賊。以亂定亂者。庸才悞國。皆此之類。伏願

皇上。軫念邦本。推求亂源。苛政必盡。蠹除。

恩詔無成文具。又乞

申勅中外諸臣。務爲長慮却顧。悉智竭能。誠懷命脉之深憂。豈至急標而遺本。誠得富強之長策。自不割肉以醫瘡。脫民湯火之危。致治雍熙之盛。於是兵革不試。禮樂可興矣。臣愚不勝厚望。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古者天子諸侯。俱各有囿。所以畜禽獸。供宗廟祭祀。又或以講武事。戒不虞而已。後世乃務爲田獵游觀。勞民之力。故雖同一囿也。而公私大異矣。書曰。文王不敢盤遊于田。度無廣大苑囿。

之事。齊宣王欲借以自益。乃問孟子曰。吾聞文王之囿。方廣七十里。不識有諸。不曰周圍。而曰文王之囿。是特以囿爲文王之私地耳。孟子姑應以紀傳所稱。果有此說。王乃若驚若訾。而曰。何若是其大乎。孟子又復抑揚其辭。而曰。其囿雖大。其民猶嫌其小也。拈一民字。此是孟子警醒齊王處。王猶不悟。而曰。寡人之囿。僅廣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夫不自量主德。下審民情。而一則曰文王。一則曰寡人。妄相比絜。齊王可

謂愚矣。孟子于是正告之曰。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之廣。而未嘗以爲己私。囿中之草木。聽民樵採。凡取草者。取薪者。皆往焉。囿中之禽獸。聽民射獵。凡逐雉者。逐兔者。皆往焉。舉凡囿中所有一無一。不與百姓同之。是以一國之民。共此七十里之囿。其以爲小。不亦宜乎。民以爲小。惟不知爲文王之囿。故然耳。此孟子引君之妙。亦見古之聖王。必無私利。易稱渙王居。春秋譏築蛇淵。圍義亦猶此。蓋臣聞先儒有云。王者以天下

爲一家。此言從無事時觀之。猶以爲迂。及至四海困窮。人心思亂。取小利于民。而卽釀大害。吝小利于上。而卽致大費。損則俱損。得不償失。當此之際。雖欲分君民爲兩家。豈可得哉。今公私並竭。兩利之術。誠有甚難。以臣愚見。惟有一意利民。而利國之道已盡。蓋有三議。有見謂久始得利。而不知朝行夕利者。屯田是也。開墾之初。官給牛種。官給耕植。而不徵其稅。似爲無利。不知流亾卽于此招集。土著卽于此羈縻。人心亦

安。兵氣亦壯。及其後輸賦足餉。又不必言。此當亟講者一也。有不必問其有利無利。而無有不利者。鼓鑄是也。地方鼓鑄所在。卽小民食力所在。凡趨役受餼者。皆游閒無業之窮民。卽使司農以此數出。以此數入。無錙銖之息。而所惠養窮民。收拾游民者。利已十倍矣。况又必有微息之入乎。此當廣行者二也。有見爲利之所在。而必不可多取。不多取之。卽是利者。鹽法是也。鹽者天地自然之利。衆庶之所爭趨。多取之則商

困。商困則散。商散則國用益訕。而窮人無所歸命。盜賊又起。惟商樂民聚。卽是富強。此宜力持者三也。三者以公百姓之心。行利國之策。臣愚以爲甚便。敬竭涓埃。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國外百里爲郊。郊外爲關。孟子又言王圍之所。以獨見其大者。以文王無禁。而王有禁。文王之民。樂文王之圃。而王之民。畏王之圍也。臣始至於齊境。必先問國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後敢入。然臣意以爲國之禁令。必爲宜民而設。而所聞于齊民。驚相告誡者。則云郊關之內。有圍方四

十里。禁民之入。如有入而殺其麋鹿者。罪與殺人等。繇此言之。則是四十里之圍。非圍也。乃當國中而爲之陷阱。以致民于死。陷阱而有四十里之廣。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見爲王圍則已大。見爲其身之死地則愈大。然則圍之大小。豈在形制哉。臣觀天下之闇昧不能推類者。莫若齊宣王矣。能憫牛之就死。而欲易以羊。獨不憫民之就死。而以抵麋鹿。以士師不能治士。欲黜士師。而不知設此非法之法。使士師何所遵守乎。

臣于是而有感于刑獄之事也。卽以齊圍言之。從古以來。未有殺禽獸之律。求其正律而不得。而比于殺人。此是比例也。三代以後。禁令滋煩。犯王園之物。豈能無罪。然亦何至于死。極而至論死。此是加等也。比例則任意。加等則亂法。民命至重。不可不慎也。我

皇上好生洽民。惟刑之恤。近又恭承

恩詔。釋滯理冤。薄海歡呼。誠爲浩蕩矣。然臣見向者所司。不循正律。不據本罪。每有比例加等之議。

臣心竊有未安。雖曰律無正條。何以但聞比重。不聞比輕。若云法可意變。何又但聞加等。不聞減等。蓋此卽漢人所譏奇請他比。不可爲訓。並宜禁除。臣又聞三代之制。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囹圄。獄一而已。而今兩獄並設。各俱銜滿。塞積愁怨之氣。足干

天和。尤望

聖慈。更加軫念。體

高皇帝悉焚錦衣刑具。歸併法司之

德意。以撤除詔獄。則自鮮寃民。遵

文皇帝用法。貴在體情。特寬初犯之

訓。以矜原註誤。則自無滯獄。小過必宥。罪疑惟輕。要使國中之民。不以福堂爲陷阱。斯

堯仁極于如天。

禹德深于泣罪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